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Rúben Darío

鲁文·达里奥诗选

赵振江 译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 著

赵振江 译

鲁文·达里奥（Rúben Darío，1867-1916）原名菲力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Félix Rúben García Sarmiento），尼加拉瓜诗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是第一位对欧洲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拉丁美洲诗人，在拉丁美洲被尊为"诗圣"。代表作有《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等。

鲁文·达里奥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对欧美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收录了诗人不同时期、各种体裁、具有代表性的诗作129首。尤其对《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做了重点介绍，从而使读者对诗人有一个简明而又全面的了解。

责任编辑：李 樯 平面设计：张志伟



ISBN 7-5434-5062-3
I·843 定价：22.40元

20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丛



赵振江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文·达里奥诗选/(尼加拉瓜)达里奥著；赵振江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4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062-3

Ⅰ.鲁… Ⅱ.①达…②赵… Ⅲ.诗歌-作品集-尼加拉瓜-现代 Ⅳ.I7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3633号

丛 书 名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鲁文·达里奥诗选
作 者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
责任编辑 李 楠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
印 数 4000
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62-3/I·843
定 价 22.40元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文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第四辑

《梅利尔诗选》　（美国）梅利尔　著
《保尔·艾吕雅诗选》　（法国）保尔·艾吕雅　著
《彼得·霍恩诗选》　（南非）彼得·霍恩　著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　著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古米廖夫诗选》　（俄罗斯）古米廖夫　著
《英美十人诗选》　爱德华·托马斯等　著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埃利奥特·温伯格　编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傅浩　编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王家新　编

策划：王亚民　楚尘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现代主义诗歌与鲁文·达里奥

赵振江

前几年，在外国文学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词很是风光，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现代主义最早出现于拉丁美洲，就连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也是拉美文学界最先使用的。在墨西哥诗人帕斯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有人便说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又一次胜利"，殊不知帕斯本人对所谓"现代"和"后现代"的提法一向是颇有微词的，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无视此前早已存在的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诚然，帕斯与他的欧美同行之间的争论与我们本没什么关系，但却可以看出我们对拉丁美洲诗歌是相当地不了解。既然不了解现代主义诗歌，也就不大可能了解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鲁文·达里奥。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

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西班牙在美洲大陆 300 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宣告结束。但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独立后的共和国出现了军政寡头和大庄园制度,加上各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频仍的战争,这一切都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这样的结果,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与困惑。这种情绪首先在最敏感的文学形式——诗歌里表现出来。在拉美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这时的诗人们已不再是政治家,他们感到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便力图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和谐,力图通过对文学的改革来彻底摆脱宗主国的影响,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与心理平衡。这就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应当指出的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在将许多拉美国家变成原材料出口国和单一作物生产国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尤其在诸如智利的圣地亚哥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如此。科技的进步使拉丁美洲在地理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伴随着自由贸易和欧洲移民而源源不断地到来的是西方最新的生活方式和文艺时尚。因此,在当时拉丁美洲出现了各种文艺思潮前所未有



的共生现象：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克劳思主义、帕尔纳斯诗派、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欧洲的哲学流派和文艺思潮，曾几何时，统统运抵了拉丁美洲的码头。应当说明的是，在上述的文学流派中，比如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在欧洲诗坛本来是互相对立的，然而到了拉丁美洲却互相融合了，它们共同培植了现代主义诗歌。此外，印象派和颓废派也给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打上了烙印。前者表现在对色彩的捕捉和对朦胧意境的追求，后者则表现在诗歌主题的“非道德观念”。现代主义诗人还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文学自由，向爱伦·坡学习了音乐性。至于西班牙文学，他们不仅学习和借鉴同时代的诗人，也从黄金世纪的诗歌中汲取了营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巴洛克大师贡戈拉的崇敬。这种新颖华丽的文风，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拉丁美洲文学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名副其实的“现代性”。至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墨西哥教育家胡斯托·塞耶拉于 1896 年在为古铁雷斯·纳赫拉的诗集作序时首先提出来的。

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文·达里

奥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不要模仿我。"在前言的末尾,他再次强调:"头一条法则就是创造性:创造。……一位缪斯为你生了儿子,其余八位便怀了孕。"正是这种态度,使外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思想内容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各具特色,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则十分关心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就总体而言,现代主义诗人"以我为中心"的个人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运动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彻底摆脱了宗主国的影子,成为第一个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流派。

从上述特征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文学运动。它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一种现代人的艺术,尽管它广泛融合着古代的文化;是一种美洲人的艺术,尽管它主要是接受了法国文学的影响。早期的现代主义诗人,除了何塞·马蒂之外,几乎都是逃避主义者;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各种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加剧,现代主义诗歌也发生了变化:美洲的命运开始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有的文学史家称这时的现代



主义为新世界主义，达里奥的《致罗斯福》、乔卡诺的《美洲魂》、卢贡内斯的《百年颂》则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作。

作为一个运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大约 40 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一般将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的发表(1882)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始，达里奥的《蓝》的问世(1888)则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形成，此后他便成了这个运动的中流砥柱。当他于 1916 年逝世后，现代主义便逐渐为先锋派所取代。可见，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鲁文·达里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文·达里奥，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1867 年 1 月 18 日生于尼加拉瓜的小镇梅塔帕(即今天的达里奥镇)。其父年轻时颇有叛逆性格，嗜酒，喜欢议论时政，好与声名可疑的女人交往。当家人为了结束其放荡生活而让他成婚时，他的未婚妻尚未从另一场爱情悲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样的婚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达里奥出生前一个月他们就分手了。母亲被迫弃家出走，再嫁到邻国洪都拉斯，一位姨外祖母收养了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达里奥从小养成了孤独和敏感的性格。

达里奥的少年时代是在莱昂市度过的。这里是尼加拉瓜自由思想的领地。为了平息格拉纳达的保守传统与莱昂的自由思想的对立，尼加拉瓜政府于 1858 年决定在这两个城市中间等距离的地方建立新的首都马那瓜。当地自由派

的首领们经常在达里奥养父母的家里聚会，这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激进的反天主教思想的原因之一。莱昂又是一个文学气氛很浓的城市，事无巨细，人们都喜欢吟诗作赋以纪之。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这样的环境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再加上他聪颖、早熟，具有非凡的诗歌天赋，因此，年幼的达里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有名的"诗童"。他十一岁时就以布鲁诺·埃尔蒂亚等笔名发表诗作；十三岁时已经在中美洲崭露头角；十四岁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并应邀在国家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朗诵自己作的一百首十四行诗。本来，议会曾通过一项提案，拟派他赴欧洲深造，由于他诗中的与天主教格格不入的过激言辞，总统将这项提案取消。

十四岁的达里奥已经感到社会的压力，于是他索性留在首都，靠为报刊撰稿维持生活。没过多久，他便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本国知识界的平庸，加上他过早地爱上了只有十一岁的罗萨里奥·穆里略，最终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和安排，只身前往萨尔瓦多。

达里奥在萨尔瓦多认识了当地诗人弗朗西斯科·加维迪亚，这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件大事。后者精通西班牙文学，酷爱浪漫派大师雨果，并悄悄地将法国的亚历山大体移植到西班牙语诗坛。这位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对达里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文学进行



了系统的自学，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作品虽然尚未摆脱模拟的痕迹，却也是一个年轻诗人不可缺少的艺术起步。在失去萨尔瓦多政府的支持以后，他曾回到尼加拉瓜，在总统的秘书处工作，但由于他与那个被他称为"褐草鹭"的姑娘的爱情纠葛，再加上他本来就已厌倦了中美洲乏味的知识界，便于 1886 年 6 月，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智利。在圣地亚哥，他结识了《时代报》的文艺编辑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门多萨和智利总统的儿子佩德罗·巴尔马塞达。前者学识渊博，熟谙各种文学流派，后者拥有收藏丰富的图书，达里奥从他们那里受到了帕尔纳斯诗派和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此外，巴尔马塞达使他接触了上流社会，那里的富丽堂皇和奇珍异宝为他日后躲在"象牙之塔"里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1887 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蒺藜》和《智利光荣颂》，后面这首长诗曾在智利诗歌比赛中获奖。1888 年他又出版了《诗韵》和《蓝》。诗文集《蓝》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声誉，也是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从 1889 年起，他开始与阿根廷的《民族报》合作，并从此与这家有名的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他回到中美洲，参加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他的祖国尼加拉瓜的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过的是动荡不安的生活，时而获得某位总统或将军的宠爱，过一段挥霍洒脱的日子，时而衣食无着，捉襟见肘，四处奔波。酗酒纵欲损害了他的身体，世态炎凉又加深了

他的阅历。1890 年，达里奥终于与情投意合的孔特莱拉斯结婚。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萨尔瓦多发生了军事政变，他不得不只身逃往危地马拉，第二年才在那里举行了宗教婚礼。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妻子在生下一子后于 1893 年病逝。这期间，佩德罗·巴尔马塞达也英年早逝，进一步激化了诗人从小就有的敏感与孤独。1892 年，作为尼加拉瓜的官方代表，鲁文·达里奥赴西班牙参加了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 400 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马德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孔特莱拉斯去世后，他与少年时期的恋人罗萨里奥·穆里略结婚，然而这却是一次使他难以摆脱的爱情悲剧。这年的 4 月，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驻阿根廷的领事。在赴任途中，他先去纽约，在那里结识了古巴诗人何塞·马蒂，然后转道巴黎，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保尔·魏尔兰，但令他遗憾的是这位象征主义的大师已经被酒精折磨得语无伦次了。

阿根廷时期，是鲁文·达里奥的诗歌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1894 年，他与玻利维亚诗人海梅斯·弗雷伊雷创办了《美洲杂志》。1896 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旷世奇才》和诗集《世俗的圣歌》。这时，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四位先驱——古巴诗人马蒂、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和墨西哥诗人古铁雷斯·纳赫拉都已先后去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文学运动的领袖。



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西班牙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最后的海外领地，作为《民族报》记者，达里奥又一次来到马德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不可一世的海上霸主如今已彻底丧失了元气，举国上下一片困惑。诗人原来结识的作家多已年迈体衰或离开人世，这使他非常痛苦。当然，他又结交了新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如巴列·因克兰、乌纳穆诺、坎波阿莫尔、贝纳文特、巴罗哈、马查多兄弟等人，后来都成了“98年一代”的中坚人物；而195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也曾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1899年春天，他认识了一个西班牙园丁的女儿弗兰西斯卡·桑切斯，随即与她相爱并同居。第二年四月，他又以《民族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然后又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后来出版的《当代西班牙》(1901)、《异乡巡礼》(1901)、《骆驼队在通过》(1903)、《太阳的土地》(1904)等游记散文就是这次漫游的成果。在此期间，弗兰西斯卡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儿子早夭。虽然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但他却始终未能与罗萨里奥·穆里略离婚。

1905年达里奥出版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也是他从逃避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后来又出版了《献给米特雷的歌》(1906)、《流浪之歌》(1907)、《阿根廷颂》(1910)、《秋天的诗及其他》(1910)等诗

作。在此期间，他曾做过尼加拉瓜边界委员会委员、尼加拉瓜驻马德里公使等社会公职，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在整个拉美，他都曾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欢迎。但与此同时，对酒精的嗜好早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到 1911 年，他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制能力，沦为吉多兄弟广告杂志的工具。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对世界的前途更加迷惘，每日借酒浇愁，健康更加恶化。1915 年 2 月 4 日，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演讲，朗诵自己创作的《和平》一诗，至 4 月病情急转直下，于 1916 年 2 月 6 日在他的家乡莱昂市告别了人生。

出身贫寒但具有超人的天赋，经历坎坷而有不懈的追求，生活放荡却又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里奥的人生和创作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正如邓达斯·克雷格在《西班牙语美洲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倾向》中所说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精神和物质之间，基督和潘之间的搏斗，在达里奥是到死才停止的。"在生活中，他有过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有过大红大紫的风光，也有过不尴不尬的窘迫，然而在创作上，他却从未放弃过对超越前人开拓新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的欢乐与悲哀、狂热与颓唐、理想与绝望、崇高与放纵，都在诗歌创新与发展中凝固成了美的永恒。这就是在拉丁美洲人们将这位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尊为"诗圣"的根本原因之



所在。

1967年，在纪念这位现代主义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西班牙阿吉拉尔（AGUILAR）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卷本诗歌全集，文本部分占1150页。出版者在简短的前言中，将他与《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文学巨匠是西班牙语各国共同的骄傲和自豪。他逝世后，文学批评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曾说："鲁文·达里奥的去世使西班牙语丧失了它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从贡戈拉和克维多的时代以来，没有人在更新的能力上发挥了可与达里奥相比的影响。"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说："从他的作品中，我读完了一所大学"，同时她也对一个"酒瓶不离手的人竟能在死后留下三十五本书感到惊讶"。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也说："他的作品并未随着现代主义而消亡，他超越了现代主义，并超越了这一流派的语言（实际上是所有流派的语言）。他的诗歌创作与其说属于风格史不如说更属于诗歌史。"

无论是达里奥本人还是他的研究者，都将《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看成他的代表作。的确，这三部诗集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达里奥诗学创立、发展和延续的全过程。达里奥本人在论及这三本书时曾说："如果说《蓝》象征着我的初春，《世俗的圣歌》象征着我的仲春，那么《生

命与希望之歌》则蕴涵着我秋天的精髓和元气。”本书选译了达里奥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尤其是上述三部诗集中的作品。

1988年，我有幸在西班牙参加了纪念《蓝》发表1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介绍了达里奥在我国的传播情况。当时我正在格拉纳达大学主持西文版《红楼梦》的修订与校注工作。记得在数百名与会者中，我是惟一的东方西班牙语学者，因此，尽管我的论文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很清楚，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与鞭策。我们对现代主义和达里奥的了解和研究，与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距。1995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为了鼓励我在介绍拉美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向我颁发了一枚同样为纪念《蓝》发表100周年而制作的最高骑士勋章，这使我更感到应该在对现代主义和达里奥的介绍研究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并衷心希望得到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2002.7.20 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最初的旋律

1880－1886





致读者

读者啊，倘若你听到
我将无人理会的琴弦拨响，
要知道我同样也有花朵，
快乐而又芬芳。

1881.7.10　莱昂

献给你

我看见
一只鸟儿
在海岸旁
婉转地
歌唱，
并飞向
远方……
明月
照耀在高山上，
浪花闪着银光，
她将彩绸般的羽毛
沐浴在月光里……
那就是……你！

我看见



一颗心灵
无法平静
用忧怨
歌唱自己的爱情，
他的生命
似乎
在将岩石感动；
他放眼蓝色的远方，
伸展渴望的目光，
可怜的情人啊，
边歌唱
边叹息，
不停地叹息……
这就是我……
自己！

1880

破　晓

天刚亮！太阳
忧郁的光芒，
用朝霞为山峰
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百鸟齐鸣，多么快乐
多么动听的歌唱，
轻柔地跳动
在松林的枝头上。

鸽群用咕咕的叫声
汇成美妙的乐章，
上千条溪水
在鲜花的地毯上流淌。



泉水的浪花
泛着银光，
羽毛柔美的鸟儿
在天空飞翔。

玫瑰将晶莹的露珠
储存在圣杯似的花萼，
轻柔的风
亲吻着芳香的百合。

总之，那是万物的和谐，
那是万物的美妙，
当看到那一天
造化之神露出了微笑……

太阳探出了纯洁
而又至高无上的脸庞，
穿过红色的云
在天空播撒曙光；

宛似耀眼的明灯
射出一道道光芒，

给种子以生命
给鲜花以力量，

在天空中得意
伟大，匀称，端庄，
宛似威武的君王
在他神圣的殿堂。

可这苍天的君主
终于罩上凄凉的帷幕，
将自己光辉的面孔
沉入西方的云雾。

小鸟儿纷纷
飞回巢中歇息，
它们悦耳的歌声
顿时化作沉寂。

一位诗人的爱情
美妙而又迷人地诞生，
将生命与热情
赋予他不安的心灵；



他对热恋的憧憬
顿时化作云烟，
而痛苦的诗神
却留在他的心间。

1880.6

图书颂[1]

上帝按照极其相似的形象塑造了人；因此，他使人像自己一样具有创造性。书是按照人及其相似的形象创造的；书有生命，书是一种活物。

——卡斯特罗·伊·塞拉诺

亲爱的缪斯啊，请过来
给我以灵感：站起身
并融进我的歌声
将得到拯救的人类赞颂。
人类用生命

---

[1] 该诗是1882年1月尼加拉瓜国家图书馆落成时，诗人应邀写成并朗诵的。全诗由100首10行诗组成，当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在此选译其中的23首。



而不是用贡戈拉和克鲁斯[1]
也不是用耶稣的牺牲
来赎罪，是用
无穷力量的思考与沸腾。
是用书，书就是光明！

光明！无限的光明，
向上的精神，
振动的原子，
都包含在书的神秘中。
上帝从自身的高度
降临到天也似的书名，
降临到它幸运的影响，
尽管我危言耸听，
上帝在书纯洁的本质中
使人类变得神圣。

光明：完美的胚芽，
像神圣的标志一样，

---

① 贡戈拉(1561—1627)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是西班牙黄金世纪著名的诗人。

宛似发带缠在
伟大建筑师的鬓角上……
书能照亮
灰尘似的昆虫，
直至将反光折射成
彩虹耀眼的太阳，
当它在天空运转
像一只只金环闪光。

书为何物？书是光明：
是善良，是舍身救世的奉献，
是哥伦布的罗盘，
是耶稣的语言。
支撑十字架的根基：
是科麦宁的话语，
是吉拉丹的韵律，
是莫里哀的喜剧，
是伏尔泰的开怀大笑，
是艾梅·马丁的劝告。

鼓舞自豪者的要素；
神圣者光辉的闪烁；



驾御人类命运
永恒的法则。
人间的君主
在理性飞翔中的向导；
它飞向新的地方，
面对面地将上帝观望
用弗拉马里昂[①]的透镜
以及他的目光。

……

请看，那位独臂者，
他是何许人，孤苦伶仃，
大家对他都很陌生，
他对祖国却那么忠诚？
我问："他是谁？"
千万个回声激荡在
千万个自豪的胸中，
它们亲切地回答：
他是那本书的象征，

① 弗拉马里昂（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著有科普读物。

作者塞万提斯先生。

在此给我们一个微笑，
温柔诗人的一首歌；
伴随爱罗伊莎[1]的亲吻，
阿贝拉多的抚摩。
情人在这里表现欲望
并使它如痴如狂；
在高尚的消遣中
对他们的美我们由衷地赞赏，
朱丽叶和罗米欧紧紧拥抱
我们在此将他们观望。

这使我们爱恋并相信，
他们的话语深入胸中：
如果保尔和薇吉妮[2]
在圣皮耶尔的心灵；
我们依稀看见一座宅第，
充满欢乐和魅力，

---

① 爱罗伊莎(1101－1161)：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阿贝拉多(1079－1142)的学生，后者因与她相爱而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
② 《保尔和薇吉妮》：法国作家圣皮耶尔(1737－1814)的代表作。



那里有永恒的和谐
它来自安慰与福气，
伊萨克斯用他的《玛丽娅》
给我们带来天上的消息。

伴随着爱情的诗篇
响起战争的号角，
用维吉尔的竖琴
与荷马的军号。
在此为我们展示了
无法形容的地区
和无限快乐的途径；
从《悲惨世界》
燃烧的书页里，
复活了一个个生命。

勒南[1]向我们奉献
一部耶稣传；

---

[1] 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著有《耶稣传》、《基督教起源史》和《以色列人民史》等。

洛朗[1]将语言的光芒
笼罩在我们身上；
佩耶坦将千万条真理
传授给我们。
新的自由之神
用摩西十诫碑
阐明了平等以及对国王
和独裁者的仇恨。

有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给专制的暴君当头一棒
对卡提利那[2]的控告犹如闪电，
宛似出自勇士胸膛的姑娘。
要么在神圣的烈火中升起
宛似闪烁的光芒，
要么将最纯贞的爱情歌唱，
要么在世界上传扬

---

① 洛朗（1810—1887）：卢森堡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人类史研究》、《法国民法原理》等。

② 卡提利那（约公元前108—前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他策划的反对元老院的阴谋被西塞罗揭穿。后者是古罗马演说家、修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著有四篇《对卡提利那的控告辞》。



坎波阿莫尔的《多罗拉斯》[1]
和努涅斯·德·阿尔塞的诗行。

书是理性纯洁
而又神圣的避风港；
“卡提利那，你要横行到几时”[2]
西塞罗总这样讲。
永垂不朽者的气息，
光芒四射的太阳，
每一页引人入胜的书
都以其自身的力量
给我们以夏日的热情
和春天百合的芳香。

人类的天才啊！
书是加的斯的演说家[3]
那鲜花、光芒

① 坎波阿莫尔（1817—1901）：西班牙诗人，《多罗拉斯》是他的抒情诗集。
② 原诗中是拉丁文，是西塞罗《对卡提利那的控告辞》中的第一句话。
③ 译者认为指的是西班牙剧作家、诗人、法学家霍维利亚诺斯（1744—1811），他曾任司法大臣和皇家学院院士。在法国占领西班牙期间，约瑟·波拿巴曾任命他为司法大臣，被他拒绝，表现出爱国气节。后参加加的斯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抗法斗争。

和色彩的激流，
是无限的诗情，
是美丽的心灵，
是热恋中的诗人
渴望的发自内心的音韵：
特鲁埃瓦对妻子的窃窃私语
讲述那《玫瑰色的传奇》。[1]

暴风雨之子，
胡言乱语的病人，
当乌云发生爆炸
他拨动热烈的诗琴；
拜伦，痛苦的渴望
折磨他激动的灵魂，
这些我无法解释的事情
都在书本中：
曼夫雷多的闪电，
堂璜的狂风。

---

[1] 特鲁埃瓦(1819—1889)：西班牙自学成才的诗人和作家，《玫瑰色的传奇》是他的故事集。



那忧郁的失明者
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将耶路撒冷歌唱，
把《失乐园》吟咏：
弥尔顿[1]用耳朵
倾听伊甸园的和谐
与至善的人声。
他看见一个个小天使
唱着圣歌驾着白云，
弥尔顿也是书的化身。

那写下永恒诗篇的人
将可怕的事情歌颂，
他的灵魂畅饮了
燃烧着的语言
在地狱的烈火中
（我对他五体投地，
恭敬并满怀热情，
心儿在激烈地跳动）。

---

①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双目失明后创作了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是书照亮了
不朽的天才但丁。

今天书就是那颗古老、
年轻而又炽热的心灵，
他在圣者的前额上
折射出自己的光芒；
他的灵魂在明镜上
描绘着自己无限大的肖像：
他就是幸运的先驱者，
维克多·雨果，思想家，
将爱尔那尼[1]歌唱，
在泽西岛上流亡。

书是克维多[2]
流浪汉体的灵感；
是堂卡尔德隆
骑士体的缪斯；
是留在我们胸中

---

[1] 爱尔那尼是雨果同名剧做中的人物。该剧于1830年上演。
[2]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作家。著有《流浪汉的榜样、无赖们的楷模、骗子堂巴勃罗斯的生平》。



高尚的颤动，
当我们听到
埃斯普龙塞达
那一首首迷人的诗篇
抒发着思念与爱情。

如果书在我们的灵魂中
延伸，会使我们的信心倍增；
它能剔除毒害我们的胆汁；
它能缓解扼杀我们的苦痛；
它使善良忠诚的爱国志士
充满如痴如狂的热情：
如今使帕内尔变的崇高，
使路易斯·米歇尔[1]——
书籍虔诚的信徒
变的尊贵和神圣。

书是望远镜，
能将无垠的范畴看清，

---

① 路易斯·米歇尔(1830—1905)：原为教师，1871年参加巴黎公社，为反对凡尔赛军队而英勇战斗。公社失败后入狱。1873年被流放，1880年遇大赦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著有《回忆录》。

能看清我们的地球，
看清陨石和星星；
书也是显微镜，
通过小小的一滴溶液
能使我们看清一个球体
如何像所有的球体一样浮动，
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音符
在宇宙的合唱中。

书是我们的心灵
从中能读到我们的感情，
要么是一种震颤，
要么是一种跳动；
书中有痴迷的魂灵，
书中有激情的汹涌；
伴随着一瞥目光
爱的黎明在那里诞生，
沐浴着朝霞
在朵朵彩云中。

书是十五岁的美丽姑娘
那和谐的思想，



那里没有悔悟，
只有憧憬和热望：
书是她洁白的前额
象征纯洁高尚；
一位热情的小天使
心中充满欢畅，
正在读生命之书
就在姑娘的耳旁。

书是力量，是勇敢，
是食物，是威严；
是思想的火炬，
是爱情的源泉。
书是崇高，是安慰，
是热量，是火焰，
是精力与激情之本，
地的伟大，
天的美好，
千真万确地都在书里面。

……

一双眼睛的歌

太阳的红色光芒
不再闪亮，
黄昏在你的眼里
已经进入梦乡。
当白昼消逝
以千丝万缕的柔情
给你留下朦胧的余晖
和无限的惆怅；
当夜色在寥廓的天空
展开幕帐
求你将
天空的湛蓝收藏。

正因为这样，美丽的姑娘，
此时此刻，在你的眼睛上



才弥漫着湛蓝、清澈
梦一样的光芒。
正因为这样，红色的太阳
才既不燃烧也不闪亮，
黄昏才在你的眼里
进入梦乡。

1884.10

蒺　藜

1887　智利圣地亚哥





前　言

致M·R·门多萨(《时代》编辑部)

1

经过那么多的凌辱和悲伤
我所以能写下这些诗句，
有时用唇上的微笑，
有时用眼中的哭泣，

因为当你我坐在
编辑部办公桌的两翼
你高尚赤诚的心
和你的友情在将我激励。

马努埃尔，那时我做诗
肆无忌惮，杂乱无章，

不是在报纸的边角
就是在零星的纸片上：

你，鼓掌或责难，
责难或鼓掌，
就像可怕或者
温柔的批评家一样。

那时候，总是在一起，
真可谓雄心不已，
两颗心诚实善良，
这要感谢上帝。

我们有温馨的回忆，
我们有愉悦的往昔，
对这荣耀的事情
我们从不迟疑。

我们想得到它，
一步一步，一点一滴……
在我们友好的交谈中
疯狂的时间失去。



对疲倦或苦痛，
对气愤、渴望、觉醒……
我们都已平静，
我的《蒺藜》才诞生。

它没有光彩，没有风趣，
对永恒的伙伴来说
它只建造了一个
空中的楼阁。

它的确没有光彩，
因为它充满痛苦和忧伤；
对一切善良的灵魂
痛苦总是无光。

它没有风趣，因为我
从不寻找笑料，笑料也不将我寻找；
我只有悲哀的苦酒，
马努埃尔，你清楚地知道。

2

你我共同看到罪孽
在尘世的喧嚣里头，
人们为每一种恶习
都建起一座凯旋的牌楼。

我们看到珍珠陷入污泥，
听到过多的嘲笑和诽谤，
到处都是虚伪
和见不得人的勾当。

诚实与善良
犹如大海中的水泡，
又像一只鸽子
羽毛全被剪掉。

多少吃人的老虎
将爪子骗人地藏起，
多少凶猛的石貂
戴上羊羔的面具。



贫血的诗歌，
痨病的理想，
匕首藏在斗篷下，
诅咒挂在嘴巴上。

忌妒展开身躯
并灵巧地咬住，
在蜘蛛结的网上
小虫儿一步一步……

你是艺术家？我叫你出丑。
你有什么价值？我百般挑剔。
你富，我表示憎恶，
你穷，我用石块攻击。

将诚实诬为盗窃，
将看到的一切中伤，
的确就是这样，
人对他人是狼。

3

我不是在声明，不是在询问。
要我发表演说，能说什么！
这并非布道
而是痛苦的解脱。

死去的爱的花朵，
那将是爱的诗行，
对初恋僵硬的尸体，
我将这花朵献上。

如果这些作品
存在着有毒的诗行，
就让好人去阅读吧，
因为恶人是它们瞄准的对象。

你，我的好友，
请收下这些诗行；
作为真正的诗人和绅士
我不会用自己的《蒺藜》



将友谊的手刺伤。

蒺　藜

2

亲爱的朋友，你说什么？
爱是一条河？这不足为奇。
它的确是一条河
汇聚了分叉的支流
流失在觉悟的海洋里。

4

在芳香的亭子上
我如此亲吻我的姑娘
在她的眼睛，她的前额，
她的双唇，她的脸庞，



我给她的亲吻
就是用最贪婪的女郎
在美丽、娇嫩
紫红色的口中
所有的珍藏
也无法报偿。

5

扔掉吧，美丽的姑娘，
扔掉那高贵的项链，
宝石在上面闪光
宛似清晨
晶莹的露珠一样。
从那色情狂的口袋里
出来了黄金，也出来了罪行。
扔掉吧，扔掉那条蛇，
它要卡断
你被缠住的像白雪
和珊瑚一样纯净的喉咙。

6

诗人在诗句中写进了
大海全部的珍珠，
矿山全部的黄金，
东方全部的象牙；
戈耳孔达的钻石，
巴格达的珍宝，
印度总督
百宝箱中全部的宝物。
可他写诗时
却没有一片面包充饥，
因此刚写完最后一行诗句
便饿得咽了气。

7

听到那蠢货的理由
对他而言，我的话
是一记血淋淋的耳光；
我的视线是匕首刺进他的胸膛。



8

穷人在贫困中度过一生，
谁曾听一听他的苦衷；
当他沿街乞讨
被赶出一座座门庭。

在他乞讨至死以后
却为他竖立一尊雕像……
让死者永垂不朽
反正他已没有嘴巴和胃囊！

9

首先是一瞥目光；
然后是双手
火一样的抚摩；
然后是血流加速
和征服的吻。
然后是夜晚和欢乐；
然后是那个怯懦小人逃遁

又去选择别的牺牲品。
你现在痛哭、没有错，
可是已经晚了……
看到了吧！难道我事先没对你说过？

10

啊，可爱的姑娘！
要对你实说：
你那一双眼睛
是水晶后面的火；
你的鬈发是黑色的丧服；
你无与伦比的双唇
是匕首的利刃
留下的血痕。

11

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在我怀里啼哭；
听得见她的心在跳动，
栗色的鬈发遮盖着她的脖颈
爱与怕使她抖个不停。



是谁的过错？黑夜沉默不语。
我要走了。当我说一声：
“再见！”她在鲜花盛开的杏树下
抽噎着，抱住我的前胸。

云彩守护着苍白的月亮……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痛哭，多么悲伤。

12

啊，我的光明！
我一心一意将你崇敬；
对你的记忆
是我希望的生命。
我的心，
我的沉默，
会使你看到我的全部诉说！
而你的期盼
和你的沉默，
我的心肝啊，则会使你看到
我有何等的困惑！

13

你哭什么？我懂了。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我的心肝啊，我还是
不愿看到你哭泣。
我们的爱，直至永恒……
我们的婚礼……却永不可能。
谁是那个
前来掠走了
你的花冠
和婚纱的强盗？
不，你不要对我说明，
我不要听。
我的名字叫“清白”，
他的名字叫“妖精”。
你的脚下是深渊，
一只无耻的手在推你，
使你向下滑去，
而守护你的天使，
只有独自伤心地哭泣。



啊，你如此地流泪
究竟是为什么？……
是的，一切我都懂得……
不过，你不要再说。

14

那时我是个天真的青年。
一次我满怀着爱情对她说起：
“听着，我生平的第一次亲吻
就是那一次对你……”
她，当时泣不成声，
我对她说：“这就是爱情”，
却不知那不幸的天使
所以哭泣，是因为痛苦与羞耻。

16

当毒蛇唱，
当雀隼啼，
当花朵呻吟，
当星星叹息；

当钻石迸发火花，
当珊瑚喷射血滴，
当魔鬼的眼睛
化作两枚银币，
可怜的少女
将贞洁失去。

21

这是乞丐与流浪汉的合唱：
“与腰缠万贯的银行家血战到底！”
穷人仇恨富人——
这是普遍的规律。

35

美丽的姑娘，你漂亮的大眼睛
使我无地自容：
这些温柔的四行诗
就是为了将它们赞颂。

它们是两团火，是两个太阳，



它们是晴天的光明；
亲爱的姑娘，你用它们的火
点燃了一颗颗心灵。

有的眼睛能点燃火花，
如今的作家们这样讲，
就像能打破头颅的手枪
能点燃火花一样。

58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承认
这语言不怎么甜蜜。
不过这痛苦如此令人惊奇
却有如下的道理：

在痛哭流涕之后，
眼泪似丛生的艾草，
心中涌起春潮，
那是我神经的风暴。

笑声跟着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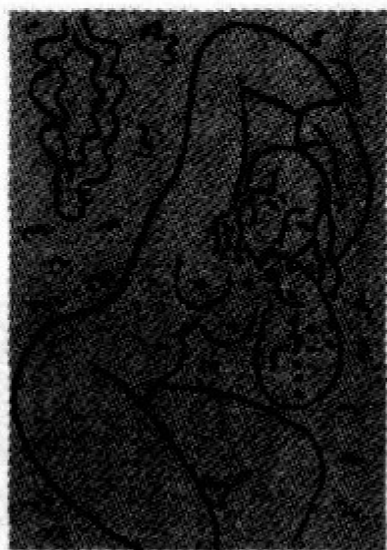
愤怒接着哈欠，
辱骂随着语言，
燃烧连着视线。

头脑将火焰
从口中喷射；
在昏暗的夜里，
在漆黑的心窝。

灵魂中的风暴
使思想射出光芒，
于是一根根针刺
便长在了我诗句的花朵上。

秋声(诗韵)

1887 智利圣地亚哥





秋声（诗韵）

1

在这豪华的书中人们注意到
精彩的诗韵：
拜占廷的马赛克，精细而又
别致的珐琅；
精美的宝盒装满优雅的首饰，
光辉的思想；
词与词联结在一起，宛似
高贵的项链；
一个个形象在节奏中构成
美丽的镶嵌；
一行行诗句像一条条金线，
东方的珍珠

在那里发出
彩虹的震颤。

看啊！在千万条金丝上
你们会看到尖尖的发簪；
而血红色
闪烁在
宝石的各个侧面。

2

爱人啊，黑夜已来临，
摇曳的枝条在叙说
干枯的落叶
和凋零的花朵。

张开你仙女的双唇，
用你缪斯的语言告诉我：
过去的幸会中
那甜蜜的故事可还记得？

我还记得！



秀发乌黑的姑娘
满怀着爱与愁
在幽会中颤抖。

秋天的气息
洋溢在晚风中，
风儿使鸟巢颤动
雌鸠啼个不停。

在热烈的渴望
和深切的爱抚中，
小伙子感受到
痛彻心底的激情。
她在哭泣，他在诅咒，
两张嘴却在合拢……

这时风在飞翔，
方向在漂泊；
颤动的枝条垂下头颅
似乎在低声地说着
干枯的落叶
和凋零的花朵。

3

炽热的黄昏，太阳沉入
傍晚的霞光，
金色尘埃的光晕笼罩着
红润的脸庞。

以至小船划呀，划呀，
在海面上，
相爱的情侣向着梦境
展翅飞翔。

沐浴着化作无数金线的夕阳，
乘着风浪，
被浸湿的船桨，宛似
黄金被磨光。

在轻盈美妙的小船上，
划呀，划呀，
相爱的情侣向着梦境
展翅飞翔。



他们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
只记得苍白的黄昏过后，
天空一片昏暗，而大海
涌起波澜。

4

姑娘留在海滩。
起锚！开船！
海员浅吟低唱。
太阳沉入汹涌的海面。
再见啊！再见！

她向着波浪啼哭，多么孤单，
看着飞速行驶的航船。
她还在挥舞头巾向我示意，
从所在的岩石上面。
再见啊！再见！

美丽的姑娘身穿黑色的衣衫。
一声声永别多么凄惨！

满头秀发已经散乱。双眸
闪烁着爱与泪的光焰。
再见啊！再见！

5

一天夜晚
我做了个梦……
暗淡的月亮，
黑色的天空，
我置身于
凄凉的坟茔，
旁边的阴影
悄然无声。
裹尸的破布
半遮半掩，
一具具骷髅
已经枯干，
他们对于
我的造访，
十分高兴
情绪盎然。



他们调查了
那段时间
所发生的
一个个事件；
军队的操练，
大会的讲演，
交易所里
各种机关，
将这一切
作为笑谈。
我惊奇地发现
他们都喜欢
我或生情欲
或起疑团
写给情人的
那些诗篇。
他们告诉我
已然尽知
那一次一次
亲吻的故事！……
他们都在
将我戏弄

用各种姿态
和各种表情。
他们的大笑
异乎寻常，
连他们的骨骼
都发出了声响。
他们紧接着
纷纷言讲
死人墓里
冬夜的凄凉。
我要与他们
告别而去。
他们的致意
无可挑剔！
我来到田野
举目观望，
黑色的天空，
暗淡的月亮。

医生讲话
志得意满：
这种梦幻



好找根源：
源在你的神经，
根在你的心田。

6

有一棵碧绿的月桂。
一群鸟儿在它的枝头酣睡，
它们毫无动静。
太阳的吻没有将它们惊醒。

有一棵碧绿的月桂。
忧伤的微风将它的枝头动摇。
上面有一把竖琴，
谁也没有将它拿掉。

谁能迎着上天之风，
在它神圣的影响下，
将在鲜花盛开的树上
酣睡的诗韵唤醒！

当狂热在血液中燃烧，

精神在光明中飘荡，
宛如“一支巨大而又奇异的歌”
在贝克尔的诗琴上发出声响！

7

在春天的日子里我来到
那间可怜的草房。
祖母在捻线
姑娘在伤心地歌唱。

“好心的来人，好心的老人，
姑娘可真漂亮，
我发誓从今天起就爱她，
用我诗人的全部渴望！”

祖母看看姑娘，
姑娘报以微笑的脸庞。
外面，小鸟飞翔
在盛开的玫瑰上。



* * *

当灰色的秋天降临
我来到那间草房。
听见哭泣的声音，
只见到祖母一人。

“好心的老人家，好心的老人家！”
他看了看我，却没有回答。

当我看到她颤抖的双手，
看到她白色的起皱的发网，
看到她黑色的丧服，
我心里感到冰凉。

外面，游荡的风
卷着干枯的落叶飘零。

8

我愿为你雕琢一种

诗韵
精美而又甜润
宛似金黄的雏菊
或覆盖着彩虹的
宝石，
像一盏佛罗伦萨的酒杯
或一枚东方的首饰。

我愿能献给你一种
诗韵
宛似索贝伊达[①]的项链，
它的珍珠产于霍尔木兹，
像玫瑰一样飘香
像露珠
闪烁在初绽花朵
美丽的花瓣上。

我愿能献给你一种
诗韵
它将我深深的创伤

---

① 索贝伊达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法（哈伦·赖世的德）的王后。



所引起的辛酸
镶嵌在连接
晶莹诗句的金线上。

我愿能献给你一种
　　诗韵
但愿你不要嘲笑
或冷若冰霜，
而是以平淡的欢乐
将它观赏，
但愿读过之后……
你会仔细地思反复地想。

9

你洁白的头巾
有一个暗号，
我的女主人啊，这红色的象征
并不是你的姓名。

这精细的织物
在你的指间瑟瑟作响。

我笑着对你说：
“鲜血在白色上闪光！……”
你的脸色苍白，
这令我诚惶诚恐……
你看什么？难道你熟悉
奥塞罗的笑声？

10

你的眼睛，一种神秘；
你的嘴唇，一个谜语。
我注释着你的目光，
便陶醉在你的微笑里。

11

爱人啊，我向你
吐露一个
最令我痛苦的秘密。
心中无论是愤怒或忧郁
它都会一下子
使我的双眉锁在一起。



不是像哑巴一样沉默
就是像傻子一样胡言乱语，
将嘲讽、狂笑
和辱骂搅在一起。
人们在看我？我出言猖狂。
人们在说我？我怒火万丈。
半似梦游半疯癫，
用我的短绳去捆绑。

成千着了魔的诗句
在句式和韵律方面
模仿着死人恐怖的音乐
沿着头脑的四壁
狂热地舞蹈，
将韵脚反复推敲！
黑色日子里伤心的缪斯，
苍白的诗神，
经常教我用滴血的词汇
构成诗的段落，
为了同时跳出
它们在怎样倾轧、争夺！
我就是这样。还能做什么？

无非是病态的梦中胡说！

难道你不想知道
其中的奥秘？
一尊肉体的雕像
用亲吻毒害了我的生命。
她有着你漂亮的红嘴唇，
她有着你美丽的大眼睛……

12

难道说没有精灵？荒唐！
我亲眼所见：它闪着光芒……
（从你的秋波里露出
每当你将我张望。）

难道说没有天堂？撒谎！
你想看看吗？就在这里。
（俊秀的姑娘，
露出你无双的脸庞，
沐浴着春天的太阳
那金色的光芒。）



难道说没有上帝？亵渎神明！
我曾经注视上帝……
（当我们的灵魂
将贞洁而又
纯洁的爱情的第一个吻
奉献给我们的婚礼。）

难道说没有地狱？有的……
（亲爱的，莫把口开，
无论多么不幸，
你我对此都很明白。）

13

——那是高峰。你在看啥？
——一颗星星。
——你爱我吗？——爱你。
——咱们上去吗？——一起攀登！

——你看见了什么？
——苍白而又转瞬即逝的曙光。

——你感到了什么？——渴求。
——那就是希望。

——生命的气魄！
太阳的烈火！
耀眼的光明！
那就是爱情！

——什么在你面前？
——可怕的深渊。
——你在颤抖？——我心慌意乱……
——那就是对爱的背叛！

你不要颤抖也不要心慌：
头顶神圣湛蓝的上苍，
恋爱的人没有深渊，
因为他有光明的翅膀。

14

梦中蓝色的鸟
在我的前额上飞行；



我的心里有春天，
我的脑海里有黎明。
我爱光明、斑鸠的嘴
玫瑰和倒挂金钟，
贞女的樱唇
和苍鹭的长颈。
我的上帝啊！
我知道她对我一片痴情……

悲哀的黑夜
坠落在我的心底；
为了倾泻我的泪水
我将它深深的怀抱寻觅。
我知道灵魂中会有深渊，
头脑中会有风暴，
神秘的皱折
会爬上我苍白的前额。
我的上帝啊！
我知道她在骗我……

蓝

1888 巴尔帕莱索;1890 危地马拉





抒情之年

春

蔷薇的花季，我的诗行
迂回前进，来到辽阔的森林，
花儿含苞待放，
我的诗采集着蜜与芬芳。
爱人啊，过来吧，大森林
是我们的殿堂；
爱情神圣的幽香
在那里荡漾。
鸟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
向你玫瑰色美丽的前额致意
宛似面对着心灵一样；
圣栎树高大、巍峨、茁壮，
听到你的脚步响

便将碧绿的叶子颤抖摇晃，
垂下枝条
宛若欢迎一位女王。
啊，亲爱的！这是春天
多么美好的时光！

看吧：你的眸子闪着我的目光；
你的秀发迎风飘荡，
沐浴着太阳
那野性而又耀眼的光芒。
让我握住你那双
宛若丝绸的玫瑰色的玉手，
笑吧，让你的双唇
显露出润泽鲜艳的荔枝螺的形象。
我要为你将诗句吟诵，
你要微笑着倾听；
即使有一只夜莺
落在你的身旁
你也听不到
它为你讲述的关于
仙女、玫瑰或星星的故事。
啊，爱恋中的女王，



你只能注视我颤抖的双唇，
聆听我的歌唱。
啊，亲爱的！这是春天
多么美好的时光！

从那边的岩洞里
喷出一条清澈的小溪，
嬉戏着的洁白的仙女
赤身在水中沐浴。
伴随者浪花的笑声
扰乱了睡眠的平静；
纯净的香粉
装点着秀发的蓬松；
她们用希腊美丽的语言
将爱的赞歌吟诵，
那时古老光荣的时代
山林之神的发明。
爱人啊，我要将
诗句和那种语言中
最崇高的词语
写进我的诗行，
我要将这浸透蜜汁的话

倾诉在你的耳旁……
啊，亲爱的！这是春天
多么美好的时光！

蜜蜂成群结队
熙熙攘攘地来往。
宛似金色的旋涡
愉悦洁白的光芒；
彩虹般的蜻蜓
轻盈、敏捷地盘旋
在潺潺的溪水上，
炫耀它们透明的翅膀。
你听：蝉在歌唱，
因为热爱太阳，
森林中，从茂密的叶缝
撒下一道道金光。
在醉人的微风里
大地母亲用花的灵魂，
用草的清香，
使我们充满活力。
你可看见那个巢房？
有一只鸟儿。不，是雌雄成双。



雄鸟有乌黑的羽毛，

雌鸟有洁白的胸膛。

动人的啼鸣，

白色颤动的翅膀；

尖尖的嘴巴相互碰撞

宛似情人亲吻一样。

啊，诗人啊！鸟巢就是颂歌，

鸟儿在孵化乐章；

在将宇宙

诗琴的琴弦拨响。

祝福神圣的温度

让胚胎茁壮地成长。

啊亲爱的！这是春天

多么美好的时光！

我可爱、欢乐的诗神

给我带来一个用洁白的大理石

雕成的希腊古坛，

盛满那喀索斯[①]的佳酿；

---

①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由于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死后化作水仙。

还有一只美丽的金杯，
底座用珍珠装潢，
为了我畅饮美酒——
诗人对此最为内行。
高贵、逼真、俊美的狄安娜，
镌刻在希腊的古坛上，
她用圣洁的裸体
表现出狩猎女神的形象。
在光芒四射的金杯上，
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
仰卧在阿多尼斯[1]的身旁，
对他的爱抚表现出轻蔑的模样。
我不要那精美的双耳古坛，
也不要那喀索斯的佳酿，
不要那只金杯：塞浦路斯女子
在那里追求阿多尼斯，那美貌的情郎。
我只要畅饮爱情
在你的樱唇上。

---

① 阿多尼斯也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是爱神阿佛洛狄特的情人。由于战神阿瑞斯的忌妒，单独外出狩猎时被野猪咬死。爱神去求宙斯并感动了诸神，特准他每年复活六个月，与爱神团聚。那时春回大地，草木繁荣。



啊，亲爱的！这是春天
多么美好的时光！

冬

夜晚。风四处漫游，扇动
冻僵的翅膀。
巍峨的安第斯山
将洁白的山峰
直插无垠的蓝天。
大雪纷纷飘落，
宛似玫瑰晶莹的花朵；
城市中，人们用大衣
护着脆弱的肩膀和喉咙；
车轮滚动，汽灯照明，
钢琴演奏着快乐的琴声；
若没有为他取暖的火炉，
可怜的人儿，一定会冻得瑟瑟抖动。

我带着辉煌的憧憬
和思念之情
守在壁炉旁，

木柴噼啪作响。
我寻思：啊，倘若在我身旁，
她，我无限的渴望，
我痴迷的梦想，
我充满思念的蓝色的夜！
请看，就是这样：
乳白色的灯光
从平静的房间溢出
在一片沉寂中流淌。
室内，爱情在燃烧，
室外，夜色冰凉；
雨点敲打着玻璃窗，
小贩吵吵嚷嚷，
单调而又凄楚的叫卖声
在寒风中回荡。
室内，重复着痴迷的千言万语，
清澈音符的歌唱，
纤纤玉手抚摩着我的头发，
爱的气息擦过我的脸庞，
炽烈的抚摩，爱恋的芬芳，
令人心潮激荡；
她与我：单独在一起，相依相傍；



男女相爱，诗神啊，
她双唇的亲吻，
是我凯旋的乐章，
身旁黑色的炉膛
火星飞溅，烧得正旺！

啊，让这热烈的炉火
充满奇石异宝！
绿宝石，黄澄玉，
红玛瑙，紫水晶，
燃烧的灰烬
盛满埃特卢里亚粗大的杯中。
柔软的枕头，温暖的床，
阿斯特拉卡的羊皮盖身上，
湿润温馨的嘴唇
交换着热烈的亲吻。
古老的冬天啊，你好！
你用自己的背囊
带来冰冷的白雪，
迷人的爱情
和美好的琼浆。

是的，她会在我身旁，
报我以微笑的脸庞，
这正是诗行的需要，
是我心中的想像；
倘若我进入梦乡，
她便会前来造访；
她多么美丽，
理想的胴体，大大的眸子，
宛似大理石，泛着星星的银光；
她妩媚，多情，
纤细优雅的脖子
宛若希腊的青春女神一样：
神女美丽的举止，
仙子纯净的双臂，
闪亮的秀发
盘在脖颈上，
幽深的眼窝散发着
强烈的激情和浓郁的渴望。
啊，为了看见她的躯体，
为了领略她的柔情
和她的爱的亲吻，
我愿献出生命！



可此时此刻天气寒冷。
我注视着跳动的火焰，
它正用金黄的语言快乐地歌唱，
活跃，不安，任性，
身旁黑色的炉膛，
火星飞溅，烧得正旺。

我随之遐想
里拉琴快乐的合唱。
精致的酒杯，盛满黑色的佳酿，
沸腾的酒杯，杯沿闪烁着
彩虹颤抖变幻的光芒，
仿佛棱镜制成的项圈一样；
美酒使血液燃烧，
使心灵欢畅，
使疯狂的诗人写下光彩夺目的席尔瓦
和金黄耀眼的十四行。
冬天是酒仙。
当阵阵寒风的哨音吹响，
古老的木桶
便喷出葡萄的血浆。
的确，我想用葡萄绿叶的王冠

将他白发苍苍的头颅描绘装点。
冬天是媒人，
因为在寒冷的夜晚
保罗在弗兰塞斯卡
燃烧的双唇上亲吻，
而他火热的心在乱跳，
他的血像火焰在狂奔。
粗犷的冬天啊，你好！
你用自己的背囊
带来冰冷的白雪，
迷人的爱情
和美好的琼浆。

青春的烈火，
爱情与目光：
我甜蜜的爱人
紧紧地依偎着我的臂膀，
她的慧眼向我投来神圣的光芒，
她花朵的芬芳给我神圣的力量！
乳白色的灯光
在卧室内流淌；
只听得



喘息，笑声，回响；
亲吻的声音，
我凯旋的乐章，
身旁黑色的炉膛
火星飞溅，烧得正旺。
室内，爱情在燃烧，
室外，夜色冰凉。

秋天的思考

（和阿曼德·西尔维斯特雷）

时间犹如流过的小溪
向尽头奔去，
带着西方
转瞬即逝的苍白的光芒。
又像鸟儿惆怅
展开翅膀
带着记忆
向天空飞翔，
在无垠的蓝色中游荡，
多么忧伤。
时间犹如流过的小溪
向尽头奔去。

灵魂的某一点还在



颤动的玫瑰园
和反复无常的傍晚
那枯萎的花萼上徘徊。

从远方的光芒，
至苍穹深处，
驾着芳香的翅膀
遨游在梦乡。
灵魂的某一点还在
枯萎的花萼上徘徊。

浑浊的泉水
将告别的歌儿装扮。
爱情啊，倘若你喜欢，
我们返回那条路线
在那里，那年春天
我们手挽着手
在爱与柔情中
沉醉缠绵，
走在快乐的小路间
条条树枝儿在那里摇曳，
阵阵花香

在林阴路上飘散。
浑浊的泉水
将告别的歌儿装扮。

一首爱的颂歌
涌出我炽热的胸膛，
丰腴永恒的四月
青春的花朵开放。
让美好的日子
幸运地告终！
让冬天再一次到来：
让它凛冽地诞生。
宛似快乐魔幻的礼赞
在风的忧怨中飘扬，
一首爱的颂歌
涌出我炽热的胸膛。

一首爱的颂歌
献给你神圣美丽的容颜，
女人啊，永恒的夏季，
不老的春天！
火热星球的姊妹



在任何季节
都在不停地
将你光辉耀眼的金色波澜
汹涌地倾泻在
无限的空间。
一首爱的颂歌
献给你神圣美丽的容颜，
女人啊，永恒的夏季、
不老的春天！

天　命

鸽子说：
“我是幸福的，我的家
在无垠的蓝天下，
在鲜花盛开的树上，
在饱含蜜汁的苹果里，
在露珠湿润娇嫩的枝芽旁。
我带着鸟儿的渴望
从自己热爱的树
向远方的林木飞翔，
当赤裸的黎明
迎着唤醒东方的快乐的颂歌
升起并向全世界
显示前额上羞怯的光芒。

我有洁白的丝绸般的翅膀；



沐浴着金色的太阳，
微风为它梳妆。
我的脚宛似玫瑰的花瓣。
向山上的雄鸽发出爱的召唤，
我是温柔的女王。

在景色如画的树林里
我在落叶松上搭起自己的巢房；
在清爽的枝叶下面，
我的雏鸽刚刚出生，美妙无双。

我是会飞的承诺，
我是活着的誓言；
我给沉思的恋人
带去女友的怀念；
我是悲伤而又
热烈的梦想家们的信使，
围绕芳香的秀发盘旋，
传递爱的语言。

我是风中的百合。
在苍穹深邃的蓝色下面

我从美妙的宝库里
将精华和珍珠展现：
用双翅抚摩，
用咕咕的叫声呼唤。

我唤醒爱唱的鸟儿
它们唱起动听的旋律；
我落在开满鲜花的柠檬树上，
洒下一阵柠檬花的细雨。

我多么天真，多么纯净。
在情欲中会变得柔软蓬松，
在亲热中一下抚摩、一点声响
一丝扑扇都会使我感动。

无垠的蓝色啊！我爱你。
因为你给花木雨露和火红的太阳；
因为你是曙光的殿堂，
也遮蔽着我的巢房。

无垠的蓝色啊！我爱你
迷人的花朵



和金粉的迷雾，
芬芳和梦想都在那里漂浮。

我爱游动的雾
那朦胧纤细的帐幔，
我在那里迎着可爱的和风
展开丝绸般的羽扇。

我是幸福的！因为树林是我的，
这里有巢房的神秘；
因为黎明是我的节日
而爱情是我的战斗和游戏。
我幸福，因为我满怀甜蜜的期盼，
我的自豪就是使我的雏鸽感到温暖；
因为我求爱的苍天之音
在原始森林回旋；
因为没有一朵玫瑰不爱我，
没有一只优雅的鸟儿不倾听我的语言，
没有一个健美的歌手不将我呼唤。”
“是吗？”一只无耻的鹞鹰问道，
并凶恶地把它吞入到嗉囊里面。

那仁慈的上帝，坐在王位上，
（而魔鬼，为了发泄怨恨
正为鹞鹰鼓掌），
上帝紧皱眉头，
陷入思考
想着自己宏伟的蓝图，
检查着每个句子和逗号。
他想：既然创造了鸽子
就不该把鹞鹰创造。



致一位诗人

像哭泣的泰坦[①]一样悲伤，
大山似的汉子被锁在一棵百合上，
他在威武地请求，坚强地呻吟：
他是自己命中注定的苦难的牺牲品。

疯狂的赫拉克勒斯将大棒
丢在翁法勒[②]脚下并拒绝出征，
将震颤的缪斯遗忘的诗人
穿上了女性拖鞋的英雄。

谁去扼住凶猛的狮子，

① 泰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② 翁法勒：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女王。英雄赫拉克勒斯在疯狂中杀死了伊菲托斯之后，受到神的惩罚而身患重病，为了赎罪便将自己卖给翁法勒为奴三年，并将卖身钱送给了伊菲托斯的孩子们，后果然痊愈。在三年为奴期间，他为翁法勒肃清了境内的强盗和怪物。

奴隶用细小的纺锤纺线；
不费力，不用推，不用动，
坚硬的拳头、粗壮的手腕！

诗人不是为了践踏
女性歌舞翩跹的地毯：
使光线颤动是为了将黑暗刺伤，
写出的诗句就应像投枪。

留下光辉耀眼的犁沟，
让高贵的诗作像闪电一样，
雄鹰在自己的山峰上
怎能看见庸俗可笑的泥塘。

是头戴金盔的勇士
就要投出燃烧并具有摧毁性的投枪：
攻击就要像公牛一样勇往直前，
像雄狮一样用利爪抓住不放。

勇敢地歌唱吧，为了歌唱而劳动；
将栎树奉献吧，如果你自认为是山峰；
让你的思想在丑恶中破坏摧毁



就像野牛在森林里横撞直冲。

让获得灵感之口的诉说
在人民中用奇妙的语言传诵；
宛似拍打岩石的涛声，
洞中的回响，山间的清风。

大利拉[①]骗人并剃人的头发，
让参孙从大利拉的怀抱逃离：
不要为了成为美丽眼睛的奴隶
就让力士将手臂的光辉失去。

---

① 大利拉：《圣经》中勇士参孙的情妇。非利士人的首领求她诓哄参孙，以了解后者何以力大无比。参孙被她纠缠不休便泄露了机密，大利拉趁他熟睡时将其头发剃去，致使参孙被俘。

金色的十四行诗

考波利坎[1]

致 H·H·米亚雷斯

这是古老种族看到的绝妙；
在一位剽悍而又善战的冠军的肩膀，
那根又粗又长的树桩
宛似赫拉克勒斯或参孙[2]的手臂在摇晃。

头上顶着金盔，胸上穿着护甲，
森林中的射手，射杀一切的宁录[3]，
在阿劳科地区，这样的武夫，

---

① 考波利坎：智利史诗《阿劳卡纳》中阿劳科人的民族英雄。诗中描述的是他通过扛树桩比赛而竞争首领的情节。

②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参孙是《圣经》中的勇士。

③ 宁录：《圣经》中的英雄猎人。



能扼死雄狮，肢解野牛。

扛啊，扛啊，扛啊，初升的曙光，
苍白的黄昏，寒冷的晚上，
都看到树桩扛在巨人的肩膀。

“酋长！酋长！”激动的种族在叫嚷。
扛啊，扛啊，扛啊。直至黎明女神说、“够了”，
伟大的考波利坎抬起高傲的脸庞。

金　星[①]

宁静的夜晚，痛苦的相思折磨着我的心灵。
我到花园来寻求平静，这里多么凉爽，万籁无声。
美丽的黄金果实在黑暗的天空闪烁
宛似一朵神圣的金色素馨镶嵌在紫檀木中。

对于我热恋的灵魂，她就像一位东方的女王
期盼着自己的情侣，在自己的卧房，
要么就像漫游在深邃的天空，光彩照人，

① 金星(Venus)：即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得意洋洋，斜倚在人们抬着的轿子上。

“啊，金发女王！”我对她讲，“我的灵魂
要脱壳而出去亲吻你火热的双唇，飞向你的身旁，
在苍白的光芒洒向你前额的光环里飘荡，

我在星的陶醉中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爱你的时刻。”
夜晚的空气，使热烈的氛围变得凉爽。
爱神啊，你从深渊中将我眺望，用惆怅的目光。

冬　日

请看卡罗琳，在冬季里。
像一个球体，在沙发上休息，
离大厅里闪光的炉火不远，
身上裹着紫貂皮的大衣。

洁白的安哥拉猫玉兔为伴，
用嘴拱着她裙子的阿朗松[1]花边，
近处是中国的大瓷瓶

---

[1] 阿朗松：法国北部城市，以盛产花边而著称。



被一座日本丝绸屏风半遮半掩。

甜蜜的梦境使她如痴如迷；
我悄悄地进去；脱下灰色的大衣；
我要吻她的面颊，粉红而又讨人欢喜

宛似百合花又像红色的月季。
睁开眼吧，用你迷人的目光看看我，
这时天将大雪降在巴黎。

大勋章

勒孔特·德·李勒[1]

徘徊在永恒缪斯崇高的王国里，
沐浴着广阔灵感的气息，
你宛若象背上高傲的印度王公
伴随粗犷的风声走过自己的领地。

你的歌中宛似有海洋的回响；
人们在你的诗中会看见雄狮和森林；
闪烁着野蛮之光的竖琴
在你的手中流淌着响亮粗犷的颤音。

你熟知托钵僧的秘密与变化；

① 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是法国著名的帕尔纳斯派诗人。



东方将古老的神秘、那里的精神
和神奇的视野赋予你的灵魂。

大地的元气哺育了你的诗行；
生动的章节蕴涵着罗摩衍那的闪光，
你在用大森林的语言歌唱。

沃尔特·惠特曼

在铁的国度里生活着一位伟大的老人，
他像族长一样英俊、冷静、神圣。
某种以崇高的情趣来驾驭和征服的品性
蕴涵在眉宇间不屈不挠的皱纹中。

无限的灵魂宛似明镜；
疲惫的双肩无愧于肩上的斗篷；
用陈年栎木雕成的竖琴
像一位新预言家一样唱出自己的歌声。

鼓舞神圣气息的教士，
预告未来更好的时光。
对海员说："划桨！"；对雄鹰说："飞翔！"，

对粗犷的劳动者说："劳动！"。
诗人这样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
一副皇帝的高傲的面孔。

迪亚斯·米龙[1]

你的四行诗是勇猛的雄鹰的驷马战车，
雄鹰们热爱风暴和海洋；
为你的双手锻造的武器
是沉重的利剑和钢铁的狼牙棒。

你的思想是火山口并喷射岩浆；
你粗犷的诗句从不屈服，
在艺术的山冈和平原游荡
宛似一群美洲的水牛一样。

你的诗琴的声音回荡在远方，
就像北风神在说话，雷在轰响。
新大陆的儿子！人类啊，

---

① 迪亚斯·米龙(1853—1928)：墨西哥现代主义早期的诗人。



请听，在各民族的前额上，
你的吟颂在胜利地致意，
它们是自由神纵情的歌唱。

世俗的圣歌及其他的诗

1896 布宜诺斯艾利斯；1901 巴黎





卷首语

在《蓝》与《旷世奇才》问世之后……“赞扬声”不绝于耳，或好心或歹意，响亮的热情与私下的忌妒——全是美好的收获——，大家都要求出一篇宣言，我很清醒，这既不合时宜也不会成功。

不合时宜也不会成功：

1·因为我们大陆大多数思考的智慧绝对需要提高，目前居主导地位的是雷米·德·古尔蒙所谓的“此公一窍不通”式的大众人物。“此公”就在我们——教授、西班牙皇家学院的通讯院士、记者、律师、诗人、洋阔佬——当中。

2·为美洲新人群体的创作还很空泛，许多最优秀的智慧还处在他们为之献身的艺术本身尚无人知的边缘。

3·宣布一种无政府的美学，就像我现在宣布的一样，推行一种模式或法则都会引发矛盾。

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我的”文学不能用来为他人指示方向：我的文学是“我的”，只存在于我；谁若亦步亦趋

地遵循我的足迹，必将失去个人的珍宝，无论侍从或奴隶，都不能掩盖印记或标志。瓦格纳有一天对其女弟子奥古斯塔·霍尔莫斯说："首先，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不要模仿我。"至理名言。

* * *

在青年时代诵的玫瑰经中，我诵过自己的经文，自己的布道辞，自己的世俗的圣歌。心与灵的时间与更少的疲惫是我作为一个优秀修士作家之所必须，以便使我的日课经的每一页都更加当之无愧。（通过历史玻璃门的圣火，我嘲笑外面吹过的微风、经过的恶行。）金钟，银钟，请敲吧；每天都敲，唤醒我去参加节庆，那里有火的眸子在闪光，双唇的玫瑰淌着独一无二的鲜美。我的风琴是一架古老豪华的击弦琴，伴随它的旋律，快乐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跳着加沃特舞；而你胸部的香水是我的香水，肌肤永恒的香炉，永恒的巴罗纳，我肋骨的花朵。

我是男子汉。

* * *

在我的血液中有一滴非洲的、乔罗特卡人或纳格兰达



人的血？或许是，尽管这有悖于我侯爵的双手；不过，那么在我的诗中会看到公主、国王、皇宫中的器物、遥远或罕见国度的风光：你们要怎么样呢！我厌恶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对一位共和国总统，我不能用歌唱你的语言向他致敬，啊，哈拉巴卡尔！我在梦中记得他的王宫——黄金、丝绸、大理石……

（倘若我们美洲有诗歌，她在古老的事物中：在巴伦克和乌塔特兰，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印第安人和细腻多情的印加人身上，在坐着金交椅的伟大蒙德祖玛身上。其余的则属于你：民主的沃尔特·惠特曼。）

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性都市。

而明天！

* * *

白胡须的西班牙祖先向我展示一系列接触人物的肖像。他说："这是伟大的堂米格尔·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天才而且独臂；这是洛佩·德·维加，这是加尔西拉索、圣特莱莎、勇敢的贡戈拉以及众人中的强者堂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后来他叫了起来："莎士比亚！但丁！雨果！……"（可我心里却说：魏尔兰！……）

后来，我告辞时说："老爷爷，我有必要向您说明：我的

妻子是家乡的，我的爱人是巴黎的。”

* * *

韵律？节奏？

由于每个词都有灵魂，每行诗，除了语言的和谐之外，还有理想的韵调。音乐常常是有感而发。

* * *

森林之神啊，只要你的朋友夜莺喜欢你的曲调，三百只雁的啼鸣也无法阻止你吹响自己迷人的笛声。当她不在倾听时，你便闭上眼睛，为你王国内部的居民演奏。啊，裸体仙女、玫瑰色女王、爱恋女神的村落！

一朵玫瑰，另一朵玫瑰，又一朵玫瑰落在你的足前。还有亲吻！

* * *

创造者，第一条法则：创造。让阉人发火吧。当一位缪斯为你生子，其余八位便都怀了孕。

R·D·



宛似轻柔的风……

宛似轻柔的风，时而旋转时而驻足：
“和谐仙子”有节奏地飞舞，
空空的话语和轻轻的叹息
伴随着大提琴一声声的抽泣。

花坛上，枝叶旁，
风神的竖琴在颤抖地诉说，
当他们在洁白挺拔的广玉兰的花茎
将那丝绸的衣裳抚摩。

侯爵夫人欧拉莉娅将冷漠与笑声，
向着两位情敌同时传送：
金发的子爵惯于挑衅，
年轻的教士擅长抒情。

长胡须的特耳弥诺斯[1]躲在一旁，
戴着面具和葡叶王冠，笑声朗朗，
狄安娜[2]展示大理石的裸体
宛似一位俊美的娇娘。

密林内角逐爱情的地方，
爱奥尼亚式富饶的广场上，
胡安·德·波罗尼亚的墨丘利[3]
右手高擎点着的烛台不停地飞翔。

乐队魔幻的音符宛似珍珠；
合唱的声音犹如生出了翅膀；
高雅的孔雀舞，轻盈的加沃特[4]，
匈牙利温柔的小提琴在歌唱。

听到骑士们抱怨的话语，
圣洁的欧拉莉娅不停地笑啊，笑……

---

① 特耳弥诺斯：罗马神话中的境界神，守护边界和地界。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③ 胡安·德·波罗尼亚（1529—1608）：意大利十六世纪末卓越的风格主义雕刻家。《墨丘利》喷泉是他在佛罗伦萨的一件作品。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
④ 加沃特：一种小步舞。



她有塞浦路斯的腰带、厄洛斯[①]的箭
和翁法勒[②]的纺锤等诱人的珍宝。

啊，谁若接受她的甜言蜜语！
啊，谁若听信她那爱恋的歌声！
圣洁的欧拉莉娅只是不停地笑
用她的樱唇和美丽的眼睛。

她那狡黠而又美丽的蓝色的眼睛，
看人时流淌出活泼奇异的光明；
从那双明星般晶莹的眸子里
显露出香槟酒金黄透彻的心灵。

这是节日的夜晚，盛装舞会
炫耀她尘世胜利的光辉。
圣洁的欧拉莉娅穿的雍容华贵
用光洁的双手将一朵鲜花儿揉碎。

---

①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② 翁法勒：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女王。英雄赫拉克勒斯为了赎罪便将自己卖给她为奴三年，并将卖身钱送给了伊菲托斯的孩子们，后果然痊愈。在三年为奴期间，他为翁法勒肃清了境内的强盗和怪物。

她的欢笑仿佛和谐的琴声，
宛似鸟儿快乐的歌唱一样动听，
用一位舞女踏出的节奏，
用一位女学子如痴的豪情。

引吭高歌的爱情之鸟
往往把利喙隐藏在翅膀下面；
从那里突发粗鲁的无礼，
发出轻盈羽扇的背叛！

当夜莺在午夜开始歌唱，
当菲罗墨拉[1]的呻吟化作金色的琴声，
当象牙的天鹅在宁静的池塘里
宛若洁白的小船划出自己的行踪。

快活的侯爵夫人将来到树林，
密林遮蔽的花园一片温馨，
一位侍从将她抱在自己的怀里，
既是她的侍从又是她的诗人。

---

① 菲罗墨拉：希腊神话中雅典王之女，后被神变作夜莺。



伴随着意大利艺术家的歌唱,
乐队使他的歌声随风传扬,
圣洁的欧拉莉娅不停地笑啊,笑……
在那一对情敌的身旁。

那难道这发生在法国路易国王的时代,
蓝色的田野上,太阳放射出群星的光芒,
当国王壮丽的玫瑰蓬巴杜夫人①
使所有的宫殿都洋溢着芳香?

要么是美丽的人儿用仙女的手指
捏起裙裾跳着小步的舞蹈,
伴随着音乐旋律的节拍,
踏着鲜红的后跟,漂亮轻盈的双脚?

要么在鲜花盛开的谷地中
当牧女们为洁白的羊羔扎上飘带
而凡尔赛宫神圣的蒂尔西斯们
倾听着骑士们的表白?

---

① 蓬巴杜: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儿,对他和他的政府颇有影响。

或许是在那好时光：公爵是放牧者，
公主是恋人，美少年是情郎，
在欢笑、珍珠和鲜花中
身穿制服的侍臣来来往往？

或许是在北方，在正午？
我不知何时、何日、在什么国度；
但是我知道欧拉莉娅依然在笑，
她金色的笑声永恒而且残酷！



神 游

你来了，你的叹息给我这里
带来一股魔幻般的芳香，
它们曾使得希腊、罗马
和法国的七弦琴如痴如狂。

叹息吧！在你留给
空气的芳香里，一群群蜜蜂
飞向奥林匹斯山的美食；
岩石之神醒来并发出笑声。

让岩石之神醒来并歌唱
缀满鲜花的葡叶权杖的荣光
配合女祭司典礼时的表演
她的双唇鲜红，牙齿如霜；

在典礼的表演中
将美丽的仙女引向圣火
圣火在斑斓的豹皮上
点燃了玫瑰的花朵。

既然你爱笑，就笑吧，微风
将带走你欢笑清澈的诗情，
这笑声将使忒耳弥诺斯[1]
快乐的胡子颤个不停。

请看树林那边，请看
狄安娜[2]洁白的大腿多么动人，
除了圣母，就是她的姊妹，
这位洁白、金发、玫瑰似的交际女神。

她在寻找阿多尼斯[3]，她的芳香
使玫瑰花和晚香玉更加迷人；
一对白色的鸽子紧随着她，
后面是成群的美洲豹在飞奔。

---

① 忒耳弥诺斯：罗马神话中边界和地界的守护神。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③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特的情人。



* * *

希腊式的爱恋更令你痴迷?
我在美好的节日寻觅,在那里
人们伴随乐队有节奏的轻柔的旋律
会想起碧绿的爱神木和洒满阳光的土地。

(长老们在讲述金发
侯爵夫人们的奇遇。
哲学家们眯缝着眼睛
用精辟的道理捍卫爱情。

当科林斯人手中拿着苠茐,
博马舍①在大理石的柱基
将一则诗文赋予
从碧绿的绊根草中出来的仙女。

我更爱法兰西的希腊

---

①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代表作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等。

而不是希腊人的希腊，因为在
法兰西，伴随欢笑和游戏的回响
维纳斯斟满最甜蜜的琼浆。

克罗迪昂比费迪亚斯[1]的女神
表现出更多的魅力和放荡不羁，
她们头戴鲜花赤裸着身体；
有的用法文唱歌，有的默默不语。

阿塞尼奥·胡萨耶胜过年迈的
阿纳克里翁[2]；魏尔兰胜过苏格拉底。
爱情和智慧笼罩着巴黎：
两面神失去了他的领地。

普吕多姆和霍麦斯先生一窍不通。
在诸如奇布雷、帕弗、登布雷和阿马屯特等地，
为了爱情，我的女保护人，一位仙女，
将自己鲜艳的双唇与我的结合在一起。)

---

① 克洛迪昂(1738—1814)：法国雕刻家，其作品体现了洛可可风格的精华。他喜欢的题材多为仙女、森林之神、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等。费迪亚斯是古希腊的著名雕刻家。

② 阿纳克里翁：古希腊的抒情诗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 * *

曼陀铃的音响。红衣侍童端来
红葡萄的佳酿。你可喜欢
佛罗伦萨的爱情和曼陀铃的音响？
你将是《十日谈》中的女王。

（诗人与画家们的合唱
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先生们
用狡黠的微笑表示赞赏。
女主人塞丽娅画着十字，羞红了脸庞。）

或者是德国人从未感受过
德国式的爱情？天上的甘泪卿[1]；
明月的光芒，动情的歌唱，
夜莺的巢房，在蛮荒的岩石上，

雪光从天而降
并沐浴一位叹息的娇娘，

① 甘泪卿：歌德著名长诗《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罗累莱[1]用竖琴的语言
给夜晚增添了隐约的忧伤。

罗恩格林[2]骑士
在蓝色的水面上；
他那脖颈弯曲的天鹅
宛似精雕细琢的定音鼓在游荡。

神圣的亨利希·海涅的一首歌
响彻在莱茵河旁；神圣的沃尔夫冈[3]，
披着斗篷，留着长发；
还有条顿的葡萄，白色的佳酿。

要么是西班牙的爱情，充满
荔枝螺和黄金，充满阳光；
它会产生石竹，奇妙的花朵，
浇灌它的是公牛的血浆；

---

① 罗累莱：德国莱茵河中的一块岩石，传说上面有美人鱼出现，用声音吸引海员的注意力，以至使船发生事故。
② 罗恩格林：德国传说中的天鹅骑士，他乘坐一只由天鹅牵着的小船去搭救一位落难的贵妇。
③ 译者认为这里的沃尔夫冈指的是歌德，达里奥将他们作为德国诗坛的象征。



吉卜赛女郎的花，激发爱的花，
血与光的爱，痴与狂的情；
散发着丁香和桂皮的气味，
像伤口和樱唇一样红。

* * *

要么是奇异的爱恋……？
像东方的玫瑰使我梦绕魂牵：
丝绸、锦缎、黄金令人心花怒放，
戈蒂耶[1]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

啊，令人倾倒的美满姻缘：
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
茶盅、神龟、蟠龙，
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

请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
用李太白的响亮的语言。

---

① 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达里奥以他自比。

我将像那些阐述命运的诗仙，
吟诗作赋在你的唇边。

你的容颜胜过月宫的婵娟，
即使做天上的高官
也不如精心照看
那不时抚摩你的象牙团扇。

爱我吧，日本女郎，
古老的日本女郎，对西方
诸国一无所知：宛似一位公主
眼中泛着幻想的光芒。

尽管在神圣的京都，
在白银镶嵌的绣房，
那里装点着菊花与荷花，
对山形文化[1]却一片迷茫。

要么是印度的爱情，它的火焰
燃烧在神话最高的憧憬之中

---

[1] 山形：日本本州北部的一个县，境内多名胜。



并使神圣的仪式
开始在神秘的发情期里颤动，

同时有老虎和金钱豹
挥舞利爪，在强壮的大象身上
用歌舞演员的理想
憧憬着印度的国王，耀眼的星光。

要么是黑人，黑人姑娘
在耶路撒冷为英俊的国王歌唱，
在她的脚下使玫瑰和毒芹
从宁静中萌芽生长……

总之，将一切述说和歌唱的爱情，
歌唱着的爱情，使盘踞在生命
之树下的蛇喜出望外，
这蛇生着一对钻石的眼睛。

这样爱我吧，命中注定，世界性，
普遍，无限，惟一，单独
而又包罗万象；博学而又神秘渺茫；
爱我吧，云和海洋，泡沫和波浪。

宝贝，请做我萨巴岛[1]的女王；
请在我孤独的王宫里休息。
睡吧。我为你燃香。
你的单峰驼将有玫瑰和蜂蜜，
在我的金角独角兽身旁。

1894.12 蒂克雷饭店

① 萨巴岛：加勒比地区背风群岛中的岛屿。



小奏鸣曲

公主为什么……忧心忡忡？
樱唇儿发出叹息声声，
失去了红润，失去了笑容。
面色苍白，坐着金椅，
悦耳的钢琴悄然沉静，
被遗忘的鲜花在瓶中凋零。

花园里到处是孔雀开屏。
女管家喋喋不休，谈吐平庸，
红衣小丑跳跳蹦蹦，
公主没一丝笑意，无动于衷。
她眺望着东方的天空，
注视着幻境中飘渺的蜻蜓。

难道她在想戈尔康达或中国的王子

或想着那个人——他停住阿根廷马车
来看她温柔多情的眼神，
要么在想芬芳的玫瑰岛上的皇帝，
拥有宝石的国君，
或者在想霍尔木兹珍珠的骄傲的主人？

啊，口似玫瑰的可怜的公主啊，
她想有一对轻盈的翅膀，
化作蝴蝶或燕子，在天空飞翔；
沿着光芒耀眼的阶梯奔向太阳，
用五月的诗句向百合致敬
或乘风而去，消失在雷声隆隆的海上。

她不喜欢宫殿和白银的线杆，
不喜欢红衣小丑、迷人的猎鹰、
队形整齐的天鹅游荡在蓝色的湖面。
百花都为这王宫之花伤神：
北方的荷花，南方的玫瑰，
西方的大丽，东方的素馨。

可怜的蓝眼睛的公主啊！
被黄金束缚，被绫罗羁绊；



被囚禁在大理石的皇家宫殿；
巍峨的皇宫有卫兵把守，
上百个黑人持枪看管，
还有巨龙和不眠的警犬。

啊，谁能像脱蛹而出的蝴蝶！
（公主多么苍白，多么忧伤。）
啊，黄金、玫瑰和象牙的幻想！
谁能飞向那王子生活的地方！
（公主多么苍白，多么忧伤。）
比四月美丽，比晨曦明亮。

“公主啊，你听，”保护女神说道：
“幸福的骑士正纵马飞奔，
腰悬宝剑，手擎猎隼，
虽未见面，早已倾心，
他来自远方，战胜了死神，
来用爱的亲吻点燃你的双唇。”

天鹅的颂歌[1]

致佩拉尔塔伯爵夫人

奥林匹斯山雪白的天鹅
嘴巴像红玛瑙一样鲜艳，
炫耀着纯洁的短翅
向太阳展开无瑕的羽扇。

像一只七弦琴的手臂，
像希腊古坛的提手一般，
憨态可掬的脖子
使人想起理想的航船。

天鹅具有神圣的血缘，
它的亲吻越过彩绸似的农田

---

① 原文题目 BLASON 为纹章、也有夸耀的意思，译者依诗译为《天鹅的颂歌》。



升到勒达[1]可爱的
玫瑰色的山巅。

卡斯塔利亚泉[2]洁白的国王，
他的胜利照耀在多瑙河上；
洛亨格林[3]是金发王子；
达·芬奇是他在意大利的男爵。

什么能与他的洁白媲美：
亚麻的花朵，白玫瑰的花蕾，
金羊毛骑士勋章
和圣诞节选出的羔羊。

天衣无缝的诗人
纯真无瑕的神韵，
神奇高雅的珍禽，
至死还在将灵魂化作歌吟。

---

① 勒达：希腊神话中的仙女、斯巴达王之妻。当她沐浴时，宙斯曾化作天鹅，藏到她的怀里。
② 在帕尔纳索山脚下，是祭祀诗神缪斯的地方。
③ 洛亨格林：日耳曼神话中的一位英雄。

生着双翼的贵族
炫耀着蓝色田野洁白的百合
在自己的羽毛上感到
潇洒可亲的蓬帕杜右手的抚摩。

在那悦耳动听的湖上不停地划桨，
美梦在那里将伤心之人盼望，
那里有一条威尼斯的金船
等候着巴比耶拉[1]未来的新娘。

伯爵夫人啊，请将天鹅爱恋；
它们是迷人国土上的神仙，
身披着芬芳、貂皮、绸缎、
梦和黎明的光线。

---

① 巴比耶拉(1287－1347)：一位日耳曼皇帝。



乡 情

草原啊，幸福的日子！豪华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与沸腾已留在了远方；
今天我的梦想将在你绿色的胜利中获得生命，
我将呼吸你的气息，我将沐浴你的阳光。

你好啊，果园！我向你致敬，
鲜花盛开的桃枝焕发出的浓香；
你那玫瑰构成的花巷
注视着荣耀、交易所和体育场远离自己的身旁。

一只诗鸟在嗉囊中反刍自己的诗句；
一只多嘴而又自负的麻雀唠叨不停；
攀缘植物在谈论政治；
玫瑰与百合，在谈论艺术与爱情。

驾御着魔幻蜻蜓的驷马车驶过，
顽皮的小精灵梦想着成为百万富翁；
出色的女健将，泰坦尼亚女皇
坐着苍天之辇，身后跟着奥伯龙[1]。

夜晚，当皮耶罗[2]的情人
展示她的半个金戒，头上是蓝色宁静的苍穹，
笼罩果园的上一场洁白的欢庆，
风儿弹奏出“多一来一咪一发一梭”的琴声。

紫罗兰好奇地探身到她的阳台。
有一朵叹息道：“可惜没有夜莺！”
风神谐调着轻盈的舞步
在芬芳与幻景浪漫的欢聚中。

突然听到来自潘帕草原的呐喊的回响；
宛若阿根廷的落日的闪光；

---

① 奥伯龙：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小精灵之王，即法国诗歌《波尔多的于翁》中的仙王；他在《尼贝龙根之歌》中守卫尼贝龙根族的宝物，在德国中世纪诗歌《奥尔特尼特》中是英雄；他也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和维兰德的传奇故事《奥伯龙》提供了神话素材。

② 皮耶罗：法国有名的哑剧人物。



一个幽灵似的骑手，像影子飞过一样，
他的背上是篷秋[1]，他的脸上是忧伤。

“你是谁？夜晚孤独的游客？”
“我是统领一代风骚的诗神：
我是最后离开的高乔人，
永远怀着我们古老祖国的心！”

---

① 篷秋：潘帕草原上高乔人的一种斗篷。

赞胡里娅的黑眼睛

夏娃是金发碧眼？不。她用黑色的眸子
看到了花园中的苹果；用红色的嘴唇
品尝了花园的蜂蜜；红色的嘴唇，在今朝
比学者更能体验出科学的味道。

维纳斯有着蓝色的眸子；
但她的儿子，不。厄洛斯
乌黑勇猛的双眼
将安详的雌鸠点燃。

神奇女王们的眼睛，
尊贵健壮的女王的眼睛，
它们的眸子乌黑发亮
给人以爱情和死亡。



苯特西雷娅，亚马孙人的女王[1]；
胡迪特，贝图里亚的剑和力量[2]；
克莱奥帕特拉[3]，王冠的魔法师，
胡里娅，她们都闪烁着你的眼睛的光。

黑色的光芒，胜过
蓝色的天和白炽的太阳；
它使诱发激情的可怕的宝石
发出更加耀眼的红色的光芒。

黑色的光芒，神圣的光芒，
使南方的光芒更快乐的光芒，
有着大大的黑眼窝的姑娘的光芒，
啊，它使山林之神在葡萄架下歌唱！

---

① 苯特西莱娅：参加特洛亚战争的亚马孙人的女王。亚马孙女人英勇善战，后来欧洲殖民者在巴西发现了英勇善战的女人，便给该地区起了亚马孙的名字。
② 胡迪特：犹太女英雄，她用自己的剑拯救了贝图里亚城。
③ 克莱奥帕特拉：著名的埃及女王。

致一位古巴姑娘

甜美而又神秘的诗神，
去寻找洁白的古巴姑娘，
她正在窗口探头
宛似一个艺术的景象。

神奇而又不可思议，
狄安娜也会心生妒忌，
她的面庞光滑细腻
像圣饼一样洁白的瓷器。

她具有亚洲的魅力，
在红润的姑娘那迷人的脸上
双唇用紫色化装。

在她微笑时候，



我看见一颗闪亮的明星
宛似斯芬克斯的心灵。

致同一位古巴姑娘

当我坐在桌旁
沐浴着阳光，
看见玛利亚的画像，
那位古巴－日本姑娘。

空气宛似恋人
抚摩并亲吻着姑娘，
满头浓密的秀发，
骄傲而又大方。

天皇会献出宝贝，
倘若他感到自我
被如此俊美的公主抚摩。

倘若有一位伟大的画家



将她画在象牙杯上的一朵花旁
本是理所应当。

天 鹅

致 Ch·德尔·古弗雷

对人类来说那是个神圣的时刻。
从前的天鹅只为死亡而歌。
当听到瓦格纳“天鹅”的韵调
在黎明中，那是为了复活。

迎着人类海洋的暴雨狂风
人们听到那天鹅的啼鸣；
不停地听到古老的日耳曼雷神的锤打
或者是歌颂阿干蒂之剑的号声。

啊，天鹅！啊，神鸟！倘若从前的海伦



无比优雅地从勒达[①]蓝色的卵中
跳出，你这永恒的公主便是从“美丽”中诞生。

在你洁白的翅膀下，新的诗神
在和谐与光明的福地
正在将象征着理想的纯洁永恒的海伦孕育。

---

① 勒达：希腊神话中的海中的仙女，由于她的丈夫廷达瑞俄斯忘记了祭祀阿佛洛狄特女神，后者发誓要报复他。一天，宙斯化作一只天鹅，阿佛洛狄特便化作一只鹰追逐他；那时勒达正在沐浴，一见此情便将天鹅抱在怀里，后来天鹅生蛋，蛋中生出卡斯托尔、克吕泰涅斯特拉、波吕丢刻斯和海伦。据认为前二者是廷达瑞俄斯的儿女，后二者是宙斯的儿女。

悼魏尔兰[①]

致诗人安赫尔·埃斯特拉达

魔幻的导师与父亲，上苍的里拉琴手，
你赋予这奥林匹克的乐器和野性的排箫
　　　自己悦耳的音调；
牧神之子！你就是潘[②]；指挥了多少合唱
面向你痛苦的灵魂热爱的神圣的门廊
　　　伴随摇铃与手鼓声响。

让春天用鲜花遮蔽你的孤坟；
当野兽经过时让它粗糙的嘴唇
　　　因爱情而湿润；

---

①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达里奥视他为自己的导师。

② 潘：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与畜牧之神。人身、羊腿、头上有角，爱好音乐，制排箫，善舞蹈。



让生着双角的潘去瞻仰故人的领地；
让清爽的“四月”用滴血的玫瑰
和红石竹装点你。

倘若小鹿愿到你的坟墓上歇息，
就让它们统统回避：无论是恶鸟的黑暗还是从
隐蔽而又美丽的崇拜中
发出的欢笑与亲吻的和谐的柔情，或者是
菲罗墨拉洒向自己痛苦骨骼的甜蜜
清澈的歌声。

让妙龄少女为你献上莨房之花；
在你的坟上不会溢出哭泣，而是美酒、
晨露和蜂蜜；
让沼泽生长出维纳斯的花朵，
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桂树下倾听女人们
音乐的叹息！

倘若有一位牧人在山毛榉的树阴下吹响短笛，
在爱恋的日子里，像维吉尔一样演奏，
让他在歌中
嵌入你的名字；当水神圣女听到你的姓名

一定会既渴望又担心地在水里进行斗争

满怀恐惧与激情。

夜晚，在山中，在幻觉的黑暗的山中，

或许会走过奇异的巨大的身影，

萨堤罗斯[①]的身影；

它会以自己的庞大使严肃的肯陶洛斯[②]吃惊，

一根超越人类的魔笛会使它演奏的曲调

与永恒的和谐呼应。

让马群奔驰在辽阔的山峦上；

你离开坟墓的面孔沐浴着贞洁的月亮

那好心的银光；

半人半羊怪在远方的山坡上

将一个笼罩地平线的十字架眺望，

十字架在闪光！

---

① 萨堤罗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半人半羊怪，性好欢娱，耽于淫欲。

② 肯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



达佛涅[1]

达佛涅，神圣的达佛涅！我要寻找
那适应你难以接近的双唇的轻盈的芦苇；
我将它作成笛子并创作不同的乐曲
让雪白的天鹅在爱情中陶醉。

我的歌声使时间过得更快；
我将在田野上像潘一样教羊羔舞蹈；
我像俄耳甫斯那样使狮子就擒
并使能动摇一切的爱神的帝国动摇。

达佛涅，一切都是由于诗人的梦想
将秘密的品德，以神的激情
融入了芦苇精细的纤维中；

---

① 达佛涅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为了躲避太阳神阿波罗的追求，叫父亲将自己化作桂树，后来阿波罗只好取其枝叶编成桂冠。

因为如果从嘹亮的芦笛中
我的口演奏出它的神秘，
那和谐便是从你的吻里诞生。



老妇人

老妇人对我说："你看这枯萎的玫瑰
曾有一天将她花季的景色迷住；
时间虽然能摧毁高不可攀的墙壁
却无法剥夺她的智慧之书。

她干枯的花瓣蕴藏的哲学
比你蕴藏智慧的书房更丰富；
她将神奇的和谐置于我的双唇上
我用它们体现纺锤的梦想。"

我说："您是一位仙女。"
她回答："是的，我将春天的欢乐颂扬
并给赋予玫瑰的叶子生命和飞翔。"

她变成了一位芬芳的公主，

在敏感的空气中，干枯的玫瑰
宛似蝴蝶一样从仙女的手指间飞出。



致欢乐的诗人

阿那克里翁[①]，健康快乐之父；
奥维德[②]，爱情科学的牧师；
克维多[③]，在酒杯中斟满朱庇特的酒，
邦维尔[④]，神圣与和谐之合唱，没有伴奏；

和你们在一起的是白昼的女儿们，
爱恋之心与她们将玫瑰谈论，
蜜蜂在自己的希梅托山[⑤]上酿造诗歌
神奇的蜜汁，它们身下是人类的散文；

---

①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582—约前485）：古希腊诗人。他关于爱情和美酒的诗作对后来的诗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②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以《爱的艺术》和《变形记》闻名于世的罗马诗人，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画家有很大的影响。

③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著名诗人。

④ 邦维尔（1823—1891）：法国浪漫主义晚期的诗人，是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倡导者，对象征主义诗人也有影响。

⑤ 希梅托（Himetos）：希腊雅典南部的山区，盛产蜂蜜和大理石。

我更喜欢你们爽朗的笑声、欢乐的缪斯
和你们葡萄酒的芬芳的诗行
而不是那些阴暗的诗句和模糊的歌唱

以蛮族的灵感对抗拉丁的光芒；
面对致命的美杜莎[①]那可怕的面具
我歌声清脆的百灵会心惊胆战地逃向远方。

---

① 美杜莎又译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据说原来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无比丑陋，人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吉卜赛小姑娘

致卡洛路斯·杜兰

她在美妙绝伦地舞蹈。黑色的宝石
在她的双眸上闪烁着光芒；
她的脸庞漂亮，是那么的漂亮
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吉卜赛姑娘一样。

她用红色的、撩人的石竹花
装点满头浓密的乌发；
头坚定地昂在脖颈的青铜上，
那铜锈表明了流浪的时光。

吉他琴在响亮的琴弦上
诉说着渺茫的遭遇和流浪的时光；

芳当歌[1]在飞转；石竹花在放香；

吉卜赛姑娘，在亲热与欲望中陶醉，
她感到法国艺术家美丽的金路易
在自己的胸罩背心里滑向下方。

---

[1] 芳当歌：一种3/4或6/8拍的双人歌舞，一般用响板和吉他伴奏。



我的灵魂

灵魂啊，永远驻守在神圣的思想；
崇高命运的象征凌驾于万物之上；
沿着抵达斯芬克斯跟前的路途
直至天边，都不要改变方向。

边走边采鲜花，将针刺丢在一旁；
在黄金的河中有节奏地划桨；
向粗犷农神的粗犷耕犁致敬，
一往无前宛似神仙撒播他的梦想……

像命运鼓舞的神仙一往无前；
当鸟儿的歌声将你激励
当满天的星斗将你陪伴，

当希望女神的春的枝条萌生，

穿越罪恶的树林，
不要怕毒蛇，
无所畏惧地向前……

生命与希望之歌、天鹅及其他的诗

1905 马德里

生命与希望之歌

致恩里克·罗多[1]

① 恩里克·罗多(1871—1917):乌拉圭著名散文家。





一　我是这样的诗人:刚刚写过

我是这样的诗人:刚刚写过
蓝色的诗句和世俗的圣歌,
他在夜里有一只夜莺
黎明时又化作光辉的百灵。

我曾是梦中花园的主人,
到处有玫瑰和游荡的天鹅;
也曾有一对一对的斑鸠
以及湖上的游船与百合;

很像生活在十八世纪,非常古老
又非常现代;有世界性又有胆量;
和坚强的雨果与朦胧的魏尔兰一样,
对幻想充满无穷的渴望。

从童年起我就曾遭受过痛苦；
青春……难道那是我的青春？
她的玫瑰至今给我留下了芳香，
这芳香却是一缕忧伤……

我的天性似脱缰的幼马，
我的青春骑在这幼马上；
她如醉如痴腰上插着匕首；
没有跌倒是因为上帝善良。

有一尊美丽的雕像在我的花园里；
看似大理石却是活生生的肌体；
肌体中有一个年轻的魂灵，
多愁善感又情痴意浓。

闭门不出，默默无言，在世人面前
多么腼腆，只有在柔和的春天
听到动人的旋律，才会迈出
花园的门槛……

那是夕阳西下和谨慎亲吻的时间；
那是夜幕降临和隐身幽静的时间；



在这美妙的令人陶醉的时刻里
只听得喘息声、"啊矣!"、"我爱你"。

那时的六孔竖笛
吹出了神秘透明的全部音域,
希腊的山林之神革新了音符
拉丁音乐也脱出了一个个颗粒,

姿态多么优雅,激情在燃烧,
在雕像丰腴的大腿下梢
突然生出山羊的四蹄
前额长出山林之神的双角。

宛若贡戈拉的加拉特亚[1]
魏尔兰的侯爵夫人令我着迷,
于是将神圣的激情
和人类的敏感融合在一起;

所有的渴望,所有的热情,

---

① 西班牙诗人贡戈拉(1561—1627)著有长诗《波吕斐摩斯和加拉特亚的寓言》。

纯洁的感觉和天生的精力；一片赤诚，
没有喜剧性，没有文学性……
如果有真挚的灵魂，一定在我的心中。

我渴望创建象牙之塔；
情愿自我封闭在自身里面，
从自己本身黑暗的深渊
想吃的是空间想喝的是蓝天。

宛似在大海的游戏中充满
盐分的海绵，甜蜜而又柔软，
我的心啊，被世界、肉体
和地狱塞满了苦难。

然而，由于上帝的恩惠，
善良之神将最佳的部分挑选；
即使在我的生命中有过苦涩的胆汁，
艺术之神已将所有的辛酸酿成蜜甜。

我从思考中解放了自己低下的智力，
诗泉之水将我的灵魂沐浴，
我的心曾去朝圣并从



神圣的森林带回了和谐之声。

啊，神圣的森林！啊，来自神圣
森林的崇高心灵的深刻的喷涌！
啊，肥沃的源泉
她的品德能将命运战胜！

使现实变得复杂的理想的树林
肉体在那里燃烧和生活，灵魂在那里腾飞：
当半人半羊的山林之神在私通，
当菲罗墨拉在蓝色里陶醉

将梦想的珍珠和爱情的音乐
溶解在苍穹和碧色月桂的花朵里，
希普塞碧拉[1]将玫瑰吮吸，
山林之神的口咬住了花蒂。

满怀情欲的神追逐着雌性，
山林之神的花茎从淤泥中竖起：

---

[1] 希普塞碧拉（Hipsipila）：又译作许普西皮勒，希腊传说中狄俄尼索斯之子索阿斯（利姆诺斯岛国王）的女儿，后来成为该岛的女王。

永恒的生命在播种，
伟大的造化使和谐萌生。

灵魂应袒露着进入那里，
因情欲和圣火而发抖，
在刺人的荆棘和锐利的锋芒上：
便梦想，震颤，歌唱。

生命，光明和真理，这三位一体的火焰
将内心无限的火焰点燃。
“我是生命、光明和真理！”
纯洁的艺术像基督一样呼喊。

生命神秘，光明盲目
而真理不可捉摸地笼罩黑暗；
真正的完美永远不会屈服，
理想的秘密在阴影中安眠。

因此坦诚就是力量；
赤裸的星星闪闪发光；
水在叙说泉的心灵
用清澈流淌的声响。



我的追求就是这样，让我纯洁的心灵
变成一颗星星，化作泉水叮当当，
用的是文学的恐怖
和黄昏与黎明的疯狂。

令人向往的蓝色的黄昏
激发苍天的陶醉痴迷；
黎明，太阳之女——全属于竖琴！
朦胧与小调——全属于短笛！

飞过弹弓射出的一颗石子；
飞过猛士打磨的一只利箭。
仇恨的箭飞向风，
弹弓的石子飞向波澜。

平静和强健蕴含着品德，
心中的火会将一切烧灼；
战胜死亡和怨恨，
向着伯利恒[1]……骆驼队在通过！

---

[1] 伯利恒距耶路撒冷八公里，耶稣与大卫的出生地。

二　乐观者的敬礼

丰润卓越的种族，西班牙肥沃的血，
博爱的精神，光辉的心灵，向你致敬！
因为用光荣的语言歌唱新的赞歌的时刻
已经来临。各处都充满了广阔的呼声；
很快就会重新诞生生命神奇的抖动；
忘却在退让，受骗的死亡在退让，
新的王国宣告成立，幸福的女性先知在梦想，
在产生诸多不幸的潘多拉的魔盒中
就像神圣的维吉尔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突然遇到纯洁、笑容可掬
有护身法宝的光明的神圣女王，苍天的希望！

致命的灰心丧气，苍白的无动于衷，
将崇高的热情葬入永恒的监狱或坟茔，
当两个由光荣的骨骼滋养的大陆



一边对世界说：让高尚的品德复活，
她曾使西班牙成为世纪的主人，
一边回顾古老的赫拉克勒斯伟大高傲的身影，
那时你们将在诗琴的胜利中看到旭日东升。

憎恶那预言永恒的不幸的嘴巴，
憎恶那只看到不祥的黑道的眼睛，
憎恶那样的手，它们向辉煌的废墟
投掷石块，要么就握着自杀的匕首或松明。
震耳欲聋的狂飙在世界的内脏回响，
今天一种致命的危机使大地颤动；
坚强的巨人倒下，双头的雄鹰溃逃，
某种广阔的社会灾难正在世界上发生。
谁会说昏睡着的元气
那时不会在巨大的栎树干上惊醒，
树下罗马母狼的乳房曾被挤空？
那怯懦者是何许人，竟否认西班牙肌体的力量，
认为西班牙的灵魂双目失明，四肢瘫痪，没有翅膀？
不是埋葬在忘却与尘埃或木乃伊与石头中的巴比伦
或尼尼微，不是那在陵墓中就寝的女王，
不是那充满经久不衰的骄傲的慷慨的国家，
她渴望的眼神注视着黎明的曙光，

也不是在亚特兰大葬身其中的海洋后面的民族
她有着高大、魁梧、坚强的子孙们的合唱。

团结，互助，闪光，诸多分散的因素，
大家拧成一股世界性的力量。
西班牙肥沃的血液，牢固卓越的种族，
显示你们的天赋，它们曾是你们昔日的胜利。
恢复你们的热情，恢复你们燃烧的精神，
它将浇灌那主显节中的火的言语。
将头戴桂冠的抒情诗人的古老智慧
和高贵的密捏瓦装点的年轻头脑结合在一起，
这样原始的祖先和开辟了
古老田垅的卓越先人的英雄的幽灵
就会感到春回大地的田野的风
和特里普托勒摩斯的劳作产生的麦穗的响声。

一个大陆和另一个在共同的精神，
在精神、渴望和语言上使古老的家风得到更新，
看到歌唱新的颂歌的时刻已经来临。

拉丁的血统将看到未来伟大的曙光：
伴随着光荣的音乐的轰响，数以百万计的嘴唇



将问候来自东方的灿烂的光芒，
尊贵的东方，上帝的永恒，无限的活动
使那里的一切都改变成了新的模样。
丰润卓越的种族，肥沃的西班牙的血液，
这就是我们永远憧憬的希望。

三　致奥斯卡王[1]

于是，陛下，您沐浴着法兰西的空气
使瑞典和挪威的银鸽来到我们这里，
带来火红的玫瑰而不是橄榄的嫩绿。

古罗马的瓷花瓶，希腊高贵的金杯
将接受白雪国度的礼物。
让故乡的风将西班牙另一朵
血与光的玫瑰吹送到北方的王国；
因为当你在波浪
高尚的兄弟情谊上说话时
“中午”的太阳在问候午夜的太阳。

---

① 瑞典和挪威两国的国王。这里当指奥斯卡二世(1829－1907)，他是出色的演说家，爱好音乐和文学，出版过诗集。



倘若塞吉斯蒙多[①]难过，哈姆雷特心境平和。
北方热爱棕榈；峡湾的诗人
与拉丁语的诗人为伍，因为旗帜
都是蓝色。他们神圣的丰饶杯，
在极地与热带，同时流溢和平；
星球伴着独特竖琴一致的节奏转动：
爱情。在那里西居尔与熙德[②]结盟；
月光照耀着杜尔西尼娅[③]的身躯；
在闪烁斯堪的纳维亚之光的穹庐下
缪斯变成了憧憬的贝克尔的奴婢。

谢谢，蓝眼睛的国王：为了身披
荣耀的有着上百条粗枝的月桂；为了
安达露西亚土地和摩尔人的阿尔罕布拉[④]的石竹；
为了一个黄金种族的太阳的鲜血；
为了丰功伟业古老的盔甲；
为了曾越过比利牛斯和安第斯山

---

① 塞吉斯蒙多：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的名剧《人生是梦》中的人物，是自由意志和道德约束战胜命运和盲目本能的象征。

② 西居尔：参加十字军的第一位挪威国王；熙德是西班牙英雄史诗《熙德之歌》中的人物。

③ 《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理想中的情人。

④ 阿尔罕布拉是建在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的王宫。

并开出辽阔的荣誉之花的长矛；
为了勒万特与奥通巴[1]；为了秘鲁和佛兰德；
为了笃信的伊莎贝尔[2]，为了梦想的克里斯托瓦尔[3]
也为了绘画的维拉斯克斯和征服的科尔特斯[4]；
为了赫拉克勒斯在那里加固自己力量
与希望的坚实立柱的神圣的国家，
当潘带来神奇排箫的旋律
既没有雷鸣也没有风暴能将它扼杀；
为了象征的雄狮和十字架，谢谢，陛下。

只要世界在呼吸，只要星球在运转，
只要热情的声波在培育一个梦境，
只要有一种高尚的坚持，一种活跃的激情，
一种不可能的寻觅，一种不可能建立的丰功，
只要存在着一个有待寻找的美洲，西班牙将永生！

而在暴风雨过后你来了，
从真正的漫游到令命运痛苦的寓所，

---

① 勒万特是西班牙的地名，奥通巴是墨西哥的地名。
② 指天主教国王伊莎贝尔。
③ 即哥伦布。
④ 科尔特斯是墨西哥的征服者。



身着丧服的寓所，使自己的门
开向你的话语高贵而又燃烧着的颤动：

啊，奥斯卡王，微笑在瞬间，
最纯洁的闪光在金色的鲜花上抖颤
为了在王冠和名字的闪烁上
有人用君主的双唇发出男子汉的呐喊！

四　东方三王

——我是加斯帕尔。我带来了佛香。
我来说：生活美好而又纯洁。
上帝存在。爱情无限。
神圣的星使我知道了一切。

——我是梅秋尔。我的香汁使一切芬芳。
上帝存在。他是白昼的光芒。
污泥中有洁白花朵的根基
快乐中有思念的忧伤。

——我是巴塔萨尔。我带来了黄金。
我肯定上帝存在。他伟大而又坚强。
春节的启明星使我知道这一切
它闪耀在死神的王冠上。



——三位博士，请不要讲。
爱情胜利了。请你们去赴宴。
基督再现，使混乱化作光明
并戴上生命的王冠。

五　西拉诺在西班牙

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①]从这里
一跃而过了比利牛斯山。西拉诺来到自己的家园。
在西班牙难道血不是葡萄酒和火?
那伟大的曼恰人问候并将那伟大的加斯科尼人[②]拥抱。
难道在西班牙没建造最美丽的城堡?
穆里略[③]们用玫瑰将罗克萨娜们描画,

① 西拉诺·贝尔热拉克(1619—1655):法国作家,代表作有悲剧《阿格里皮娜之死》和喜剧《受人愚弄的学究》,后者为莫里哀的喜剧《斯卡潘的诡计》提供了营养。他逝世后人们出版了他的小说《月球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与《太阳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这两部作品表现了他的无神论和自由派思想,宣扬了唯物论和乌托邦的观点,开创了伏尔泰式哲理小说的先河,也是早期科幻小说中的名著。

② 前者当指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后者亦当指西拉诺作品中的主人公。

③ 穆里略(1618—1682):西班牙十七世纪最受欢迎的巴罗克宗教画家,其所画对象都是真实原型的理想化;罗克萨娜(?—约公元前310)原为大厦酋长奥克夏尔特之女,公元前327年被亚历山大俘虏,后成为他的妃子,这里可能指西拉诺的情人。



而那把克维多在这里紧握着托莱多[1]的剑
加斯科尼勇猛的士官生都熟悉它。
西拉诺曾到月球上去旅行；
但是，以前，米格尔·塞万提斯先生
那神圣的狂人已经骑着生有双翼的神马
飞过他梦幻中温馨的群星。
西拉诺读了这绝妙的作品，
当说到吉诃德的名字时，贝尔热拉克
摘下自己的帽子：西拉诺·巴拉索特
感到吉诃德的语言与自己的相同。
那加斯科尼人会说他英雄的鼻子
闻到了安达卢西亚金黄的葡萄酒的味道。
法国的剑，为他而出鞘，
在剑与袍的土地上灼灼闪耀。
欢迎啊，西拉诺·德贝热拉克！
卡斯蒂利亚给你语言；你的灵魂、犹如你的宝剑，
在太阳下阳光，那太阳在当时的西班牙不曾躲藏。
你的鼻子和冠羽并非到了异国他乡，
因为你来到骑士们的土地上。

---

[1]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托莱多是西班牙古都、盛产刀剑。

你是卡尔德隆的贵客。马丽亚·罗克萨娜
会向你表明西班牙的玫瑰
在与法国的玫瑰斗艳争芳；
她们的高雅，她们无与伦比的微笑，
她们的目光，宛似身着黑袍的星球，
还有她们的竖琴震颤在响亮的语言上，
这一切会给你一个西班牙的罗克萨娜，多么令人欢畅。
诗人啊！仪表怪诞的天上的诗人！
没有恐惧，没有缺欠，勇猛而又高尚，
疯狂、梦幻和诗韵的王子，
你的冠羽是山峰的兄弟，
一只云雀在你的胸部筑起了巢房，
一位仙女是你的教母，她的名字叫做绝望；
在痛苦与遗忘的森林中
九位缪斯包扎你受伤的心脏。
你在月球上可曾遇到什么神奇的草原
寂寞的皮埃罗[1]的魂灵在那里游荡？
宾达罗伟大的身影可曾碰到你？
可曾见艺术之神的狂人们的白色殿堂？
可曾观赏那红色的污痕在洁白的岩石中

---

[1] 皮埃罗（Pierrot）：法国一个哑剧中的人物，身穿白衣，脸涂白粉。



建造疯狂的处女们的城墙？
在神秘之花的梦幻的花园里
没听到夜莺之王那动人的歌唱？
不要认为我这些好奇的询问不合时宜，
因为在月球上确实存在这些现象。
欢迎中，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
士官生，情侣，卡斯蒂利亚人，
请带来杜兰达尔[①]注入那个国家的记忆，
蒂松纳[②]依然在那里闪烁着光芒。
艺术是光荣的胜利者。艺术之神
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它的旗帜，
人民，是精神的蓝色战旗。
选中者谁不奔来，当他的号角吹响？
几百年之后人们在回答，请听：
罗兰之歌和熙德的演唱。
西拉诺在前进，诗人和骑士，
当沉重的谣曲集重新奏响。
他在冠羽四周萦绕着我们的光芒。
他精致的马刺是西班牙制造。

---

① 杜兰达尔是欧洲骑士小说中的人物。
② 蒂松纳：西班牙古典史诗《熙德之歌》中的英雄熙德从摩尔人手中缴获的一把著名的宝剑。

当罗斯丹[1]在叙事曲中编织故事，
会想到克维多在用韵脚进行挑战。
欢迎啊，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
帕切卡古老的庭院会接待
强健的莫里哀的慷慨使者；不要让时间和荣誉枯干。
蒂尔索让美酒在高卢的杯子里荡漾。
我们压榨香槟地区的葡萄
为了在西班牙的水晶杯中为法国而畅饮佳酿。

① 罗斯丹（1868－1918）：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喜剧《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按法语应译为《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作者。



六　向莱昂纳多致敬[1]

大师：波莫那[2]提起他的篮筐。

你的血统向曙光女神致敬。你的曙光！

将污点从冷漠中彻底除掉；

将世纪坚硬的链条消耗；

让她弹弓射出的石子将那只蟾蜍压倒。

焦孔达[3]没有更妩媚的微笑。

她翅膀的诗句和声波的节奏

在月亮的甜蜜里

结为姊妹

那月亮

---

① 莱昂纳多(又译作列奥那多)：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达·芬奇的名字。

② 波莫那：罗马神话中的果树女神，是季节变化之神维尔图诺斯之妻。

③ 焦孔达是达·芬奇的画作，约画于1503—1507年，一般认为是一位佛罗伦萨女性蒙娜·丽莎(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的妻子)。

轻轻地滑行
在湖面上
(魔幻天鹅那声波的节奏
和翅膀的诗句在湖面上)。

这样,灵感
至高无上的大师,
梦幻
朦胧的形象,体现在如此纯洁的线条上
那是梦幻接受了
终将死去的世界的血浆,
而心灵通过大地的水晶
获得了使自己引人注目的渴望。
(使蒙娜·丽莎
微笑的小丑们
善于歌唱
那是微风多年来
在希腊林间的笑声朗朗。)

他的名声在移动。
宛似红色
衣服上的过失或花朵;



宛似过失或花朵，或细腻主教的心灵
他怀着疑虑或愤恨
注视自己的侍从。
那布勒斯让黄金的蜜蜂
在自己
蓝色的节日上酿蜜；
响亮的曼陀铃和桂枝
向我们宣告了佛罗伦萨的信息。
大师，如果说在罗马那里
塞戈尔和索多玛的太阳
烤焦了紫色的旗
那苦难的科学，你的表情
在天才的拱门下
给了我们获得了自由的棕榈；
光线、生命
和线条的圣马可和帕台农[1]。
（你的小丑们
让蒙娜·丽莎

---

[1] 当指圣马可教堂和帕台农神庙。前者位于威尼斯，建于829年，原为存放圣马可的遗体，1807年改作威尼斯主教座堂。后者是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公认为多利斯柱式发展的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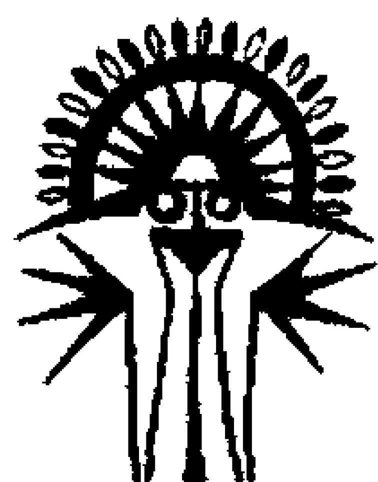
欢笑
他们会如此古老的歌谣。)

亚哈随鲁[①]的狮子
在王位旁迎接你,
当神圣的莫纳尔卡露出笑颜;
然而
你却看见了沙滩;
为了你行船的沙滩,
假如你和焦孔达一起出游
乘着抒情的小船……
波浪
和风
懂得你船载货物的风险。

大师!
但你是乘马和驯马的能手,
激情与憧憬;
你驯服了斑马或雄狮
有的用嚼子,有的用缰绳。

---

① 亚哈随鲁:《圣经·旧约》中的波斯王。



在太阳的森林里
光的猛兽是你的俘虏，
当你说“行了”
这疯子的表现多么纯净。
你将自己的艾斯黛尔在芳香中浸泡六个月
雌鸽们从你真实的屋顶下飞腾。

沿着你多情的天赋和你的权杖，
沿着你的金杯，那是玫瑰的梦乡，
在我的城市里，那是你的领地，
我有一座大理石和宝石的花园
一个活着的斯芬克司在守护张望。

七　珀伽索斯[1]

当跨上这雄壮的神马
我颤抖着说道："生命纯洁而又美丽。"
在它的眉宇间我看见一颗闪耀的星。
天是那么湛蓝，我赤裸着身体。
阿波罗让盾牌在我的前额闪光
于是我便能将柏勒洛丰的足迹赶上。
珀伽索斯经过的山峰无不辉煌，
强健的我，能到达它所到达的地方。

我是人类动力的骑士，

---

① 珀伽索斯：生有双翼的神马。它从墨杜萨的血中出生，凡人难以驯服，柏勒洛丰得到雅典娜的神谕，杀一头牛献祭波塞东，便轻而易举地降服了它，并骑着它战胜了喀迈拉等妖怪和亚马孙族女战士。柏勒洛丰还想骑着它升天去参加诸神的集会，结果被它颠覆坠地。珀伽索斯升天后成为宙斯的坐骑。它的蹄子踏过的地方常有泉水涌出，诗人可从中获得灵感。



我在展现胜利的容颜，
头上戴着国王和白昼的桂冠；
驯服以钻石为蹄的战马，
曙光引导着我飞向青天，
在无垠的蓝色中，一往无前！

八 致罗斯福[1]

用《圣经》的语气，或者惠特曼的诗句——
猎手啊，这大概会到达你的手里，
你既时髦又原始，既复杂又单纯，
既有点像华盛顿，又有点像卡尔德亚的国君[2]。

你就是美国，
未来的侵略者，
要侵略印第安血统的天真的阿美利加——
她依然向耶稣祈祷，用西班牙语讲话。
你是自己种族傲慢、强悍的楷模；
文质彬彬，精明强干；托尔斯泰的反对者。
杀伤猛虎，驯服烈骏，

① 罗斯福(提奥多尔)：1901年至1909年间的美国总统。
② 原诗中的Nemrod是卡尔德亚的传奇式的国王。圣经中称他为英雄的猎手，汉语中译为宁录。卡尔德亚是巴比伦城的前身。



你是勒克珊德洛斯——尼布甲尼撒的子孙[1]，
(如同今天的狂人们所说
你是力量的师尊。)

你以为生活就是火光熊熊，
进步就是爆炸声声，
你以为自己的子弹打到哪里
就能决定哪里的前程。
不行!
美国的确辽阔、强盛，
它一摇晃，雄伟的安第斯山峰
就会发生强烈的震动。
它一喊叫，人们就会听到雄狮的怒吼，
正如雨果对格兰特所说:星星归你们所有。
(阿根廷的太阳几乎不能发光，
智利的星星几乎不能升起……)你们的确富强。
你们集中了赫丘利和玛门[2]的信仰，
自由神在纽约举起了火炬
将征服的坦途照亮。

---

[1] 前者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后者为巴比伦王，曾攻陷耶路撒冷，烧毁耶和华的神殿和王宫，抢掠财物和人民。

[2] 前者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后者是财利的意思，常指财神。

但是我们的美洲，从古老的
奈查瓦尔科约特尔[1]时代起
就有诗人，她曾经掌握令人赞叹的文字
并保存了伟大的巴科[2]的足迹；
她曾经观察过许多星体；
她知道柏拉图提出的大西洋洲的奥秘；
从远古时起
她就以光明、火种、香料和爱情
维持自己的生命，
伟大的蒙特祖马[3]和印加王的美洲，
哥伦布芬芳的美洲，
天主教的美洲，西班牙的美洲，
高尚的瓜特莫克[4]曾在那说
"我不是在玫瑰床上"的美洲；
有着萨克逊人的眼睛和野蛮人的灵魂的先生们，
请你们注意！
那在风暴中颤抖、以爱情为生命的美洲还在呼吸！

---

① 墨西哥契梅卡族印第安人国王(1402—1472)。
②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③ 墨西哥阿兹特卡国王。
④ 墨西哥阿兹特卡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曾英勇抵抗西班牙征服者，后被俘，受尽折磨后被绞死。



她在梦想、在恋爱、在战栗，它是太阳神的爱女。
西班牙美洲还活着！
西班牙雄狮的无数只幼崽，虎虎有生气！
罗斯福，即便是以上帝的名义，
你也必须同时成为凶猛的猎人和可怕的射手
才能将我们置于你的魔爪里。
不过，可惜呀可惜，你们无所不有，就是没有上帝！

九　上帝的塔楼啊！诗人们！

上帝的塔楼啊！诗人们！
天上的避雷针，
抵御着严峻的暴风雨，
像简单的鸡冠，
像野生的鸟嘴，
像永恒的防波堤！

魔幻的希望宣告一天的开始
在和谐的岩石上
背叛的汽笛将会断气失声。
请你们等待，我们也还要等！

请再等一等。
兽性的因素在仇恨中
会使神圣的诗歌快慰



并使一个个种族受到侮辱。
下层的起义
已将“上等人”波及。
食人者鲜红的上腭和锋利的牙齿
渴望将他们的腌肉吞吃。

高塔啊，让楼台微笑。
面对那罪恶和恐惧，
表现出微风高傲的神情
大海与天空的平静……

十　希望之歌

成群乌鸦的飞翔将蓝天玷污。
千年的微风吹来瘟疫的气息。
人类在远东相互杀戮。

恐怖的基督叛逆已经诞生?
征兆已经出现,奇迹已是显然,
基督的归来近在眼前。

大地孕育着如此深重的苦难
以致幻想家,最高的沉思者,
以世界心灵的苦闷在经受熬煎。

屠杀理想的刽子手在摧残大地
和战争与仇恨的莫洛西亚[①]莽汉一起

① 古希腊的一座城市。



将人类埋葬在黑暗的井底。

主啊，耶稣基督！你在等待什么，
为何还不将你光明的手伸展到野兽的头上
让你神圣的旗帜在太阳下闪光？

将生命的精华尽快喷涌并流淌
在诸多疯狂、可悲、冷酷的灵魂上
它们热爱黑暗，忘记了你温馨的曙光。

主啊，来吧！为了你自身的光荣，
带来灾难的恐怖和星光的抖动，
给深渊带来爱情与和平。

在幻觉中出现的你的白马，
过来吧。将那神圣出奇的号角吹响。
我的心将是你香炉上的火光。

十一　黑色的心啊，当你们举行……

黑色的心啊，当你们举行……
仇恨与苦难的非法聚会，
爱神的风琴浇灌着她的声音。
人们在歌唱。请听："生活严肃而又温馨。"

深沉的思考者，如此神圣的感受
使你变得苍白，对于你
世界最严厉的部分更加不怀好意。
然而你的肌体是面包，你的血液是葡萄酒。

贫困的莎士比亚啊，独臂的塞万提斯！
让它们过去吧：晚餐的夜晚
和发出谴责的平民的激情。
一部伟大的启示录充满未来的时刻。
你们洁白的珀伽索斯就要显灵！



十二　太阳神

啊，神圣的声音！
啊，嘹亮的声音！
清晨云雀的歌声在颤动，
伴随那晶莹的序曲
许珀里翁[①]
勒紧
金马的缰绳，
慢跑时奏出和谐的音乐，
悦耳的雷鸣，
在平静的蓝色上
用火的马蹄踏出玫瑰的行踪。
前进，天上的车夫啊！

① 许珀里翁：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乌拉诺斯和该亚之子，他与忒伊亚（他的姊妹）生太阳神赫利俄斯、月亮女神塞勒涅和黎明女神厄俄斯。

在奥萨和佩利翁[①]，
在活的提塔尼亚[②]上奔腾。
宇宙留下了生动音乐的诗句，
后面留下了颤抖的晨星。

请过去啊，掌握者，神奇
科学之车的驾驭者！
请过来，不幸的驷马战车英武的驾驭者
当你将风儿践踏
会惊醒那神圣的乐器！
最高的山峰会抖动
在有节奏的跳跃中
珀伽索斯将它们弹拨。
在你富饶权力的飞翔下面
成群的雄鹰在盘旋，
倘若有什么东西像天上的快活
那便是将世界内脏燃烧的欢乐。

太阳神！这就是你的胜利

---

① 奥萨(Osa)：尼加拉瓜海滨的山冈，又可指大小熊星座；佩里翁是希腊爱琴海海滨的山峰。
② 提塔尼亚：天王星的一颗卫星，发现于1787年。



尽管有黑暗,尽管
有夜晚,有恐惧,有紫色的忌羡。
你过来,而阴影,危害和肮脏,
死亡的姊妹,黑色的懒散,
满腹毒液的仇恨的蝎子,
魔鬼,黑暗的魁首,
便纷纷倒下,跌入深渊。
你缔造玫瑰色的黎明,
使人类的意识充满道德和爱情,
你浇灌所有的艺术,祝福所有的科学;
摧毁恶的决斗的城堡,
打开所有的巢房,关闭所有的坟茔,
在黑暗地狱的蒸气上
你画出曙光,上帝自身的象征。

太阳神!上帝的旗手,
艺术之父,
和平虽不可能,爱情却是永恒。
永远赋予我们对生活的渴望
和你燃着的火炬上的火星,
我们用它逃避地狱的牢笼。

让世界各民族感受到
你的马车的价值；发现人类的心房，
让它们在你的闪光中找到希望；
让一种精神从堂吉诃德的灵魂
和桑乔潘萨的躯体向梦想的真理飞翔；
让它们从渺小的生命中找到巨大的渴望
实现无形的至高无上的辉煌；
太阳神！你晒着我们的火焰不要将我们杀死！
百合洁白的圣杯，苹果的心，
你流淌着的，由甜蜜火光
和神圣苦难缔造的爱情，
庞大的火山，
微小的骨骼，
我寻思的节奏，
在粒子中震荡的节奏
霞光的韵调
和紧张的东方，
这一切的光荣都朝向你啊，太阳！

啊，神圣的声音！
掠过昏睡的宫殿，
掠过无知者



毫无戒备的灵魂。不要扰乱命运。
啊，嘹亮的声音！
驾驭金马的蓝色车夫啊，
人、民族、大陆、世界，
都在恭候你富饶马车的品德降临！

十三 “希 望”[1]

耶稣，对侮辱无与伦比的原谅者，
你听我说；小麦的播种者，将你奉献的
精白面包给我；给我一种既无愤怒
也不淫荡的提纯的高雅，好与暴虐的地狱拼搏。

告诉我，只是由于难以启齿的过错
我才无法摆脱对弥留的惧怕；
当我死去时会看到新的一天的曙光，
将听到我的“起来，走吧！”[2]

---

(1) 原文为拉丁文。
(2) 这是拉萨路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他复活时对他说的话。



十四　胜利进行曲

队伍来了！
队伍来了！
嘹亮的军号已经奏响。
利剑炫耀着夺目的光芒；
金与铁，勇士的队伍已经来了。

已经过去，在装点着洁白的智慧之神
和战神的凯旋门下，
长号在那里将名誉传扬，
英雄的保卫者将战旗肃穆的荣光
高擎在粗壮的手上。
只听得勇士们的武器铿锵，
英俊的战马嚼着嚼铁，
马蹄将大地刨伤，
鼓手们用战神的旋律规范着步伐。

勇猛的战士
就这样通过凯旋门下！
嘹亮的军号已经奏响。
利剑炫耀着夺目的光芒；
金与铁，勇士的队伍已经来了。

已经过去，在装点着洁白的智慧之神
和战神的凯旋门下，
长号在那里将名誉传扬，
英雄的保卫者将战旗肃穆的荣光
高擎在粗壮的手上。
只听得勇士们的武器铿锵，
英俊的战马嚼着嚼铁，
马蹄将大地刨伤，
鼓手们
用战神的旋律规范着步伐。
勇猛的战士
就这样通过凯旋门下！

嘹亮的军号突然吹响，
响亮的歌声，
热烈的合唱，



黄金的雷鸣
笼罩着楼台的庄严高尚。
歌声诉说着战斗，负伤的报复，
粗硬的马鬃，
威武的冠羽，矛与枪，
英勇鲜红的血
浅灌在大地上。
黑色的猎犬，
死神将它们刺激，战神将它们驾御。

金黄的音响
宣告着
光荣凯旋而降；
神鹰来了，胜利到了！
它们向长风展开了巨大的翅膀，
让峰峦看守着它们的巢房。

队伍已经过去。
祖父指着英雄们向孙子诉说：
请看老人胡须
金黄上面笼罩着白色。
漂亮的女子将花冠献上，

凯旋门下露出玫瑰色的脸庞；
最美丽的姑娘在微笑
向着胜利者中最凶猛的战将。

光荣属于掠得异国旗帜的人；
光荣属于伤员和忠诚的战士
他们碰到了死神，在外国佬的手上！
献桂冠！军号响！

光荣年代的高尚的宝剑，
从武器架上向新的桂枝和王致敬：
将士们的古老的剑，他们比熊更强壮，
他们是肯陶洛斯的弟兄。

战斗的号角吹响；
声音在空中回荡……
向着那古老的剑，
向着那耀眼的钢，
它们象征着昔日的荣光……
吹奏凯旋曲的战号以青铜的声音表示敬意
向今日照耀着新取得的胜利的太阳，
向引导勇猛青年的英雄，



向热爱大地母亲的象征的人，
他身披战甲，手持刀枪，
为了人民为了永恒的祖国，敢于挑战
向赤日炎炎的盛夏，
向严冬的风霜，
向黑暗，向冰雪，
向仇恨，向死亡……

天 鹅

致J·R·希梅内斯[1]

---

① 希梅内斯(1881－1958)：西班牙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早年诗歌深受达里奥的影响。


AIDEZ
1FR
L'
ESPAGNE



一　你用弯弯的脖子在作什么符号，啊，天鹅

你用弯弯的脖子在作什么符号，啊，天鹅，
当你像痛苦的梦想家四处游荡？
你洁白而又美丽，为什么不声不响，
对湖水肆意践踏，对鲜花冷若冰霜？
我向你致敬，像奥维德·纳松[1]
用他的拉丁文诗句那样。
同样的夜莺发着同样的颤音，
在不同的地方却是相同的歌唱。

你们对我的语言不应感到陌生，
有时你们或许见过加尔西拉索[2]……
我是美洲的儿子，西班牙的孙子……

---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对欧洲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②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6）：西班牙黄金世纪的重要诗人。

克维多会在阿朗惠斯用诗句对你们诉说[1]。

天鹅，你们清新翅膀的羽扇
将最纯洁的爱抚献给苍白的前额，
你们洁白如画的形象
使阴暗的思想从我们痛苦的头脑里解脱。

北方的迷雾使我们充满了痛苦，
我们的玫瑰已死，我们的棕榈衰败，
我们的头脑几乎已没有憧憬，
我们是自己可怜灵魂的乞丐。

人们用残暴的鹰向我们宣战，
从前的火炮现在变成了赤手空拳，
然而古代镰刀的荣耀已不在闪光，
罗德里科、哈伊梅……都已不知去向[2]。

---

①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黄金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以他为代表的警句派诗歌对西班牙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朗惠斯在马德里附近，那里有费利佩二世始建的王宫和美丽的花园。

② 原诗中的四个名字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的名字，当然也是西班牙语中普通人的名字。



我们诗人除了寻找你们的湖泊还能作什么
既然缺乏伟大事业赋予的勇气?
没有桂花,玫瑰就非常甜蜜,
没有胜利,我们只得寻找恭维的话语。

西班牙美洲如同整个西班牙一样
将它倒霉的命运固定在东方;
我询问等待前途的斯芬克司,
用你神圣的脖颈那疑问的形象。

难道我们向残暴的蛮族屈膝?
难道我们如此多的人都要讲英语?
难道已经没有崇高的贵族和勇敢的骑士?
难道我们保持沉默为了将来痛哭流涕?

天鹅,我已在你们中间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因为你们在醒悟中表现忠诚,
同时我感到美洲幼马的逃遁
也听到衰老的狮子暮年的鼾声……

……一只黑天鹅说:"黑夜预示着天明。"
一只白天鹅说:"黎明本是永恒,本是永恒!"

啊，太阳与和谐的土地啊，
希望还保存在潘多拉的宝盒中！[1]

---

[1] 潘多拉：希腊神话中大地上的第一个女人。宙斯为了报复盗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命火神赫淮斯托斯用黏土做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取名潘多拉并把她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哥哥厄庇墨透斯，后者不听兄弟的劝告，收潘多拉为妻。潘多拉擅自打开宙斯让她带给厄庇墨透斯的盒子，结果里面装的各种灾祸一齐飞出，惟有希望留在盒底。



二　致拉菲尔·努涅斯之死[1]

我知道什么呢？[2]
思想家上了黑色的船；
天鹅们的眼睛
看见他沉没
在神秘之湖的雾中。

她们认出了诗人的斗篷，
鲜艳的百合
夹杂着桂冠和针芒
在他痛苦的前额上。

---

① 拉菲尔·努涅斯(1825—1894)：哥伦比亚政治家和文学家，曾先后三次任该国总统，对哥伦比亚国家的统一作出过巨大贡献。著有《社会批评文集》和哥伦比亚国歌。

② 这句话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和怀疑论研究者蒙田(1533—1592)的座右铭。

神学城的城墙
矗立在远方，
那里居住着永久的和平。
黑色的船儿来到渴望的海岸上

伟大的精神享受了崇高的优雅：
蒙田啊！努涅斯看见竖起的十字架
并发现斯芬克司冻结的尸体
在神圣的胜利者的脚下。



三　啊，天鹅！我将用自己的渴望

啊，天鹅！我将用自己的渴望
连接你曾经拥抱勒达的翅膀，
我成熟的梦想，它依然穿着丝绸的衣裳，
为了狄俄斯库里[1]，你将对它诉说天上的荣光。
正是秋季。长笛的安慰在滚动。
啊，天鹅！顷刻间在昏暗的杨树林中
我将用双唇吮吸羞怯对我的阻碍，
并咬住重重的疑虑和激情。

天鹅，一时间我将拥有你洁白的翅膀
而你甜蜜的胸中那颗玫瑰似的心脏
将和它不停的热血一起跳动在我的胸膛。

---

① 狄俄斯库里是希腊神话中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刻斯兄弟二人的总称。前者善骑，后者善战，所向披靡。后者实为宙斯与勒达所生。

爱将是幸福的，因为它将使伟大的潘
窥伺着的欢乐不停地激荡
当它的旋律在将宝石的源泉隐藏。



四　勒达，光荣首先归于你！

勒达，光荣首先归于你！
上帝用丝绸覆盖了你温柔的腹部。
甜蜜与黄金随着清风飘荡！
长笛和水晶，潘和泉
交替着奏响。
天在微笑，地在歌唱！

在苍天面前，崇高的举动，
神仙和动物结成了同盟。
阳光献给了云雀，
智慧献给了鸱枭，
献给夜莺的是歌声。
光荣都属于雄鹰，
献给鸽子的是全部的爱情。

然而你们是神圣的王子。
像航船一样漂泊不定，
像鸟儿一样美妙，
像船帆一样洁净。

在你们的喙中叼着信物
它就像纯洁的珊瑚。
你们用自己的胸脯，开拓着
狄俄斯库里从上面指出的小路。

你们行动的尊严
在无限中化为永久，
使梦想的声音，神话的光芒
变成准确的节奏。

啊，和谐洁白的宝盒，
你们是奥林匹克自豪的结晶！
象牙的珍宝用天上的思念
鼓舞着一个诗的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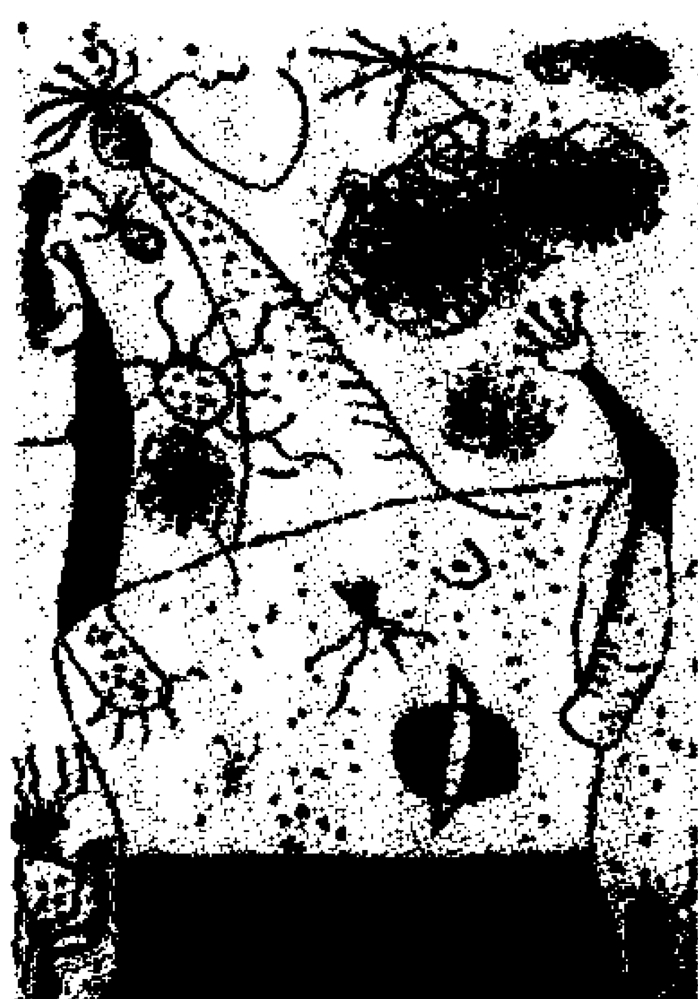
爱恋后的忧伤，
丛林中的泉旁，



那伸长了的耀眼的颈项
在勒达洁白的大腿中央！

其他的诗

致阿多尔夫·阿尔塔米拉诺博士





一 肖 像

1

堂吉尔，堂胡安，堂洛佩，堂卡洛斯，堂罗德里科，
这高傲的头颅和坚强的前额，可是你的？
还有那麦苗儿的胡须和碧玉的眼睛？
这是一位追逐死神的骑士先生。

他上百次做了如此伟大和响亮的事情，
使他族徽的田野布满了雄鹰，
在亚美利加和佛兰德三分之一粗犷的领土面前
只有无言的恐惧和盲目的吃惊。

心灵显示了精致的劳动，宝剑
具有的十字架将恐怖竖立在坟茔；

在金光耀眼的坚强的拳头下面
托雷多[1]铁砧结实的闪光可以作证。

他有着波尔吉亚的双唇，淌血的双唇
对美妙的诬陷，对进行祈祷
和辱骂均当之无愧：居心叵测的红唇
似花朵绽放在上百部《十日谈》的趣闻。

尽管如此，这位无限时间的骑士
曾是一个无名修道院的孤独的院长，
并在死亡中将他光辉生命的呐喊
献给了风；将他的所为献给了遗忘！

2

在热情的口形中，草莓
使紫红色肃穆；在白皙的修道院女院长
椭圆形面庞细腻的描画中
纯洁的前额是天使，黑色的眼睛是巫师。

---

[1] 托雷多：西班牙古城，卡斯蒂里亚王国曾在此建都，以生产刀剑闻名。



在象牙似的修女那张神秘面孔上
生发出一缕在内心闪烁的柔和的光芒，
她的面颊有一种天上的玫瑰在燃烧
地府在上面也做了致命的画描。

啊，修女玛利亚！修女玛利亚啊！修女玛利亚！
魔幻的目光和女王的风采，
是不是有一天在在罪孽的灵魂上
冒出了亵渎神明的石竹的火光？

那深邃的目光似乎说出了
蜜与毒的完美而又涂了圣油的事情。
（修女玛利亚被判处了火刑：
从她玫瑰色的胸中飞出了两只蜜蜂。）

二 春 潮

鲜艳的花朵
在水晶的花瓶里。昨夜
下了一场亲吻的雨。
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睁开眼睛
面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魂灵。
多少花朵洋溢着芬芳。
七种声音冲出
激情荡漾的排箫，
是山林之神将它们放在七根
芦笛上。

离经叛道的古老仪式
得到了更新。维纳斯之星
更加明亮，闪耀着
宝石的光芒。林中的草莓



流淌着血浆。
巢里是节日的欢庆。
春天的鲜花
装点着佛罗伦萨的梦想，
宛似死去的渴望
重新复活一样。
请看一棵栎树
开出鲜艳的玫瑰；
古罗马美好的半人半羊怪
和希腊与巴黎的酒神女祭司
结为搭档。一种
美妙的音乐。一种
崇高而又原始的激情，
充满着现代的发明。
一种极大的男性的骄傲
使“女性的气味”充满芬芳。
一座岩石的王位
百合花在那里开放。

神圣的季节！神圣的季节！
黎明更加甜蜜地微笑。
孔雀的尾巴在炫耀

自己的威望。太阳
在增加它亲密的影响；
竖琴的神经在自发地震荡。
啊，神圣的春光！
啊，对生命天赋的享受！
天鹅的脖颈！洁白的鸽子！
啊，美丽的棕榈
在我们的前额上！

蓝色的披肩！红色的玫瑰！
灵魂啊，一切都是为了你！
躯体啊，为了你，
思想啊，为了你，
你把灵与肉连接在一起。
为了你，我们一直在寻觅，
却又永远无缘相遇！



三　奉告祈祷的柔情

清晨神圣的奉告祈祷的柔情
融合着外省天真的钟声，
在清白的气氛里，凭借玫瑰园、
祈祷、纯真的憧憬和夜莺

那颤音的力量，这一切都在与不相信
上帝的粗鲁命运抗争……为了在暗淡
水晶后面，织出我们罪恶的无缝的布匹，
傍晚用金线缠绕了黄昏的球体，

一切都是肌体构成并洋溢着酒香……
这对一切都毫无兴趣的惨烈的痛苦
何况又不知我们的船驶向何方，

当可怜的小船在深沉的夜晚

惊涛骇浪中看不到曙光……
（啊，黎明时传来温柔的钟响！）



四　热带的傍晚

灰色而又凄凉的傍晚。
大海披着天鹅绒
丧服笼罩着
深邃的夜空。

从深渊里冒出
痛苦响亮的申诉。
当风儿在歌唱，
波浪在啼哭。

海雾的琴声
向逝去的太阳致敬。
白色的浪花高唱：
亚萨的诗章[①]！

---

① 亚萨的诗章（miserere）：《圣经》中《诗篇》的第五十一篇。

天空洋溢着和谐，
海风吹走了
大海悲伤
而又深沉的歌唱。

天边的号角
奏出稀罕的乐章，
宛似山的声音
在震荡。

犹如无形之物……
犹如可怕的狮子
迎风
发出的吼声。



五　夜　曲

我要在诗句中表明我的苦闷
述说我被废止的玫瑰与梦想的青春，
我的生命之花忧伤地凋谢
因为有太多的悲痛和很少的关心。

乘着时隐时现的船只驶向渺茫的东方，
祈祷的颗粒化作诅咒的花儿开放，
天鹅在一个个水塘中的惊慌，
夜晚虚假的蓝色属于那并非情愿的放荡。

远方的古钢琴在沉默与忘却中
不曾将崇高的奏鸣曲献给梦境，
孤独的船儿，弱小的树儿，阴暗的巢儿
用白银的甜蜜使夜晚充满柔情……

洋溢着碧草气息的芳香的希望，
春天清晨的夜莺的啼唱，
被厄运折断的百合花，
幸福的仔细搜寻，灾祸的紧追不放……

装着神的毒液的不吉利的瓶儿
会使生命变成对内心的折磨；
我们对人类耻辱的可怕的领悟
和感到自己是匆匆过客的恐怖，

在无休止的恐怖中，惧怕摸索而行，
向着不可避免的陌生的处境，
还有这哭泣着睡眠中剧烈的噩梦
只有“她”才会将我们唤醒！



六　春天的秋歌

青春啊，神圣的宝贝，
你已经一去不回！
有时我想哭，哭不出……
有时不想却流泪……

我心灵天真的历史
已经不再单纯。
在这痛苦和煎熬的世上
她曾是温柔的姑娘。

眼神似纯洁的曙光；
微笑似花儿开放。
她那乌黑的秀发
宛如夜晚和忧伤。

我像孩子一样腼腆，
她，却理所当然，
就像希罗底和莎乐美[1]
对于我纯真的爱恋……

青春啊，神圣的宝贝，
你已经一去不回！
有时我想哭，哭不出……
有时不想却流泪……

另一位更加多情，
善解人意，讨人欢喜，
更富有表现的能力
可我从不想与她相遇。

因为一种狂热的冲动
联结着她那绵绵柔情。
纯洁的无袖纱裙
掩盖着一位放纵的女性。

---

① 希罗底和莎乐美：《圣经》中的人物，她们是母女俩。



她将我的憧憬抱在怀中
如同哄一个婴儿入梦……
将他杀死，幼小而悲哀，
既没有信仰，也没有光明……

青春啊，神圣的宝贝，
你已经一去不回！
有时我想哭，哭不出……
有时不想却流泪……

另一位认为我的口
应容纳她的激情，
更疯狂地用牙齿
啃咬我的心灵；

她将意志的准星
置于放纵的爱情，
只要拥抱和亲吻
浓缩人间的永恒；

对我们轻盈的肌体
总想到伊甸园，

却不想肌体和春天
同样也会耗完……

青春啊，神圣的宝贝，
你已经一去不回！
有时我想哭，哭不出……
有时不想却流泪……

至于其他的女性！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情，
倘若不是我诗韵的借口，
那便是我心中的精灵。

伤心地等候的公主
我徒劳地寻觅。
生活痛苦、沉重、艰巨。
歌唱的公主渺无踪迹！

尽管时间顽固地绵延，
我对爱的渴望却没有终点；
带着满头灰白的头发
我依然会走进玫瑰的花园……



青春啊，神圣的宝贝，
你已经一去不回！
有时我想哭，哭不出……
有时不想却流泪……

但是属于我啊，那金色的朝晖！

七　三叶草

1　贡戈拉致维拉斯克斯[①]

当你荣耀的闪光，在永恒中
预示着不落的太阳，
画坛无与伦比的宝石，
光辉的凤凰，燃烧的凤凰。

你的名字，宛似灿烂的珍珠
镶嵌在西班牙黑暗的袍服上；
疲惫的牙齿咬破了忌妒，
而忘却抱怨着它的悲伤。

---

① 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诗人；维拉斯克斯(1599—1660)是西班牙画家。



我在可疑的祭坛上，你在神圣的烈火中，
透过我朦胧的白昼，我注视着你，
迭戈先生，你在用光的和谐

调弄你友谊的温情，
用你画笔的游戏，调弄灵魂之光，
使我表情的魂灵层出不穷。

2 维拉斯克斯致贡戈拉

金的灵魂，金的精致的声音，
为何叹息，当你向我靠近？
里拉琴崇高的合唱已经开始
预告你的尊贵的歌吟；

伴随着崇高合唱的神秘旋律
肯陶洛斯[1]缓和了他们粗暴的怒气；
你激起他们新的热情，使阿杰丽嘉[2]

---

① 肯陶洛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又称马人。
② 阿杰丽嘉是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中的女主人公。罗兰为了追寻她，历尽艰难险阻，后来获悉她与回教勇士梅德罗结婚，因痛苦绝望而发疯。

和梅德罗重新成了爱侣。

对忒奥克里托斯和普桑[1]
荣誉赋予他们高尚的桂冠；
塞万提斯塑造了吉诃德

而我则用光线在画布上哀叹，
对于堂路易斯·德·贡戈拉
波吕斐摩斯[2]带来了新的光环。

3

当神圣的珀伽索斯将星空当做牧场，
而你的半鹰半马难入梦乡，幸运之神啊，
维拉斯克斯，在天上的花园里，月亮
使贡戈拉天鹅的雏菊叶子落光。

维拉斯克斯，你的城堡耸立于
艺术之路，宛似雄鹰摇篮的塔楼一样，

---

① 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一公元前250）：古希腊诗人，他的作品对维吉尔以及后来的田园诗有较大的影响。
② 波吕斐摩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而贡戈拉，你的城堡就像一个用黄金
雕成的夜莺的鸟笼高挂在蓝天上。

光荣的半岛庇护着这样的殖民的领土。
这里是科林斯[1]的青铜，那里是爱奥尼亚的大理石！
献给维拉斯克斯的是玫瑰，献给贡戈拉的是石竹。

圣栎树上落满了夜莺和雄鹰，
当阿杰丽嘉微笑着走到梅尼娜斯[2]面前，
九位缪斯从一个桂树林中出现。

---

① 科林斯：古希腊的一种建筑风格，爱奥尼亚是古希腊和古拉丁的一种诗歌形式。

② 梅尼娜斯：维拉斯克斯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现陈列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该词是宫中（王后或公主的）侍女的意思。

八 “爱”[1]

维森特·德·保罗,我们的基督王,
用甜蜜的语言,对他这样讲:
“我的儿子啊,你的双唇
应当之无愧地印在
那盲人刺在我肋部的伤口上。
你崇高的爱应得到崇高的报偿:
升提并享受
你所获得的崇高的奖赏。”

维森特的灵魂降临
生着翅膀的天使们在合唱
他们守护着痛苦的死者:
他们比天上的星星更亮。
“继续吧”,基督

---

① 原文“Charitas”系从拉丁文转化而来。



对圣徒可爱的魂魄这样讲。

于是他看到威严的大天使
置身的地方，宝石般晶莹
雪白的黄道带，光明
坚不可摧的军团和贞洁的信鸽
或出类拔萃的雄鹰。

然后王子们的合唱
那辉煌的尊严，
神圣的秩序在人的精神里
主宰并实现；
那些高高的能天使的合唱
对地狱的激流筑起了堤防；
神秘的力天使的合唱，
烈士们和处女们
完美的痕迹；
引导我们的灵魂
向善的主天使
颇有威信的合唱，
杰出的座天使的崇高的合唱，
难以形容的光辉的女神柱，

多少世纪以来，
支撑着上帝的御座；
而智天使的合唱
在与太阳的火炬争强。
不朽精华
那生动的火焰，终于竖立
在神学之火的光辉上。

圣徒的基督祝福
而法兰西的炽天使
加入了火红的炽天使的合唱。



九　不过……

啊，心灵的地震！
一天我觉得自己的头颅中
宛似水晶的巴别塔
突然倒下。

我注视帕斯卡尔的深渊，
看见他能见到的东西
当波德莱尔感到
"无知的羽翼。"

不过，必须坚强：
任何危机都会过去
一定会战胜陋习
疯狂和死亡。

十　细腻的诗行过去或者

细腻的诗行过去或者
落在女人或者落在玫瑰上，
可能是亲吻或者蝴蝶。

细腻的诗行在鲜艳花朵上；
爱的胜利在四月里：
爱、诗句和花朵，漂亮的姑娘。

爱情与痛苦。愉悦与愤怒。
希罗底[1]在鲜红的嘴唇上欢笑，
眼中有两个屠夫。

啊，会相爱就是会受苦，

---

[1] 希罗底：《圣经》中的人物，她先嫁给叔父希律·腓力，后又嫁给他的兄弟希律。



相爱与受苦，受苦与感觉，
亲吻会伤害我们的刀斧！

痛苦的玫瑰，女性的优雅；
神圣的花冠，天真与光芒，
残酷的刺与致命的芬芳……

主啊，让我们摆脱四月和鲜花，
摆脱蓝色的天空和夜莺；
主啊，让我们摆脱痛苦与爱情。

十一　哲　学

蟾蜍啊，既然如此，请感谢上帝。
蜘蛛啊，不要记仇，请问候太阳。
毛茸茸的螃蟹长着玫瑰的芒刺
而软体动物有着女性的联想。

要知道你们为何物，你们的形体是谜；
将责任推给万物的规律
规律再把它交给万能的主……
（蟋蟀在月光下奏乐，而熊在跳舞。）



十二　勒　达

阴影中的天鹅宛似白雪；
晨曦中他的喙像琥珀一样；
转瞬即逝的柔和的朝霞
使他洁白的翅膀闪着玫瑰色的光芒。

当黎明失去了霞光，
然后，在蓝色湖水的涟漪上，
天鹅展开翅膀，弯曲着颈项，
身披着白银，沐浴着太阳。

被爱情伤害的高傲的鸟儿
当他这样使丝绸的翅膀变得蓬松，
在悦耳的水声中强占了勒达，
寻找她的双唇与花丛。

赤裸的被征服的美女在叹息，
当她的怨声水草茂密
碧绿的水底传到空中飘溢
朵朵火花闪烁在潘的朦胧的眼里。



十三　神圣的普塞克[1]

1

神圣的普塞克啊，温柔无形的蝴蝶，
你从深渊而来，在我紧张的本质
和多情的身躯，化作一切
构成污泥雕像神圣火花的东西。

你从我的眼睛探身向大地的光芒
你作为女俘生活在我这奇异的主人身上：
我在战争中的情感将你缩小为奴隶

[1] 普塞克（又译作普绪喀）：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的形象出现。她与爱神厄洛斯相恋，但后者不许她看自己的面容。一夜，她趁厄洛斯熟睡时偷看，不慎将一滴烛泪滴到厄洛斯脸上，厄洛斯惊醒后逃走。后历尽周折，终于重逢，结为夫妇。

你几乎无法在我梦中的花园徜徉。

你有时在不可能存在的墙壁间动摇，
懂得古代科学的好色的智者，
在一切庸俗意识的后面
又将最可怕、最黑暗的转折开拓。

你遇到阴影和忧伤。遇到阴影和忧伤
在酿出魔鬼之酒的葡萄藤下。
你栖息在胸怀里，栖息在腹腔中
它们使胡安发疯，而使巴勃罗清醒。

使胡安纯真，使巴勃罗威武、勇猛：
使胡安从不懂得高尚的来往；
使激烈的巴勃罗在风中找到了基督，
而在胡安面前，乌戈一片惊慌。

2

在大教堂和不信神的废墟中央
普塞克，我的灵魂啊，你在飞翔！
——就像天上的埃德加多



所说的那样，
在钟声和晚香玉的芬芳中
进入天堂——。

在大教堂
和不信神的废墟中央
你分配你两只水晶般的翅膀，
你的两只神圣的翅膀。

从夜莺用古希腊语
歌唱的花朵，从玫瑰花，
美丽的蝴蝶啊，你飞到
我主耶稣的钉子上。

十四　只有十三行的十四行诗

对于青春的天真
别无他物，只有幽香，
她四月的本质，
那最美妙的本质！

为了同情我的良知，
那响亮的象牙制品
只剩下了我生命中的一个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斯切雷萨达睡意朦胧……
维西尔心事重重……
迪纳萨达忘却了日子……
而蓝色的鸟儿重返归程……
　　但是……



不过……

当……

总……

十五　啊，一切为了有限之物而斗争的不幸！

啊，一切为了有限之物而斗争的不幸！
宛似蝴蝶的翅膀，
我们的手臂，将思想写在纸上。
我们的童年如同玫瑰，
闪电就像我们的目光，
而胸中跳荡的心脏，
它的节奏宛似大海的波浪，
或者像雪团的飘落，
或者像
夜莺的歌唱，
像它的花儿姊妹一样
长久地洋溢着芬芳。
啊，一切为了有限之物而斗争的不幸！
那灵魂要求自己朴实并面对面
清晰地注视着纯洁高雅的阳光，



宛似瓢虫，宛似玫瑰的蓓蕾，
向着无垠的天边飞翔。
那忘记了敬佩的灵魂
在酸楚的硫磺味的忧伤中
经受着恶意与顽固的忌妒的折磨，
潜藏在鼹鼠的巢中。已是独臂，四肢失灵。
啊，一切为了有限之物而斗争的不幸！

十六　农夫弗卡斯[①]

弗卡斯啊，农夫，我的孩子，
你活了多么短暂的岁月，
由于你的头脑所揭示的不幸的思想
你等待着流泪的眼中有多少悲伤……

不要来这个使你受苦的地方，
不要来这个煎熬与恐怖的可怕的世界上；
既然生命将会把你毒害
索性伴着天使安睡，伴着圣贤梦想……

继续梦想吧，孩子，当你在成长，
原谅我给你生命的指明的弱点，
给你蓝色和鲜艳的玫瑰才是我的愿望；

---

① 这首诗是达里奥写给自己生病的儿子的。



你是我痛苦灵魂的蛹，
我本该看到你置身于当之无愧的成功，
使我已经无用的精神之光获得新生。

十七　女性的天一样的肌体

肌体，女性的天一样的肌体！阿西丽雅，
——雨果说——你胜过仙肴啊，简直是奇迹！
生活就是忍受，
如此痛苦而又短暂，
只是为了
在神圣的面包上
摩擦、啃咬或亲吻，对那神圣的面包
我们的血浆就像葡萄酒一样。
生活中有玫瑰，
生活中有歌唱，
生活中有和谐的科学，
人们在生活中呼吸
万物充满活力的芬芳。



夏娃和西蒲莉斯[1]
集中了世界心脏的神秘。
当金黄的珀伽索斯
在清晨的胜利中跃起，
以魔幻的旋律
向着生命与希望奔去，
如果它竖起鬃毛，打着响鼻
将响亮的蹄掌踏在山脊
并向着大海嘶鸣，
一阵金黄的巨大的抖动
在天空震荡不已，
因为它看见了阿纳蒂奥梅娜[2]的裸体。
荣誉，啊，黑暗惧怕的强人！
让最洁白的雌鸠使你成为祭品，
因为思想为了你而化作神圣的种子，
草木为了你而结出花粉！

---

[1] 西蒲莉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的绰号，她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以及一切动植物的繁殖和生长。她是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的，以美丽著称，嫁与火神赫淮斯托斯，但与战神阿瑞斯有私，后又爱恋美少年阿多尼斯。

[2] 阿纳蒂奥梅娜：维纳斯的绰号。

荣誉，啊，高尚者，你为了她而存在
她在永恒的子宫中总是拥有未来！
你的口散发着科学果实的味道
当你将秀发卷起已将地狱之火灭掉！
胆怯的利益军团的呐喊
毫无用处，如果蔑视你
美国佬的进步便没有意义。
如果进步是火，它会为你而燃烧。
人的斗争都是为了追求你的亲吻、
为了你而斗争或为了你而作梦！

因为你身上有伤心者的春光、
有坚强者劳动的欢畅、
有甜蜜的温馨、有花瓶、佳酿。
因为生的快乐，在一切
可能的永恒面前直至死亡……
总存在于你的身上！



十八　致塞万提斯的十四行诗

致里卡多·卡尔沃

我在自己的孤独中度过
沉重忧伤的时光。但塞万提斯
是我的知己。使我严酷的时间
变得温馨，使我的头脑得到休息。

他是造化与生命，
将一顶黄金与宝石的头盔
赠予我游荡的梦境。
对于我：他是叹息、祈祷和笑声。

信仰基督的可爱的骑士
像清澈的小溪一样讲话。
我多么喜欢并敬重他，

看到命运怎样
使不朽的悲哀化作神圣，
使全世界变得高兴！



十九 情 歌

致维拉戈兰小姐

“愤怒”的那一天！
万物将化为灰烬
当那眸子点燃！

大地变得疯狂，
天在为它祈祷，
当这张嘴在微笑。

早开的百合
和繁茂的树木在颤抖
当它们与这双手接触。

树林和潜伏的
半人半羊怪融为一体

当这个胸膛在呼吸。

在小路上，
当它们感到这双脚，
便像过节一样，

而太阳，骄傲玫瑰的苏丹，
告诉他美丽的花儿
当她们沐浴着春天：
玫瑰啊，玫瑰，将玫瑰给我，
为了阿黛拉·维拉戈兰！



二十　在海上

和谐的海洋，
奇妙的海洋：
你的色彩和嘹亮的音乐，
你带有咸味的芬芳，
使我产生童年神圣的感情，
温柔的时刻
在已经停止的舞蹈的步履中
给我带来仙女的礼物或梦境。

和谐的海洋，
奇妙的海洋，
在宝石的涵洞中化作有节奏的飞腾
这飞腾揭示一种隐蔽的冲动，
我天上渺茫城市的明镜
洁白与蔚蓝的纷争

一种无法遏制的歌声
从那里喷涌：
祖先的海洋，神圣的海洋：
我的灵魂感到了你无形灵魂的影响。

哥伦布们的船帆，
巴斯克人的船帆，
经受飓风仇恨的拍打
在充满敌意的礁石前；
或者是古代黄金的战船，
船上紫色的帆
应和天牛的呼唤，
将欧罗巴驮在背上
激起浪花飞溅。
水面上宛似听到
纷纷嚷嚷，
半人半鱼的海怪群
壮观而又嘹亮！
手臂伸出波浪，歌声在荡漾，
宝石闪烁着光芒，
这时金星和太阳使成千上万的玫瑰
在无垠的波涛上开放。



二十一　克雷奥蓬波和赫里奥德莫

致巴尔加斯·维拉

克雷奥蓬波和赫里奥德莫,他们的哲学
完全相同,喜欢在绿色的香蕉园里
对话。克雷奥蓬波咬着
伊壁鸠鲁的苹果,而赫里奥德莫将自己

对永恒和谐的信任赋予了空气。
谁也不要不人道地想起命运之神:
如果失落一颗滴漏的响亮的珍珠,
那只将它奉送的手不会再将它奉还给您。

一头奶牛出现在黄昏。这是蟋蟀
用琴声取悦花神的时辰,
一颗高贵的钻石在蓝色中开放;

而在那平和的畜生硕大的瞳孔中，
克雷奥蓬波和赫里奥德莫·人们看到
似乎世界音乐那无形的节奏在滚动。



二十二　啊，倘若有一天……

啊，倘若有一天，将目光投向内心的斯芬克司
并发出询问，会是多么悲哀！一切都已完结。
悲哀啊，对快乐和痛苦寻根究底的人！
上帝只有两个，他们是：无知与忘却。

树木想要并正在告诉风的事情，
动物在本能中表现出的举动，
我们使之化作语言和思想的结晶。
这无非是表现形式的不同。

二十三　在“寓言”的国度

在“寓言”的国度
莎乐美[1]总是舞姿翩翩，
在叔父希律面前，
永远啊，永远；
施洗约翰的头颅，
雄狮看见也会打颤，
斧头将它砍下。血涌如泉。
性的玫瑰
绽开时
会使世上的一切激动不已，
用它肌体的气息

---

① 莎乐美：《圣经·新约》中希罗底的女儿，她嫁给叔父希律，受到施洗约翰的责备。莎乐美善舞，希律喜欢看她跳舞，并愿意答应她的任何要求。莎乐美问过母亲后，提出要施洗约翰的头颅，希律便命人将施洗约翰斩首，将首级赐给了她。



用它心灵的谜。

二十四　征　兆

致 E·迪亚斯·罗梅罗

今天有一只雄鹰
掠过我的头顶；
翅膀上
带着暴雨狂风，
双爪带着
骇人的电闪雷鸣。
啊，雄鹰！
给我矫健的身体
让我在人类的淤泥里
用翅膀和力量
抵御邪恶
风暴的冲击
还有头上的暴怒
和脚下险恶的遭遇。



一只猫头鹰
飞过我的前额。
我想到密涅瓦[1]
和庄严的夜晚。
啊，猫头鹰！
请给我你那永久的沉默，
你在夜间的深邃的眼睛
和你面对死亡的平静。
请给我你那夜晚的王国
和你苍天的智慧，
你那宛若伊阿诺斯[2]的面庞。
虽是一个头，却同时注视着东方和西方。

一只鸽子飞过
翅膀几乎碰到了我的嘴唇。
啊，鸽子！
请给我你那诱人的魅力
会发出咕咕的叫声，
还有你在向日葵园地里的放纵，

[1]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2] 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

在那神圣的行动中
你神奇的热望沐浴着光明。
（请告诉我造化的公平，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成为邪恶，
而山羊却是贞洁的象征。）

飞过一只猎隼。啊，猎隼！
请给我你那长长的双爪
和你那切割暴风的敏捷的翅膀，
你敏捷的双脚，
你的双爪
深深地抓进猎物的肌体上。
由于我的驯养，
你将作梦幻般的远行，
给我带回驰名
而又罕见的猎物，
生动的思想，
淌血的魂灵。

这时飞来一只夜莺。
啊，神圣的先生！



什么也不要给我。你的毒素我已享用，
你的落日，
你夜晚的明月和琴声，
你抒发的爱情。
（然而，我悄悄地，
成了你的知己，
因为你不止一次
用我痛苦的酒杯，
用月亮的精髓，献给我
上帝降下的露滴……）

飞来一只蝙蝠。
飞来一只苍蝇。一只黄蜂。
一只黄昏中的蜜蜂。
什么也不再飞过。
死神已经降落。

二十五 忧 伤

致多名戈·博利瓦尔[1]

兄弟，你有光明，请同样指给我光明。
我像想盲人一样：迷失了方向，摸索而行。
我在狂风暴雨中行走，
因幻想而盲目，为和谐而发疯。

我的病就是这样。充满梦想。诗歌像
布满芒刺的铁衣穿在我的灵魂上。
一根根鲜血淋漓的芒刺
是血滴从我的忧伤往下流淌。

我盲目而又疯狂地走在痛苦的世界上：
有时觉得道路很短，很短，

---

[1] 多名戈·博利瓦尔是委内瑞拉画家，是诗人在巴黎结识的朋友。



有时又觉得它很长，很长……

就在这鼓舞和挣扎的摇摆之中，
我承受着几乎无法承受的苦痛。
难道你听不到我的忧伤点点落地的响声？

二十六　哈利露亚！[1]

致马努埃尔·马查多[2]

粉红色和白色的玫瑰，
绿色的枝条，清新珊瑚的花朵，
清新的花束，欢乐！

温柔树木上的巢，
温柔巢中的卵，
快乐，甘甜！

金发姑娘的吻，
褐发姑娘的吻，
黑发姑娘的吻，开心！

---

① 哈利露亚：基督教和犹太教中赞美上帝的用语，同时也是"歪诗"或"打油诗"的意思。

② 马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西班牙诗人，他是另一位著名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哥哥。



那十五岁小姑娘的
腹部，和她匀称的
胳膊，快乐！

原始森林的气息，
处女们的气息，
曙光女神柔和的韵律，
快乐，快乐，快乐无比！

二十七　秋之歌

我知道有人会说：此时此刻
为何不用昔日和谐的狂热歌唱？
这些人看不到时间深刻的作品，
一分钟的劳动，一年的奇思妙想。

我，可怜的树，当我开始生长，曾经产生
一种朦胧而又甜蜜的旋律，柔风的爱情。
青春微笑的年华已经逝去：
请让飓风撼动我的心灵！



二十八 致戈雅[1]

可怕的聪明罕见，
奇妙的想像非凡，
为了你，我将自己的香炉点燃。

为了你，诗人应热爱一切，
你的调色板
任性，粗犷，不安；

为了你漆黑的想像，
你白色的辐射，
你的朱砂和黑色；

为了你但丁的色彩，

---

[1]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诗中提到的形象多是其绘画作品的题材。

为了你斑斓的小市民的形象，
为了你艺术的荣光。

因为刺杀公牛的斗士，
金色卷发的姑娘
进入了你伟大的画廊，

还有勇猛的斗牛士，
骑士、婴儿，
傻瓜和亲王。

你疯狂的手在描绘
巫婆的身影
她在黑暗中折腾，

从长着山羊蹄子的魔鬼那里
学会了一种符咒三角的字形
作着令人恐怖的表情。

超凡而又糊涂的缪斯，
你的缪斯就有这样的面容：



天使，美杜莎[1]，幽灵。

你的画笔出神入化，令人惊叹：
阴暗中化作交响乐章，
清晰中宛似电光；

和蔼可亲的姑娘，
贫苦人，国王，
或可怜的基督的肖像。

在你的若明若暗中
要么闪烁着可怕的梦想
那黄色和死去的光芒，

要么是你的画笔
点燃蜜的樱唇
或石竹的血痕。

你的女性的天使
在神圣的脸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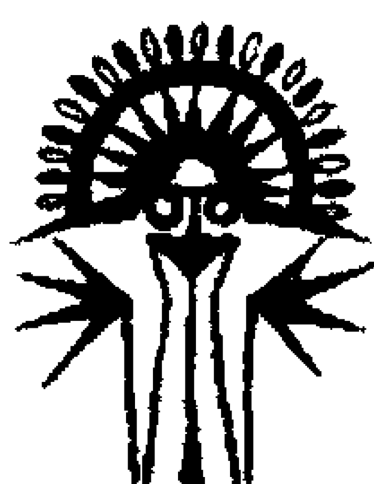
[1]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便化作石头。

有着凶手的目光。

你那捉摸不定的情趣
将白昼的光明
与寒冷的黑夜揉在一起。

对你彩霞般的绘画
应这样看并满怀敬意
它们举世无双又颇为神秘。

魔鬼与圣安东尼奥
可以提供证据：
前者为你的巫术，
后者为你的技艺。



二十九　海　螺

致A·马查多

在海滩上我遇到一个金色实心
并镶嵌着最精美的珍珠的海螺；
当欧罗巴使波涛在天牛的背上翻滚
便用神圣的双手将它触摸。

我将响亮的海螺放到自己的唇旁
并激起海军号角的回响；
我将它放到耳边，蓝色的矿
便低声告诉我它那秘密的宝藏。

苦涩的风就这样将盐吹到我脸上
阿耳戈号船[1]在涨满的帆上感到过那风

---

[1] 希腊神话中的伊阿宋为了从叔父手中夺回王位，必须到喀尔科斯取回金羊毛。为此，他造了阿耳戈号大船。

当繁星热爱伊阿宋的梦想；

而我听到了涛声和暗语，
神秘的风声和深深的波浪……
（海螺有着心的形状。）



三十　我爱，你爱……

爱，爱，爱，永远地爱，用
整个生命，用大地和天空，
用太阳的明亮和污泥的迷茫：
爱，以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渴望。

当我们生命的山峰
漫长，坚硬，高耸，布满陷阱，
爱那燃烧着的无限的痴情
燃烧在我们胸膛的日、融合中！

三十一　致布拉多敏侯爵[1]的秋天的十四行诗

侯爵（像你的神圣一样），我向你致敬。
正是秋季，我来自痛苦的凡尔赛宫。
非常寒冷，平民们在游荡。
魏尔兰的水滴默不作声。

在一块裸露的大理石面前我陷入思考，
当看到一只鸽子突然飞过，
由于大脑无意识的活动
我想起你。在此我回避一切说明。

秋天的凡尔赛；一只雌鸽；一块
美丽的大理石；稠密的城市的百姓；
此前对你细腻文章的阅读；

---

[1] 布拉多敏侯爵：西班牙小说家巴列—因克兰《四季奏鸣曲》中的主人公。这是一个堂璜式的人物，貌丑、多情，是作者的影子。



此时如何看待你的成功……
为此我将其他的细节放弃
以解释为何将这束秋天的玫瑰送给你。

三十二 夜 曲

致马里亚诺·德·卡维亚[1]

为夜的心灵听诊的人们，
由于残酷的失眠听见有人关门，
听见远方一辆汽车的轰鸣，
一个隐约的回响，一个轻微的声音……

在这神秘寂静的瞬间，
当被遗忘者钻出关闭他们的监狱，
在死者的时刻，在安息的时刻，
你们会领悟这些浸满痛苦的诗句……

我将遥远记忆和悲惨不幸的痛苦，
将沉醉于鲜花中的灵魂忧伤的思绪，

---

[1] 马里亚诺·德·卡维亚(1855—1919)：西班牙记者。



将心灵的愁苦，将节日的悲凄，
像注入酒杯一样注入在这些诗句里。

未能实现憧憬的难过，
失去本该属于我的王国，
对能不在一个瞬间出生的思索，
从我一出世生活就与梦相差不多！

这一切都在深刻的寂静中
到来，黑夜笼罩着大地的幻想，
我感到宛似世界心灵的回声
钻入并撼动着我自己的心房。

三十三　许愿箱

致兰伯蒂

雕花的匣子是昂贵的战利品：
腊菊不朽可爱的清爽
在珍藏苍天甘露的杯子上
雕刻出许愿箱纹络的花样。

一闪而过的云雀惊慌地飞翔
当它要在橄榄的枝头歌唱，
森林中一尊狄安娜的雕像
和谐的缪斯用面纱将她掩藏。

倘若我是雕刻家，便会这样，
在卡腊拉[1]奉献的大理石上

[1] 卡腊拉：意大利的一座海滨城市，那里有大理石的采石场和古希腊一罗马大教堂。



用爱雕刻成一张竖琴，一个十字架；

当曙光升起，那便是我的梦想：
在一位哭泣的姑娘的脸上
看到一滴泪水充满爱和光芒。

三十四　晨　曲

明亮的晨光
上千把金号在吹响
叫神圣的狄安娜
拯救天上响亮的太阳！

我们向那船儿致意，
满怀着前途未卜的忧伤，
它有着象牙的船桨
船上满载着芳香。

我们热爱光荣的生命，
无论追求欢乐还是充满幻想，
头上总是戴满鲜花
火炬总是闪烁着光芒！



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要从它的花束中
榨取美好的香槟
和生活的欢畅。

我们缠绕爱神的丝线，
因为幸福是美好的事情，
然后我便睡得安稳
直到永远啊。阿门。

三十五 鹞 鹰

面对奥维德[1]的鹞鹰我总是特别注意，
它作为禽类几乎不想解开
人类毒辣而又温存的谜
当它已经赢得了职业造成的恐惧。

[1] 奥维德：罗马诗人。



三十六 死 亡[1]

但丁说:他的诗句
在生命的途中……
变成:在死亡的途中。

不必憎恶"虚无"
那无人了解的皇后和女王。
我们的布匹为她而织,
她在梦想的酒杯中倒入
相反的忘忧酒:她不会遗忘!

---

[1] 原文(THANATOS)是希腊文。

三十七　献　礼

将四月的气息
俘获的旗帜
为你
象牙的塔楼加冕。

如同可爱的公主，
宠爱你的是一位
肤色
宛若玫瑰的神仙。

你践踏的玫瑰
会忌妒你的樱唇；
百合
会忌妒你的纯洁娇艳。



阿塔兰忒[1]的奔走
带去你如花的幸福；
夜莺
歌唱你的芳名。

当你陷入沉思
会感到短暂的忧伤，
脸上
会泛起天的光芒。

龙萨[2]，加里亚的竖琴，
会将循环短诗献给你；
意大利
会献给你画笔，

为了使你拥有
王冠，将苍天的

---

① 阿塔兰忒：希腊神话中伊阿索斯的女儿，善疾走，向她求婚的人必须和她竞走，失败者当即被杀，胜者方可与她结婚。希波墨涅斯按照爱神阿佛洛狄特的劝告，在比赛途中丢下女神给他的三个金苹果，阿塔兰忒因拾金苹果而在比赛中告负，便与希波墨涅斯结为夫妇。

② 龙萨（1521－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和多产的诗人。

圣母像
画在不朽的麻布上。

请给桂枝以亲情，
今天，当我期盼
用这束押韵的小诗
将你的紧身背心装点。



三十八　春天的心愿

致巴尔加斯·维拉

爱神啊，我不得不庆祝你的胜利
并自愿地欢呼到来的季节的亲吻
当蓝色湖泊中洁白的天鹅
航行在魔幻的公园我胜利的证人。

爱神啊，你的金镰将我的小麦收割；
希腊长笛柔和的曲调为了你而奉承于我，
维纳斯由于你而将她的苹果为我捧出
并献上无花果蜜汁的珍珠。

我给坚挺的立柱戴上王冠
鲜艳的玫瑰花的紫色在那里激荡；
而溪水在阴暗的树林里歌唱，

在少女的身旁在初始的神秘中，
与你温柔的举动交替作用，
我将使神圣的伊壁鸠鲁的金瓶变得纯净。



三十九　为我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祈祷

致纳瓦罗·莱德斯玛

受难者的主宰，绅士们的君王，
头戴梦幻的金盔，
穿的是憧憬吃的是力量：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
紧握长枪征服世上的心灵，
手持盾牌战胜所有的想像。

出类拔萃的游仙
用步履的威武庄严
使天下的道路变得神圣，
向事实、向良心、
向法律、向科学、
向谎言，也向真理宣战……

骑士中的游侠，
好汉中的男爵，猛士中的郡王，
举世无双的名流，我祝你健康！
我祝你健康，因为我想
你的身心已经非常虚弱
无论人们将你蔑视还是为你鼓掌，
向你祝贺、为你加冕
还是举止荒唐！

你，昔日的胜利少得可怜，
对于你，古典的荣誉
几乎与法律和理智无缘，
如今你经受着夸奖、纪念、讲演，
忍耐着研讨、竞赛、卡片，
过去你有俄耳蒲斯[1]，现在你有合唱团！

梦幻中神圣的罗兰[2]
请听一个人的呼声，他爱你的木马[3]，

---

[1] 俄耳蒲斯：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
[2] 罗兰：法国中世纪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
[3] 原诗中的 Clavileno 即堂吉诃德和桑丘骑的一匹木马。



他的珀珈索斯[1]也对你嘶鸣；

请听这些祈祷的诗句
用日常事物和我在神秘中
看到的其他事物吟成。

祈祷吧，为我们这些贪生的人，
我们在用灵魂探索，丧失了信心，
不见天日，满怀着苦闷；
为了外来仁慈的居民，
因为有人嘲弄拉曼却[2]的生灵，
嘲弄西班牙慷慨的精神！

为我们祈祷吧，因为我们需要
神奇的玫瑰、高尚的桂花！
伟大的先生，为我们祈祷吧。
（人间的桂树林在颤抖，

---

[1] 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神马，升天后成为宙斯的坐骑。它的蹄子踏过的地方常常涌出泉水，诗人可以从中得到灵感。
[2] 拉曼却：堂吉诃德的家乡。

在你流浪的兄弟塞吉斯蒙多[1]之前
哈姆雷特会给你献上一朵鲜花。)

祈祷吧,慷慨、自豪、善良,
祈祷吧,贞洁、纯净、勇敢、像天使一样,
为我们祈祷,为我们请求,
因为我们几乎已经没有活力、倍蕾、光芒,
没有吉诃德、没有桑丘、没有上帝,
没有灵魂和上帝,也没有双足和翅膀。

先生,使我们摆脱
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悲伤,
尼采的超人,无声的歌唱,
医生开给我们的药方,
各种各样的瘟疫——
可怕的学院的诽谤!

先生,请使我们摆脱
粗俗的挑拨者,

---

[1] 塞吉斯蒙多:西班牙戏剧家卡尔德隆(1600—1681)的剧作《人生是梦》中的王子。



虚伪的卫道士，
文质彬彬的匕首，
狡猾、懦弱、下贱的生灵，
恶贯满盈的地痞
他嘲弄荣誉、生命、名声。

出类拔萃的游仙
用步履的威武庄严
使天下道路变得神圣，
向事实、向良心、
向法律、向科学、
向谎言，也向真理宣战……

为我们祈祷吧，受难者的君王，
头戴梦幻的金盔，
穿的是憧憬，吃的是力量：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
紧握长枪征服世上的心灵，
手持盾牌战胜所有的想像！

四十 在远方

我在童年的一天见到耕牛吐着哈气
沐浴着尼加拉瓜燃烧着黄金的太阳，
在洋溢着热带和谐的肥沃的庄园里；
树林里充满风声、斧声、鸟声
和野牛声，鸽子啊，我向你致敬，
因为你是我的生命。

讨厌的耕牛，当我的整个生命
都是白色和玫瑰色时，为了让人
给乳牛挤奶，你召唤甜蜜的黎明；
而你，咕咕求偶并喜欢登山的鸽子，
在我昔日的春天里
你是神圣的春光里万物的象征。



四十一　命中注定

致雷内·佩雷斯

树木是幸福的，因为它几乎没有知觉，
顽石全然没有知觉，它就更加幸福，
没有比清醒更大的悲哀，
没有比活着更深的痛苦。

存在，又浑然不觉，毫无目的，
对过去的后怕，对未来的恐惧……
明天的死亡，生活、阴影以及
既不了解也不怀疑的东西

这一切都会使人不寒而栗，
还有那用活生生的手臂诱人的肉体，
用随葬的花束等候的墓地，
我们不知从何处来

也不知向何处去……！

流浪之歌

1907





流浪之歌

歌者漫游四方
面带笑容或冥思苦想。

歌者漫游大地
在白色的和平或红色的战争里。

他骑坐在大象的背部
漫游光怪陆离的广袤的印度。

他身穿精细的丝绸，坐在轿子上
漫游在中国的心脏；

他在卢特西亚[1]乘汽车游览，

---

[1] 卢特西亚：巴黎的古称。

在威尼斯乘坐黑色的贡多拉船[1]；

他骑着美洲的骏马
漫游在潘帕斯[2]和那里的平原；

在河上他划着独木舟
要么就看见他坐在船头；

要么乘汽轮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
要么就乘坐在软卧包厢；

单峰驼是灵活的沙漠之舟
会把他送到码头。

坐在飞驰的雪橇上
他掠过大草原的素裹银装。

或者沐浴着北方黎明
所钟爱的水晶般的寂静。

---

[1] 贡多拉：威尼斯的一种河船，船体狭长，两端翘起。
[2] 潘帕斯：阿根廷和乌拉圭境内的大草原。



他在草地上徒步而行，
四周是牲畜或播种。

他乘火车进入自己的伦敦，
骑毛驴前往自己的耶路撒冷。

跟随着邮差和邮件，
歌者漫游在人寰。

歌声飞翔在空中：
和谐与永恒。

来自潘帕的问候

我从潘帕的深处向你们致敬！我从阿根廷
伟大的太阳底下向你们致敬
阿根廷的太阳
宛似用精致的黄金
雕刻成的光荣的族徽
驾着风的蓝色披肩
突出在神圣的苍穹上！

我从充满阳光和绿叶的原野向你们致敬
马驹和鸵鸟在那美妙的绿色中穿行，
还有那红色巨大的乳牛，
或灰色的羊群，在清新碧绿的三叶草
装扮成的神奇的波浪上
同时寻找并咀嚼着
叶片和阳光。



在寂寞的草原上
一切都是祈祷与歌唱：
请听
天和地如何在这无垠的赞歌中融为一体；
一切都在这呐喊中颤抖：
自由！

在一个好像
巨大的马背或斯芬克司头部的沙丘旁，
沐浴着水晶般的空气，
高乔人在经过，公牛在吼叫，
在金黄的小花中，
在主教的刺蓟上，
百灵鸟发出啾啾的颤音
歌唱悲伤或爱情；
这神秘的百灵，
这痛苦的田野的夜莺。

我在过去光荣
史诗的梦想中向你们致敬；
胜利者
难驯的骏马；旗帜，

步枪及其轰鸣，鲜血及其玫瑰的粉红；
久经战火的勇猛军队
久经战火的勇猛军队听到军号时的出征；
统帅，好汉，英雄；
勇敢者将这个名字挂在嘴上：
圣马丁！

从草原
令人肃然起敬的孤独，
伴随着潘帕风
数以百计粗大喇叭的奏鸣，
我向大海的城市致敬，
它们的海岸充满舰船，
它们的河流，上千个装满的箱子
在那里将财富翻腾。

阿根廷人！上帝保佑你们！
我的眼睛看到霞光
在浇灌傍晚的珍珠和玫瑰，
此时节
阿根廷共和国喜爱的宝石，
你们的太阳



宛似熔炉中的黄金，
通红纯净，
将潘帕草原照亮！

安东尼奥·马查多[1]

他一次又一次地走着
神秘而又默默无言。
目光是那样深邃
几乎无法看见。

他说话的语调
腼腆而又高傲。
他思想的光芒
几乎永远在燃烧。

他深刻而又闪光
像具有崇高信仰的人那样。
他同时在放牧
上千只狮子和羔羊。

---

(1)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西班牙诗人,达里奥的好友。



他会引导风暴
也会带来充满蜜的蜂房。

他用深刻的诗句
歌唱生命、爱情
和快乐的神奇：
这些诗句的秘密正是他自己。

一天他骑着罕见的神骏
向着不可能的世界飞奔。
为了安东尼奥，我请求诸神：
永远要拯救他。阿门。

序　曲

读桑托斯·乔卡诺的《美洲之魂》

在无尽的潘帕草原上有一群幼马。
是途中的潘[1]？不：是一个思考的人，
他来自蓝色，来自太阳，来自大海，
手中拿着竖琴。
他带来活生生在燃烧的强劲话语
他凝聚整个大陆的声音……
或许并不一致……（珀伽索斯跳跃！）
或许孕育风暴……（安第斯山如此高峻！……）
然而这般有力纯正的诗句中有着
一般别的诗中无从寻觅的血液；
当她在字里行间流淌，
宛如光在穿透，浪在波动……

---

[1] 潘（Pan）：希腊神话中的山林、畜牧之神。身体是人，腿和足是羊，头上有角。他爱好音乐，常带领山林女神舞蹈嬉戏。



珀伽索斯嘶鸣跳跃，得意洋洋
觅食在印加的草原上。
这个灵魂灼灼燃烧的强壮的诗人
懂得玫瑰的嘴唇诉说的一切，
懂得蜂巢的甜蜜，
懂得蜜蜂关于精灵的秘密的絮语……
但他的手臂是为了向着宣告
预言家曙光的地方将号角举起：
是为了把思想这可怕的号角的表达
向风的品质传递。
他了解亚马孙、钦波拉索斯[1]和安第斯。
他始终为伟大的事物挥洒诗句。
像堂吉诃德拥有理想的领地，以对美洲的爱
和对西班牙的激情维持自己的生机；
他有着英雄的特点和圣人姿态，
周围是和谐、歌声和旋律。
“乔卡诺，允许我作为你忠实的朋友
将一枝桂叶别在你的扣眼上吗？”
我如此说过，当堂桑托斯·乔卡诺
变成了西班牙人，这个印加人仅存的后裔。

1　钦波拉索斯是哥伦比亚著名的火山。

夜 曲

夜的沉寂，痛苦黑夜的沉寂……
灵魂为何这般战栗？
我听到血液嗡嗡的响声，
头颅中刮过一场轻柔的暴风骤雨
失眠！无法入睡，却在畅游梦乡
精神剖析自动运作，
哈姆雷特魂驰神往！
将我的忧伤
溶进黑暗美妙的水晶，
溶进夜的琼浆……
我想：几时才会天亮？
一扇门已经关上……
一个行人过往……
会不会是她！……夜里一点已经敲响……



致一位新娘

洁白的灵魂,胜过百合花;
洁白的前额,胜过
照耀着主的神坛盛开的山影拳:
你或许因美丽而在燃烧,
或许因爱的光线
将你刺伤而变得粉嫩鲜艳。

神圣血色的双唇,
悦耳的笑声在那里
将洁白的象牙和石竹融为一体:
你们会看到亲吻在挑衅,
当西蒲莉斯将自己
渴望吮蜜的蜂儿向那张口送去。

洁白的双手,宛似幸运的玫瑰,

和花园里清新的玫瑰一起
你们会采摘雏菊：
当你们将青春胜利的古琴
那响亮的琴键奏响
你们会唱起爱的歌曲。

美丽的笼罩在眼影中的眼睛：
当仙女们用蓝色王子的马车
将睡美人带往东方，
你们会看到一个渺茫
完美的伊斯坦布尔
那金碧辉煌的殿堂！

洁白的花朵！梦中游荡的蜻蜓
从你可爱的花萼上
抖动轻盈的翅膀。
春天披上五颜六色的锦缎，
一群云雀，洁白的花啊！
在将爱的清晨歌唱。

阿根廷颂

1910





阿根廷颂

阿根廷！阿根廷！
阿根廷！响亮的风
卷着伟大的金石声
强劲的右手握着号角
而强劲的肺叶发出吼声，
头上是蓝色的水晶，
刚刚还在颤动：人类啊
请听这神圣的呼声。

* * *

请听那林立的桅杆间的呐喊，
它们布满辽阔的浅滩，
在海上穿梭；下面
是生命颤抖的工厂热闹的狂欢；

是饱和的大城市的座座塔楼；
是活跃的灯火和金属的锦簇花团；
是行为和思想非凡的天地，
那思想燃烧在
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中间；
是建筑，操劳，梦幻，
是广袤的土地，
洁白的山峦，
望不到边的海面。

* * *

阿根廷，沐浴着黎明的区域！
啊，向自由与生命、
动力与创造的渴望
开放的土地！
啊，高贵的航船，
凯旋的船头，金色的船帆！
从茫茫的雾中，
高耸的棕榈摇摆不停，



神圣的克里斯托瓦尔[1]，
帆船之王向你致敬。

* * *

对苦闷的民族，
对悲伤的人类，
对下等人和流浪者
他们在乌云的笼罩下
寻找好的工作，
好的饮食，好的睡眠，
栖息的住房，
为了在那里看到孩子们的欢笑，
在那里进入梦乡，憧憬死亡，
对这样的人，
你像大都市一样吸收，
像麦穗一样挺立，
像石榴一样开放。

---

[1] 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名字。

* * *

移民啊！ 移民！
人群啊，人群，
你们害怕孤独的日子，
你们口渴而找不到水源，
腹饥而找不到面包，
你们热爱有收获的操劳。
移民啊，你们已经得救：
大地上有个叫阿根廷的地方！
这里是黄金国的所在，
这里是人间的天堂，
这里有等候你的运气，
这里有金羊毛，
这里是怀孕的乐土，
是阿特兰蒂达重现在海洋；
是金牛和象征性
幼犊的田野；
是忧伤者、呐喊者，
是痛苦的热爱全人类的诗人
和幻想家



在奥林匹克山或受难处
所看到的梦乡。

* * *

这里有统领诸神
伟大而又陌生的上帝。
茫茫寥廓是他的庙宇；
他的银库
在世界黑色的肌体。
这里是肥沃的萨哈拉，
这里是没有苦涩的海洋，
绵延的人群在这里聚集一堂；
这里在营建巴别塔
是大家相互理解的地方。

* * *

你，大草原的人，
受难的梦游者，
生来就是奴隶并挨饿，
逃离仇恨的火，

睡在铅盖下面的人，
沙皇雪域的人，
望着蓝色的天空，
思考，歌唱；
获救的俄罗斯农民，在你的小房，
在辽阔的潘帕草原，倾听着
茶炉在欢乐地嘶嘶作响。

* * *

歌唱吧，潘帕草原的犹太人！
仪表粗犷的汉子，
温柔的目光坦诚的利百加们[1]，
长发的鲁文们[2]、
白发的族长们，
头发像马鬃一样浓密的人们，
年长的撒拉们[3]，

---

(1) 利百加：《圣经》中班拉的妹妹，以撒的妻子。亚伯拉罕年迈时遣仆人为子寻妻，后者求神相助，于是在井边遇到利百加，使之与以撒成亲。
(2) 鲁文即《圣经》中的流便，雅各的长子，因与父妾私通而被剥夺了长子继承权，其弟约瑟遇害时曾设法搭救。
(3) 撒拉：《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妻子。



年轻的便雅悯们[1]，
唱吧，唱吧，用你们的心灵：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圣城[2]！

* * *

埃米里亚和罗马
农村的人们，利古里亚人，
那不勒斯神奇土地上的人们，
神圣意大利
所有的后代子孙；
你们千家万户的祖先
见过昔日奥林匹斯山
诸神四处游荡，
他们喜爱欢乐的舞蹈
紫色的鲜花和血色葡萄酒
神圣的琼浆：
你们找到了另一种魅力的所在，
你们找到了新的星星，你们找到了草地

---

[1] 便雅悯：《圣经》中雅各的幼子即第十二子。
[2] 原诗中指耶路撒冷的一座小山。

在那里播种、耕作、收藏，
在收获的节日里歌唱。
宛似意大利与爱奥尼亚
有个至高无上的太阳，
使田野变成金黄；
死神的对手
将充满活力的都市
洒在垦区的胸膛。

* * *

多姿多彩的西班牙人，
舞会与斗牛的爱好者，
声音洪亮的精细的安达卢西亚人；
在巨石嶙峋中
学会热爱庄严自由的阿斯图尔人，
宛似用古老的根
造就的能屈能伸的巴斯克人，
英雄的民族，剽悍的民族，
粗壮的臂膀，高昂的头颅；
高尚的卡斯蒂利亚的子孙，
你们的祖先有着卓越的功勋：



结实坚定的加西利亚人；
加太卢尼亚人和勒万特人，
你们从拉丁家族
继承了不朽的火种；
伊比利亚半岛人
你们在出生的土地
看见过赫丘利的足迹，
这里是芳香的田园，
在这属于全世界的阿根廷
又一个新的西班牙出现！

* * *

瑞士人！新的民族
热爱自由的歌唱。
请将你们自由的歌声
赠予潘帕人，他们有雷的轰鸣！
五月的太阳将你们照亮。
宛如在自己的故乡，
你们会看到崇高的白色，
会看到一个阿根廷的瑞士
使它晶莹的雪峰

屹立在靠近南极的土地上。

* * *

来吧，星的法兰西的孩子们：
在这些田野上你们会发现
在庄园的成就中间
有你们的葡萄藤编织的花环。
加利亚雄鸡[1]的后代
宛似意大利母狼[2]的幼崽，
使超凡脱俗的神鹰欢乐，
它在苍天的蓝色中遐想，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在南方展翅飞翔。

* * *

匈奴和哥特人的后代，
地球上所有的公民，

---

[1] 西班牙文中的雄鸡（gallo）是从拉丁文加利亚人（gallus）演变来的，因此，雄鸡是加利亚人的象征。
[2] 传说是一只母狼哺育了罗马城的两位缔造者。



世界性的绅士，
从前你们曾是征服者、
海盗和冒险家，

是大海和风浪之王，
是探索可能性的英雄，
你们会摧毁一切不可能，
你们是意志的先锋：
这是一个和谐的国家，
田野向所有人的精力
开放。请来吧！

* * *

牲畜走来走去，苜蓿散发着芳香，
勤劳的农民扶着犁柄
耕耘着神圣大地的海洋。
这样的王国，这样的土地
在把你们盼望。
啊，潘帕！无霜雪的草原，
无干渴的大漠，
有益的雨水

富足的灌溉使大地的元气
不断地增长。
深刻诗歌的精美，
无限平和的柔情，
广阔的思念，
饱和的沉静；
沐浴着清晨的雅趣
和盾牌似的太阳，
田园中
牧民的牛角、海螺
和轰赶畜群的号声嘹亮；
或者是铁路上
胜利机车的呐喊；
或者是汽车
炙烤着路面的飞翔
或者是高乔人的喧嚷，
或者是万马嘶鸣
那野性粗犷的回响。



* * *

潘帕！向光辉的许珀里翁[1]
献上一匹骏马
宛似拉奇奥月桂的主人[2]
在歌唱。潘帕芳香！
在平原的一片光明中
一种高效率的气氛在荡漾。
对外乡的来客，潘帕人
献上肥沃的土地；
高乔人，古铜色的脸庞，
将兄弟的炉火点上，
那依次传递的马黛茶[3]如同
印第安人和平时期的烟斗一样。

---

[1] 许珀里翁：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是乌拉诺斯和该亚的儿子，与其妹忒伊亚生太阳神赫利俄斯、月亮女神塞勒涅和黎明女神厄俄斯。

[2] 拉奇奥地区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是古罗马文化的摇篮。

[3] 马黛茶：阿根廷高乔人特有的饮料，似茶略苦，有清香味，壶似葫芦，上端开口，用一根细管吮吸，饮时用同一吸管，口口相传。

* * *

啊，苏尔莫纳[1]的天鹅！
你在怎样地为新的历史
干杯，祝贺新的庆典，
为广阔的田野
和无限的播种
编制抒情的王冠！
亚美利加新的埃万特罗[2]
将使古代田园诗人的荣誉聚拢
而新的肯陶洛斯的群体
会逃得无影无踪。

* * *

畜牧业繁荣的英国
提供英俊的种畜，它们的血
将会激励美洲的处女地；

---

[1] 苏尔莫纳：意大利的一个地名。
[2] 埃万特罗：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众神的使者，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与一个仙女生的儿子。



飞驰的机车
宛似尖叫着的大象
喷吐着炽热潮湿的哈气
拖着笨重的车厢
满载着贡品呼啸而去；
几乎是有生命的镰刀
将收割各种谷物；
种子将堆积如山；
宛似庄严的典礼一样，
在牛的百牲祭中
砍伤千万头牛的颈项；
在喧闹的畜群旁
跑过成群的鸵鸟
犹如大海的波浪。
在沉静的莽原上，
会有长长的巨龙奔驰
带着它摇摆的车厢，
那棵传奇式的树
活像个孤独的梦游者
向潘帕人将自己的长发飘荡。
在夜晚的诗歌中
首先是牧场的吟唱，

昔日的精灵
像光亮一样渺茫，
它最后的底气
活跃在帕亚多尔[1]的灵感上，
他发出特里斯特[2]的抽泣
或哭诉维达丽塔的悲伤。

* * *

啊，潘帕！纯金的矿藏，
粗犷的本性！
人们看到特里普托勒摩斯[3]
在这里重又庄严地诞生。
在母亲的大地上
一个庞大的共和国
正在创建世界的粮仓，
为了给全世界以生命

---

(1) 帕亚多尔：高乔人的行吟歌手。
(2) 特里斯特的本意是痛苦、悲伤，它和下句的维达丽塔都是当时高乔歌手的曲调名。
(3) 特里普托勒摩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在谷物女神的指教下学会并向人类传授制犁、种麦等方法。



正在吸收的五谷的琼浆。
从这永不枯竭的谷仓
将产生明天神圣的食粮：
饥饿，即使不变得渺茫，
也不会那么矫健和兴旺，
对于人类，死神
也不再会那么铁石心肠。

* * *

阿根廷！你的存在
并不庇护那生有触角的财富，
它曾为世纪末的欧洲
孵化出敌对的愤怒。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梦幻者
盲目地播洒着不幸，
用悲哀仇恨的爆炸声响，
那是命运之神将炸弹
放在了疯狂的手上。
得墨忒耳，你繁殖的魔术，
用努力的善意，
将和平的圣饼

送到城市的嘴里！

＊＊＊

城市在震撼，首都耸立起
宛似女王：身披着
豪华的斗篷，脚下踩着黄金；
伸展在一片蓝色上，
南方的巴塞尔[1]
昂起目空一切的脸庞。
她是多么繁荣，多么富强，
多么宏伟壮丽，多么慷慨大方；
安第斯山伟大的基督为她祝福，
盎格鲁撒可逊的自由女神
从远方向她致意，
沐浴着为她带上王冠的太阳
那生动耀眼的反光。
罗马的加里巴尔迪[2]
向阿根廷的首府致敬，

---

[1] 巴塞尔：瑞士的名城。
[2] 加里巴尔迪（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曾参加乌拉圭人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斗争，后又为维护意大利的统一而战斗。



在他的山坡上驰骋，
以罗马母亲城的名义，
身穿她的记忆，
像她的装饰艺术一样永恒。
伦敦向她致敬，
握着巨大的钢铁的三叉戟
为了征服整个的海洋。
柏林向她致敬，顶盔仗剑，
宛似战时的密涅瓦[1]一样。
还有巴别塔似的纽约，
大洋中的墨尔本，
亚洲古老的京城，
卢特西亚[2]主宰的京城
所有的拉丁的姊妹城市
和为自由而结成的姊妹城市
都在向她致敬。
充满生机的城市都在向她致敬，
人类在那里满怀信心
而又积极地奔向美好的前程。

---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② 卢特西亚：巴黎的古名。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你的节日。
你坐在王位上；
颂歌，从景色优美的树林，
到雄伟壮丽的殿堂，
伸展着黎明五光十色的翅膀。
独特的花朵装饰着你，
普遍的目光在将你观望。
在你的庆典上，我见到了
阿波罗王与七弦竖琴，
墨丘利[1]和他带翅的蛇杖。

* * *

这是百年庆典。
拉布拉他河，卓越的父亲，
台伯与塞纳河，

---

1.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即希腊神话里的赫耳墨斯，他多才多艺，是众神的使者，他的带翅双蛇杖使他行走如飞。



金色的泰晤士河，
蓝色的多瑙河，
印度的恒河，都无法与之相比，
他是圣经里的底格里斯
与幼发拉底的神秘的兄弟，
因为在他的身旁
出现了前途无量的亚当。
阿根廷，弟兄们的家乡，
由于轮回的召唤，
由于法律的高尚，
你给了所有人居住的地方，
给所有的教徒以寺庙，
给所有的君主以权杖，
他们装饰自己的前额，
亲手将心灵中
用科一依一诺尔钻石[1]
精雕细镂的王冠戴在头上，
你是圣杯倾倒玉液的所在，
种子的帝王，
劳作的凯撒。

---

[1] 现存宝石中历史最悠久的钻石，原产于印度，为英国王室所收藏。

你使面包成倍地增长，
你比尼布甲尼撒[1]
比成吉思汗更强。

＊＊＊

“码头”的烟囱林立；
远方的人民
将肌肉和思想
送到一个个新生的海港。
古老的虫蛀被磨光，
虚伪的偶像，罗马的刀枪
被压缩成碎片，
坚强的纽带促进了
臂膀之间的情谊
和语言之间的交往。
为了感谢上帝
自由的城市
保留着宏伟的教堂。

---

[1] 尼布甲尼撒：《圣经》中的巴比伦王，曾攻陷耶路撒冷，烧毁耶和华的神殿和王宫。



所有教堂的墙壁
都将建起，
而且无论是犹太教、清真寺
还是皇家小教堂或东方的庙宇
都会有同样好的运气。
在教会繁荣的季节，
那些在昏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们，
无论通过一弯月亮
犹太教或十字架，
他们都将走到无名上帝的身旁，
都将在昏暗中找到阳光。

* * *

贸易，城市的力量，
铁与声音的繁忙，
钢的飞快的半鹰半马，
电的玫瑰园地，
军队夜晚的花香，
铜铃，号角，
巴比伦豪华的排场，
轮子和耕牛的脚步，

家庭钢琴的音响，
人类深邃的声音，
叫嚷，召唤，共同的呼声，
一切都在颤抖，
纤维绷紧的搏动，
生命焦点的激情，
宛似首都胸膛的呼吸
或心灵的跳动。

* * *

自由土地上自由的人们，
让你们骄傲的颂歌激荡！
征服者的子孙，
西班牙新生的血浆，
或来自意大利，
来自德意志或巴斯克，
大不列颠或法兰西的心脏，
移民区的生命，
祖国的元气，
欧洲的新生，
预示着未来



更加伟大的阿根廷。
祖国啊，你同样也是我的祖国，
因为你是人类的祖国，向你致敬！
以诗歌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
向你致敬！

* * *

高尚老者的赞歌！
粗犷汉子的颂扬！
天真学生的合唱，
你们将赞歌擎在手上，
让它充满名人的胸膛；
使一座座丰碑
化作花的海洋。
和谐的军乐将赞歌奏响，
使和平的节日气氛
更加高涨。
俊美的女子，
茁壮的娇娘，

和刻瑞斯[1]相仿，
与狄安娜[2]相像，
妻子与恋人
都用天使的口将赞歌高唱，
在卓越的城市、
在辽阔的田庄，
赞歌宛如
装满和谐的酒杯，
在百年庆典的节日里
注入它的嘹亮。

* * *

骄傲的总督，西班牙的首领
以及狂飙中的美洲英雄的身影，
战功显赫的国王
或业绩辉煌的雄鹰；
坚定的胸膛，托莱多[3]精致的宝剑
和蓄满胡须的面庞；

---

[1] 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得墨忒耳。
[2]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与狩猎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3] 托莱多：西班牙名城，以盛产刀剑闻名。



牧师，无畏的兵士，
堂努尼欧，堂佩德罗，堂希尔，
耶稣受难像，长衫，斗篷，
海员，市长，法警，
三角帽，制服，手枪和西班牙
古老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致敬！

* * *

光荣啊！光荣归于祖先，
悬崖绝壁的探险者，
高山峻岭的攀登者，
宛似百岁的老人，
对苦难感到疲倦，
对胜利感到厌烦，
去到远方，去那海上的布洛涅[1]
从那里，面向大海，离开人间！

---

① 布洛涅：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港口城市。

* * *

高乔战争的英雄，
所有的投手，战士，
步兵，千百个神圣的英雄，
真实神话中的肯陶洛斯，
田野上的牺牲者，
手握雷电的投弹手，
光荣的狂人，
向着太阳的聪明的心灵！
荣誉属于所有的豪杰，
属于他们卓越的行动，
影子笼罩着他们
并在蓝色上构成一个光环
依偎着南十字座的星星。
于是颂歌与雄鹰
那永恒的赞美
以崇高的夸张
向着各民族的伟大的上帝
献上它们有节奏的天性。
将一切歌颂！表达



震颤着的祖国
那广阔的心灵：
高山的白雪
和天蓝色构成的旗帜
将人像柱的臂膀支撑。
胸脯丰满的阿根廷，
在她温暖的怀中
对世界的公民充满信任
并献给他们权利和家庭。

* * *

啊，太阳！啊，神谱中的父亲！
旗帜上闪耀的太阳[1]，
古希腊博学的太阳，
神秘、魔幻、印加的太阳，
阿卡迪亚[2]的光芒
在悲壮的胜利中
征服黑暗的福珀斯[3]；

---

[1] 阿根廷的国旗上有太阳的图案。
[2] 阿卡迪亚：古希腊中部山区的名字，后来成为田园诗歌的象征。
[3] 福珀斯即太阳神，一说是阿波罗，一说是赫里俄斯。

深渊的禁忌与图腾！
太阳啊，你启迪并令人吃惊．
愿你的奇妙化作永恒
宛似在天空
从阿根廷的旗帜上
将全球照亮！
用神圣的雨水，
用湿润的空气，
在农村的劳作中
向耕耘的土地
献上各种营养和芬芳．
献上子宫与乳房的宝藏
使牧场的伊甸园
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
请照亮高涨思想的降临．
它在银行界创造财富
或在车间创造
装点纪念碑的洁白的雕像
让抒情诗人
从音乐的心灵中掏出诗句。



让品达罗斯[1]面向希腊人
为了奥林匹克运动
为了跳跃和赛跑
而纵情歌唱，
嘹亮的歌声将筛落在
雄鹰似的飞机上
它是狮身鹰头、双翼神马、
喷火的怪物——似狮似蛇似羊[2]
落在召唤魂灵的船工的身上，
古老大船上的人们
使船头飞翔；
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在疯狂地
为可伸缩的领域而争斗；
落在健康的年轻人
浸满汗水的前额上。
照亮希腊的头盔
它遮着火的斗士们
高昂的面庞；
将你富有生命力的光芒

---

① 品达罗斯：古希腊诗人，其作品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合唱抒情诗中最优秀的颂歌。

② 这三种动物(grifo、pegaso、quimera)都是西方神话中的怪兽。

泼洒在上千的游行上
它们使自己的旗帜林立，
将和平、幸福与艺术歌唱。
行列中有尊贵的官员，
有宝剑的闪光，
有国王的豪华和仪仗，
有学校成群结队的姑娘
像百合与玫瑰一样。
在奇迹般的舞台上
嘹亮的军号
和战鼓，请一齐奏响！
勇士们的名字，
黄金的名字，钢铁的名字，
在百年的庆典上
与鼓号声一起震荡！
爱的风从城市林木中
掠过。这是
信仰的花环的节日，
希望的枝条的节日，
这是情恋的爱神木
和茂密的橄榄的节日。
栎树的叶子，常春藤的叶子，



献给城市的缔造者，
他铺上第一块基石，
他联合起众人的意志，
他在日夜守护，
他使金钱变得神圣，
一切都是为了营造工人们的蜂场
和千万个家庭的巢房。

* * *

一个个光荣杰出的花环
献给古老的祖先
他们缔造了青铜和大理石的历史。
今天祖先们
在子孙的繁衍中再现。
卓越的护身符
使从前的梦想实现在眼前，
在百年庆典中
阿根廷披上了
今日豪华的斗篷
并将未来的光辉憧憬。
此时此刻对朦胧的未来

高瞻远瞩的人们
正注视着极地的星星，
他们领悟着东方
将百年的颂歌吟唱。
今天那四匹神马[1]
喷吐着白气
宛似在诗句和幻影中
踏着云彩，嘶鸣着奔向太阳，
要向更远的地方
将蹄痕印在蓝天上；
当其他的星星已经下降
由于永恒法则的作用
它们仍在天体间穿行
这法则将宇宙的节奏调控。
这驷马金车正将自己
奥林匹斯山骄傲的火苗梳拢，
迎着它响起动人的预言的呼声：
大地上有一个阿根廷！

---

① 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每天都乘着驷马金车在天空中奔驰，从东到西，早出晚没，用光明普照世界。



* * *

我要讲女性的俊美
和高雅。就如同
正巧让优秀的园丁
以非凡的效果
通过结合或者嫁接，
分解或者综合
去创造前所未有的玫瑰、
菊花或风信子，
用罕见的外观和馨香，
用金光耀眼的花冠，
用非同一般的神韵和形状；
阿根廷的女性就是这样，
具有特殊的生命力，
宛似光彩照人的花朵，
耀眼，芬芳，至高无上。

* * *

华尔兹的体形来自维也纳，

摩尔人的眼睛来自西班牙，
卷发和浓眉来自
拉丁的美人鱼；
皮肤可能来自不列颠
宛似百合的花瓣
又似粉红色
绽开在“密斯”天使般的笑脸；
那飘动摇摆的帅气
来自群星荟萃的巴黎；
而那光辉灿烂的芳香
来自国家的内地。
各种各样的魅力
精神和元气的汇集，
北欧的黄金，帕罗斯的大理石，
有点像珍珠又有点像百合
生动的音乐，
痛苦迷人的风韵，
情趣，憧憬，
缓解一切的缠绵
或摧毁一切的兴奋，
爱恋的雌狮或温馨的敌人，
宛似胜利的维纳斯，金发的女神。



* * *

她们为自己编织鲜艳的王冠
沉浸在对贵族女性的回忆，
既像罗马健壮的母亲，
又像斯巴达的妇女。
她们是居所里的快乐和梦想，
她们将完成女性的职责
像从前的生育者一样：
应当提醒她们，
作为妻子和恋人，
要美丽而又光辉地完成
明星的义务
和玫瑰的使命。

* * *

我将要说那如花似锦的一代，
那闪光的魂灵，
那春天和旭日；
你们呀，啊，大学的学生！

你们戴着憧憬的羽饰，
你们穿着胆识的护胸，
你们使自己充满爱情、力量
和高雅的灵魂
奔向雅典的柏拉图，
奔向色雷斯天上的俄耳甫斯[1]，
奔向真理或和谐，
推测与梦想，
充满自信而又健壮，
具有持之以恒的活力
和火热的坚强，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丰盛之神
赋予他们丰饶杯，
转瞬即逝的命运之神
赋予他们自己的印章。
你们知道珀伽索斯
为什么展开翅膀
而帕拉斯猫头鹰的眼睛
为什么闪着神秘的目光，

---

[1] 俄耳甫斯是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他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你们将受到祝福与歌唱。
你们关注巢房
它们会在现实中
将你们
宣布的未来孵化，
你们将关注声响
它们会引来新生的曙光。
神圣的呐喊，
宛如毕达哥拉斯的诗句
为你们回响：
面对世界你们会发出叫声：
祝福你，阿根廷，充实的生命！
年轻人啊，为了戴上桂冠的前额，
为了拥抱恋人的臂膀
但强劲的臂膀同样为了
使七头蛇和牛头怪不再逞狂；
具有世界血统的孩子们，
你们的意志要彻底根除
害人的仇恨，虚伪的妄想；
在百年庆典中，
要像贵族的祭品那样，

将基督或珀耳修斯[1]的渴望
献到爱国的神坛上！

* * *

当阿波罗的金车掠过，
伴随着希腊神圣
火红的驷马车
出现了抒情诗人的身影。
只听得宛似迷茫的微风
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抚弄：
这是桑托斯·维加[2]的魂灵。
在令人鼓舞的未来，
高乔人将有自己的份额，
因为他们古老纯洁的歌
将进入艺术的王国。
人们永远都会记得
当他们两位对歌

---

[1] 珀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冒险。

[2] 《桑托斯·维加》：阿根廷诗人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的作品，是一部著名的高乔史诗，维加是史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行吟诗人。



维加是上帝的歌手
而魔鬼是失败者。

* * *

我要歌唱从拉布拉他河的水面
飞快地驶出的第一条船
蓝白两色的旗帜
悬挂在挺拔秀丽的桅杆。
要记住从圣特罗佩
到布查尔多来的海员，[1]
这位法兰克—阿根廷的船长
自豪地沐浴着风暴，
机敏地驾驭着浪尖；
他所有的同志，
由于航行在大洋里
都被称做先驱，
而今天的航行者
驾驶着装有铁甲的船
在阳光与海雾里

---

[1] 圣特罗佩：法国在地中海的海滨城市，布查尔多是阿根廷的港口。

擎着在浪花上
闪耀的双色的旗。
啊，装备着大炮的
塔楼和宫殿，
赴各国游览，
抹杀着时间和空间，
然而不是为了产生
丧服与哭泣的毁灭性战争，
而是如同意大利的歌中所说：
为了和平！和平！和平！
幸运英雄的国家，
为了自卫要武装起来；
要成为生命的哨兵
而不是死神的帮凶。
愿你钢铁的机器
和淌血的磨光了的口
只会使地狱里
那条黑色的狗扫兴。
让你的长矛就像
你所祈求的自由
和人民的保障；
让你的头盔保护理想、



智慧和希望，
如同帕拉斯·雅典娜[1]一样。

* * *

水手们喜爱的白帆
和喷烟吐雾的汽船，
适时地离去与到达，
驾驭着风云的变幻。
它们运输着食物，装载着
产品，还有移民的军团，
他们的追求和手臂
将开垦、播种和生产
在田野和庄园：
卡塔戈的船只出港，
奥菲尔的船只靠岸！[2]
在百年庆典的过程中

---

[1] 帕拉斯·雅典娜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同时也是女战神雅典娜，因为她无意中杀死了海神特里同的女儿帕拉斯，为了纪念她，便自称帕拉斯·雅典娜。

[2] 卡塔戈：哥伦比亚或突尼斯（古罗马帝国时所建）的城市，奥菲尔是葡萄牙的城市。

人们清晰地听见
海上礼炮的轰鸣
震撼着周围的浅滩
那里的赞歌响成一片！

＊＊＊

光荣属于强大的亚美利加！
它崇高的命运
体现在大陆的天平
由忠实的地峡支撑：
在伟大的上帝面前
大陆的两个秤盘
让希望的财富浮动于深渊。
自由之神啊，如此多的奇迹
还能为了谁呢？只有为了你的荣誉。
鹰、太阳和费里吉亚帽[1]
充满了美洲的历史。
人类的欢呼，
一次次神圣的呐喊

---

[1] 费里吉亚帽：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作为自由的象征的软帽。



在无限地曼延：
自由！自由！自由！
马沃尔特比刻瑞斯[1]
更是大陆的胜利者。
北方的土地如同南方，
都饮过血浆。
多少世纪以来就需要这样。
为了走向未来，
为了缔造，即使不是天堂，
也是在城市充分的发展中
工人幸福的住地，
加强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
与拉丁美洲种族之间
紧密的联系
和姊妹的情谊。
成倍增长的子孙，众多的人群，
人们密集的蜂房，
你们用新的价值和名称
使风俗习惯变样，
美洲力量的总和

---

[1] 马尔沃特：诗中的战神，而刻瑞斯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就在你们身上；
印加曾预感到你们，
蒙特苏马[1]曾将你们猜想。
在这崇高的日子：
在一端听到：至高无上！
在另一端听到：奔向前方！
这一刻多么光荣，
特里普托勒摩斯重又诞生！
亚美利加，你蕴含着幸福，
你的生命将依靠土地和太阳；
而今的土地，牧神的香炉
已被命运点燃，
阿根廷的日子洋溢着芳香
在这百年庆典上。

* * *

土生土长的神仙
在将经典的回忆召唤，

[1] 蒙特苏马：墨西哥阿兹特卡帝国的最后一代皇帝，因对西班牙征服者抱有幻想而被俘。



他们主宰昔日科班、帕伦克
和蒂瓦纳科[1]的神坛，
在遥远的时代
那里或许曾有过
潘与巴科英雄的诗篇。
在诗的根本中
完全可能有史诗，
完全可能有《摩诃婆罗多》[2]
和创世纪的神秘，
有在不可探测的秘密的
无限与宁静中
蕴含的神奇和恐惧。

* * *

我特别要歌唱和平。
逃吧，凶恶的魔鬼，
逃吧，喝醉了的魔鬼
别再让世界在罪恶中燃烧；

---

① 诗中的三个地名都是古印第安人文化的遗址。
② 《摩诃婆罗多》：印度两大著名史诗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化与宗教价值。

消失吧，用军队的鲜血
染红百人方阵的愤怒；
让威武的老虎
只为快乐而吼叫；
为和平之神建起一座庙宇，
宛如罗马的奥古斯都
为了给后人一个杰出的范例
有一天下达了营建的旨意。
勤奋的市民对橄榄枝
满怀崇敬之情；
愿他们锐利的武器
不是为了非人道的远征，
是为了保卫祖国
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

战争，只是为了反对战争！
和平，为了使思想
驾驭地球，然后，
宛似那火的神车，
在苍穹中奔走。



和平，献给创造者，
发现者，发明者，
真理的寻觅者；
和平，献给上帝的诗人，
献给进取
和心地善良的人！
再生的时光在和平里，
使运动而不是静止
多形态地继续，
敢作敢为的人们，
敢作敢当的群体，他们在经商，
在使工艺品成倍地增长，
他们与匮乏
与黑色的贫困作战，
将自己的杂志送到工厂和车间；
用艺术家的创造
和女性的娇艳
使自己金色的时光快乐美满。
至于残酷的哲学家，仇恨
和亵渎神明的虚伪的炼金术士
又能有什么奉献？
对寻求理想的人民

让一座新的学院
献上自己光明的哲学
和针砭丑恶的教育；
让仇恨不再毒化空气，
让和平的枝条
在木十字架上泛出新绿！

* * *

阿根廷！歌者从高耸的地带
鸟瞰你的未来。
他从昔日的古老中看到
宗主们的王国，
它们由于上帝的诅咒而衰落
在那瘟疫流行的时刻；
被火焰吞噬的墙壁嘎嘎作响；
沸腾的波斯波利斯，蒂罗，[1]
依然在咆哮的巴比伦帝国
以及其他的大都市

---

[1] 斯波利斯：古代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蒂罗是贝鲁特南边的城市，古腓尼基人的港口，当时以生产与销售染料而闻名。



它们曾经注视居鲁士[1]、亚历山大
和一切押送胜利与死亡的强者。
他注视过拜占廷和雅典、
不可征服的卢帕，
罗马，世界的征服者。
见过王位，刑罚，锁链，
以及老虎和鬣犬的王冠。
还有上百个注定要下地狱的首都，
对广阔的自由统统视而不见，
残忍恐怖的法律写在那里，要么
对部落、人民、宗族进行镇压，
要么将法律和意志混为一谈；
要么在悲剧和伟业之后，
皇帝与国王都被推翻，
致命话语的巫术
将一座座城市化作灰烟。
又经过斗争和岁月
废墟和瓦砾依然，
多少个王国出现
又多少次在无边的黑暗中

---

[1] 居鲁士（约前600—前529）：古波斯国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

化作云烟。摩尼、忒修斯、斐瑞斯。[1]
诗人看见一颗永恒的星
升起在废墟、土地和海上，
用它的光明照亮
新的文化、政府和信仰。
这是自由之星：
诗人被它照得心花怒放：
阿根廷人啊，你们
不朽的象征之星是太阳；
民族因为它而伟大：
西班牙祖先对此深信不疑。
请给所有的灵魂以保护，
成为各民族的兄弟；
请他们来参加小麦的节日，
来分享羊毛与亚麻的星期日，
"感恩节，赎罪节"，朝圣者川流不息，
在阿根廷的色彩下，
命运的情谊！
祈祷的情谊！

---

1) 摩尼（约 216—276）：波斯人，摩尼教的创始者；忒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认为，诗中的 Thecel 当是 Theseus 之误）；斐瑞斯是希腊神话中弗里国的国王。



歌唱的情谊！

* * *

阿根廷，今日你身着盛装，
你的街道在闪光，
无论高峰、草原还是山谷
都没有痛苦的心灵和形象；
今日你从自己的堡垒、
军营和战舰上
发出了礼炮的轰响，
在棕榈和桂树中将音乐流淌，
远方的王子
和共和国的使者们
都来将你造访，
亚美利加的友邦
首先将你的欢乐分享。
邻近的姊妹
首先向你祝贺
满怀纯洁的亲情，
你不仅英武威风，
还具有慈母的宽容。

盛产玛瑙
和大理石的阿根廷，
人们会看到高山上
闪光的宝石，宛如在你前额
闪耀的明星：
那正是亚美利加的黎明。
气象万千的胸怀，
新世纪的骄子，
让你的神采变得壮观，
你的诗人和预言家
会运用他们的韵律和语言，
前者给你诗篇后者给你预见。
当你对被上帝
中断的昔日的文明
所赋予的使命持之以恒，
你的珍宝便与日俱增；
你在体现、创造和产生
具有新思想的头脑，
孕育新生活的子宫。
地球的四方
所有的铁与红宝石
将在你的儿女们的血液中流淌。



吠陀经、圣经
和可兰经的男儿们
在他们追求的巅峰上，
在他们行动的收获上聚集一堂，
你繁荣中的繁荣
将洋溢着拉丁民族的芳香。
在最初的熔炉中，
罗马对你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当西班牙人到来之后
又注入了钢铁的力量。
他们那历史的火焰
将鼓舞阿根廷的凯旋门
使它的智慧和声誉更加高涨。

* * *

阿根廷啊，为了衷心的祝贺，
我，有什么要对你说！
愿你的航船永不搁浅，
愿你有开采不完的矿藏，
愿你的畜群无穷无尽，
愿异邦的人民

能将你的面包品尝。
在我今后游荡职业的生涯中
让我将它分享，
让布拉他的海风吹拂我的面庞！
用你的宝藏和科学
驱除饥饿与瘟疫，
愿你永远受不到敌人的袭击。
愿你的优越性永不间断地增加，
愿你天才雄伟的声音
为自己宣告亚美利加的胜利。

* * *

我的灵感，
穆萨赫特斯学校的女生，
给风插上了翅膀，
灌溉在纪念碑旁，让我
思想的鲜花开放在立柱上：
从颂歌到铿锵的韵律，
在合唱的肃穆中，
融合着我的诗句和爱情：
你的节日终于来到了，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可爱的城！
明星间生着双翼的神马
满怀灵感飞翔在你的上空！
自由！自由！自由！
人类啊，请听这神圣的呼声。

致鲁文·达里奥的诗

译者按:在鲁文·达里奥百年诞辰版(1967,阿吉拉尔出版社)的诗歌全集中,收集了三十七首其他诗人写给这位尼加拉瓜诗人的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悼亡之作。这里选译了七首,从而可见鲁文·达里奥当时的影响和诗歌界对他的爱戴。



鲁非诺·布朗科—冯波纳

悼鲁文·达里奥[1]

请看一个阿波罗种族的人如何对歌声
与太阳痴迷，
从古老西班牙的土地采集芳香与
贞洁的献祭。

那古老土地上的生命之树使爱的未来
返青兴旺，
在健美的酒杯里盛满黄鹂的羽毛
和夜莺的巢房。

当阿波罗之子采集那束激情之花盛开的

---

[1] 鲁非诺·布朗科—冯波纳(1874—1944)：委内瑞拉作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的日记《不完美之路》(1929)写得相当出色。

至高无上的阳光
好像在每一个微粒上都跳动着一颗博爱
而又痛苦的心脏。

那整棵祖传之树充满欢闹、颂歌
亚萨[1]的诗、呻吟，
因为那神圣的洲际诗人离开了我们，
他是采集星星的人。

---

1 亚萨：《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受以色列大卫所派，率领众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



安东尼奥·马查多[1]

致鲁文·达里奥

既然世界的和谐在你的诗里，
达里奥，你还去何处将它寻觅？

赫斯佩里亚[2]的园丁，大海的夜莺，
对星星的音乐感到吃惊的心灵，
狄俄尼索斯[3]将你拖进了地狱
你可会带着新鲜的玫瑰凯旋回营？

当寻找梦中的佛罗里达和永恒的
青春之泉，人们可曾伤害你，司令？

---

[1]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西班牙著名诗人。
[2] 赫斯佩里亚：希腊人对意大利、罗马人对西班牙的称呼。
[3]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纵酒是达里奥主要的死因之一。

愿你清澈的历史留在母亲的语言中。
哭泣吧，西班牙所有的心灵。

鲁文·达里奥逝世在黄金的卡斯蒂利亚；
这新的语言穿过大海来到我们当中。

西班牙人啊，让我们在一块庄重的大理石
刻上他的姓名、笛子、诗琴和一段碑文：
除了潘，谁也不能演奏这笛子，
除了阿波罗，谁也不能弹拨这诗琴。



阿马多·内尔沃[1]

悼　念

你死了，鲁文：
宝石般的人！

多少次，你我的精神一起飞翔
宛似两只充满渴望的翅膀，
贪婪地破解那渺茫的谜
超越星与星云的阻挡。

你死了，鲁文：
宝石般的人！

多少年我们紧张地生活在塞纳河旁，

---

[1] 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墨西哥现代主义诗人。

在共同理想的黄金中串连起青春的诗行
我们常常看到它们涌现出来
像同一个花坛上的两朵玫瑰一样。

今天，你的像激流一样不安的生命
已汇入神秘的海洋；流浪的双脚
停息在勃克林描绘的寒冷的小岛上……
你已经对万物了若指掌！

你死了，鲁文：
宝石般的人！

我的涟漪会紧随着你的波浪；
但是在世界那深不可测的海洋
我的精神将会满意于我追求的真知：
那就是“如何”、“为何”、“本质”和“方式”。

而你，就像那些神秘的傍晚在卢特希亚一样，
那时我们共同思索，在那条抒情的河旁，
你将会引导我……我将去你所在的远方
在那里你敢和我一起盗取神奇的乐谱
向音乐的空间和星星们的合唱。



你死了，鲁文：
宝石般的人！

马努埃尔·马查多[1]

墓志铭

老兄，你不在了，就像从前你去旅行，
等候你归来的孤独充满你的身影……
你会回来吗？与此同时，春天为草地
披上绿装，并使清泉喷涌。

白天，夜晚，……今日，昨天，
漫长的下午，珍珠似的黎明，四处响起你的歌声。
在我们的脑海和我们的心中
你是永不消失的呼唤，永不熄灭的明灯。

---

[1] 马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弟弟。



在马德里，巴黎，罗马，阿根廷，
人们在等候你，……无论何处，只要你的琴弦颤动
就会发出平静、甜蜜而又强劲的歌声……

只在马那瓜有一个昏暗的角落，
杀害死神的手在那里写下了这样的字迹：
“过去吧，旅行者：鲁文·达里奥不在此地。”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

鲁文·达里奥——1916年2月8日

我的心曾去漫游并从
神圣的森林带来了和谐。
——鲁文·达里奥

一

不必再对他说。大家都知道
已经不必再对他说。“肃静!”
这是一个崩溃、寒冷、
寂寞的黄昏,
好像是为他而发明。

---

[1]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西班牙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当他在颤抖，
有一扇黑色的门
敞开着。是的。他漫游的夜莺
已进入亚美利加的心灵。
肃静！是的。他的心
已进入亚美利加的胸中。
现在他已经坚定地安息，为了
永远沐浴着死神
那彻底的亲情。

二

他狂热地歌唱的一切
宛似整个天空
无处不在。他的诗琴
将一切化作美丽的花丛。
无论他到何处，都会
使各个时代的美妙
呈现一片葱茏。

三

死神，从我们这里将他夺走。
全面敞开他无限的斗篷，
为了将那么多的和谐包容。
永恒的国王！已经
在里面，礼赞坟茔，
为了给记忆封顶。

四

伤心的缪斯们，这回可是真的，
死神将要歌唱！
这回是真的，人类之春
将沐浴神圣的花朵！
这回是真的，我知道了夜莺死在何方！
不必再对他说！让爱神木安详！

（发表于《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



莱奥波尔多·迪亚斯[1]

致鲁文·达里奥

我将到沐浴着露珠的森林中
拔取银莲花、蓝色的大丽花和紫罗兰，
蒙着灰的花朵中的悲伤的白阿福花
和在清澈的河水中开放的苍白的睡莲。

我将在夏季红色的霞光
采集过江藤和莨菪，柔软的墙草
将枝蔓攀缘在孤独的废墟上
被地衣、岁月与厌恶咬住不放。

然后，我将用她们做成送葬的象征，
放到你陵墓的殿堂中，

[1] 莱奥波尔多·迪亚斯(1862—1947)：阿根廷诗人。

兄弟，今天你将从黑暗的冥府上升！

我将两行铿锵的诗句刻在你的大理石上：
向未来蔓延的长着强劲翅膀的诗行
黄金的蜂群永不停息的飞翔。



拉菲尔·赫里奥多罗·巴列[1]

圣鲁文·达里奥

献给我亲爱的阿马多·内尔沃

请带来希腊莨菪的枝条
与深沉的桂枝编在一起，
哭声在那里抛洒自己的结晶，
向我们的诗圣表示崇敬，
圣鲁文·达里奥已在天庭！

西塔拉、萨尔特里奥与双簧管，
请奏出崇高、柔美的曲调；
科洛埃斟满绝妙的酒杯；
燃烧吧，芦荟、晚香玉和没药，

---

[1] 拉菲尔·赫里奥多罗·巴列(1891—1959)：洪都拉斯"后现代主义"诗人。

静静地来吧，让我们共同祈祷。

在他厌恶的侯爵的手上
有一颗宝石在厚重地闪耀，
他的视线已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从黎明中来并深沉地思考，
神秘的圣鲁文·达里奥！

他的名字在奇石中抖动：
我们最纯洁的就是他
连清晰的夜晚也没有的姓名。
祭坛上，香烟缭绕：
静静地来吧，让我们共同祈祷！……

万物中……一朵最鲜艳的玫瑰
露珠挂在花儿上，
她唱起洁白的《三圣颂》：
"张开我纯贞的双唇
将圣鲁文·达里奥赞扬！"

森林的宝石用自己的纯洁
呼叫："我看到的闪耀多么奇妙！



我们是它的光和积淀；
然而为了那诗句和散文，
颤抖着跪下来，让我们共同祈祷！”……

……舍赫拉查德[1]穿着丧服，
天鹅在特里亚农[2]忍受着寒冷，
苍白的公主依然存在……
耶稣基督心中烦恼
因为他已见不到圣鲁文·达里奥！

但那是上帝将他带到自己的花园里
并在朦胧中叫道：“让我们一起休息。”
是一颗星星在天边这样宣告：
那么来吧，戴上茉莉和宝石的王冠，
让我们一起祈祷！……

1916 危地马拉

---

[1] 舍赫拉查德：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创作的交响套曲。
[2] 特里亚农：巴黎凡尔赛宫中的一个殿。



鲁文·达里奥生平和创作年表[1]

1867 年

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鲁文·达里奥)于 1 月 18 日出生在尼加拉瓜的梅塔帕市，不久后定居莱昂市。

1881 年

(14 岁)于 12 月到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为国立图馆落成典礼向总统华金·萨瓦拉献长诗《图书颂》。

1882 年

(15 岁)认识罗莎里奥·穆里略。回莱昂。8 月，到萨

---

① 本年谱是我当年的硕士研究生戴永沪所编，主要参考文献：RubénDarío, TeodosioFernandez, EdicióndeHistoria16, Quorum, Madrid, 1987.
EsteotroRubénDarío, AntonioOliverBelmás, Aguilar, S·A·DeEdicions, JuanBravo, 38, Madrid, 1968.

尔瓦多，结识当地诗人弗朗西斯科·加维迪亚（F·Gavidia），两人开始西班牙语诗歌革命，结识萨尔瓦多总统萨迪瓦尔。同年，秘鲁和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结束。何塞·马蒂在纽约出版诗集《伊斯马埃利约》（Ismaelillo）。

1883 年

（16 岁）7 月 24 日，在波利瓦尔百年纪念会上朗诵诗作《致波利瓦尔》。10 月，回尼加拉瓜。在莱昂参加《西方之声》杂志编辑工作。同年，曼·古·纳赫拉发表《脆弱的故事》（Cuentosfrágles）。

1884—1885 年

（17—18 岁）在独立学院工作。准备出版《书信和诗集》，未果。

1886 年

（19 岁）6 月 5 日，从科林多启航，前往智利，23 日到瓦尔帕莱索，受到爱德华多·波伊利的接待，认识诗人爱德华多·德拉·巴拉。7 月，在《时代报》工作，直到次年 2 月。同年，何·曼·巴尔玛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当选智利总统。诗人结识总统公子佩德罗·巴尔玛塞达·托罗



(PedroBalmacedaToro)。

1887 年

(20 岁)3 月,出版《蒺藜》(Abrojos)。作《秋歌》(Otoñales)、《智利光荣颂》(Canto epico a las glorias de Chile)。

1888 年

(21 岁)2 月,在瓦尔帕莱索参加编辑《先驱者》出版《初吟集》(Prlmerasnotas)。7 月底,出版《蓝》(Azul…),由波伊利和德拉·巴拉负责出版工作。开始与阿根廷《民族报》接触,成为该报通讯记者。同年,父亲曼努艾尔·达里奥去世。胡安·索利亚·圣马丁出版诗集《塔瓦雷》(Tabaré)。

1889 年

(22 岁)回尼加拉瓜,5 月,再游萨尔瓦多。11 月 7 日,《统一报》创刊,鲁文·达里奥为主编。

1890 年

(23 岁)6 月 21 日,在圣萨尔瓦多与拉法埃拉·孔特莱拉斯(RafaelaContreras)结婚。22 日,卡洛斯·艾塞达将军发动政变。30 日,鲁文·达里奥至危地马拉城。12 月 8

日,《晚邮报》在该城创刊,鲁文·达里奥任主编。同年,《蓝》出第二版。胡利安·德·卡萨尔出版诗集《风中之叶》(Hojasalviento)。泛美联合会在华盛顿成立。

1891 年

(24 岁)1 月 12 日,拉·扎特莱拉斯到危地马拉城,2 月 11 日,补办教堂婚礼仪式。6 月 5 日,《晚邮报》停刊,鲁文生活困顿,决定前往哥斯达黎加。曾与皮奥·维格斯共同主编《哥斯达黎加先驱报》。11 月 12 日,第一个儿子鲁文·达里奥·扎特莱拉斯出生。同年,智利政变,总统巴尔玛塞达自杀。何塞·马蒂出版《纯朴的诗》(Versossencillos)。

1892 年

(25 岁)5 月 10 日离开哥斯达黎加,到危地马拉。6 月 23 日,回尼加拉瓜,准备赴马德里参加发现美洲四百周年纪念大会。妻儿移居圣萨尔瓦多。7 月 27 日,经巴拿马到古巴,结识胡利安·德尔·卡萨尔。8 月 14 日,到达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不久后到马德里,认识西班牙许多著名作家和政治家,为萨·卢埃达(SalvadorRueda)的诗集《在人群中》作诗体序《门廊》(Pórtico)。10 月 28 日,参加马德里皇家剧院的文学晚会,翌日参加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的文学大会。12 月底,回莱昂。同年,卡萨尔出版诗集《雪》



(Nieve)。

1893 年

(26 岁)1 月 23 日,妻子孔特莱拉斯在圣萨尔瓦多去世。3 月 8 日,与罗莎里奥·穆里略结婚。4 月,游巴拿马,被任命为哥伦比亚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前往阿根廷途中,诗人先经过纽约,认识何塞·马蒂,然后转道巴黎,在那里与危地马拉作家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和西班牙作家亚历抗德罗·萨瓦相识,后者引荐他与保尔·魏尔伦作短暂会晤。8 月 13 日,到阿根廷。除外交工作外,为《民族报》、《论坛报》、《民族杂志》、《艺术与文学》等杂志写作。同年,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去世,死后出版诗集《半身像与诗韵》(Bustos y Rimas)。

1894 年

(27 岁)与里卡尔多·海梅斯·弗雷伊雷(Ricardo-JaimesFreyre)创办《美洲杂志》。由于酗酒和夜生活无度,健康开始恶化。同年,纳赫拉在墨西哥与卡·迪·杜弗创办《蓝色》杂志。

1895 年

(28 岁)10 月 31 日起,被免去领事职务。同年,罗莎·

萨米恩托(诗人母亲)在萨尔瓦多去世。何塞·马蒂牺牲。曼·古·纳赫拉去世。

1896 年

(29 岁)出游阿根廷科尔多瓦城。10 月,评论集《奇异者》(又译作《旷世奇才》)(Los raros)出版。随后,诗集《世俗的圣歌》出版。同年,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自杀,纳赫拉《诗歌集》出版。

1897 年

(30 岁)发表未完成小说《黄金人》(Hombre de oro)。同年,里·海·弗雷伊雷出版《蛮族诗泉》(Castalia bárbara)。卢贡内斯出版诗集《金山》(Las montañas de oro)。1898 年受《民族报》派遣,前往美西战争后的西班牙采访。12 月 22 日到巴塞罗那,次年 1 月到马德里。同年,西班牙在战争中失去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等殖民地。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巴伦西亚出版诗集《仪规》(Los ritos)。

1899 年

(32 岁)春天,认识西班牙姑娘弗兰西斯卡·桑切斯·德·波索(Francisca Sánchez de Pozo),随即相爱,同居。



同年，哥伦比亚爆发千日战争。

1900 年

（33 岁）4 月，以《民族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万国博览会。女儿卡门·达里奥·桑切斯在西班牙出生。9 月，到意大利，遍游罗马、都灵、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参加罗马教廷圣年（AñoSanto。）活动。同年，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论文《阿丽儿》（Ariel）出版。

1901 年

（34 岁）弗兰西斯卡到巴黎与诗人团聚。春天，从法国出游比利时、伦敦。散文集《朝圣》（Peregrinaciones）出版，《世俗的圣歌》出第二版。同年，女儿卡门·达里奥·桑切斯早夭。曼·迪·罗德里格斯出版长篇小说《破碎的偶像》（Idolos rotos）。

1902 年

（35 岁）散文集《骆驼队在通过》（La caravana pasa）出版。阿马多·内尔沃出版诗集《迁徙》（Exodo），《英雄诗篇》（Lira heroica），胡·埃·伊·雷西格出版诗集《晚祷》（Losmaitines de la noche）。

1903 年

(36 岁)被任命为尼加拉瓜政府驻巴黎领事。儿子鲁文·达里奥·桑切斯出生。11 月底,重游西班牙巴塞罗那、马拉加等地。

1904 年

(37 岁)漫游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各城市,2 月回巴黎。5 月游历汉堡、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特、威尼斯。同年,散文游记《太阳的土地》(Tierras Solares)在西班牙结集出版。

1905 年

(38 岁)2 月,以尼加拉瓜边界委员会成员身份到马德里。6 月,儿子鲁文·达里奥·桑切斯早夭。《生命与希望之歌》出版。夏天,与弗兰西斯卡到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年底回巴黎。诗人明显变得肥胖、衰老。同年,卢贡内斯诗集《花园的黄昏》(Los crepúsculos del jardín)出版。

1906 年

(39 岁)散文集《观点》(Opiniones)在马德里出版。7 月 14 日到里约热内卢,参加第三次泛美大会,作《雄鹰礼赞》(Salutación al águila)。8 月 19 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受《民族报》热情款待。8月31日前往欧洲。11月，与弗兰西斯卡到马约尔卡过冬疗养。写未完成小说《黄金岛》(Isla de oro)，诗体信《致卢贡内斯夫人的书信》。同年，秘鲁诗人何塞·桑托斯·乔卡诺出版诗集《美洲魂》(Alma America)，鲁文·达里奥为之作序。

1907年

(40岁)罗莎里奥·穆里略到巴黎。诗人儿子鲁文·达里奥·桑切斯·吉乔出生。散文集《巴黎女郎》(Parisiana)、诗集《流浪之歌》在马德里出版。1月，返美洲，在祖国尼加拉瓜受到热烈欢迎。被任命为尼加拉瓜驻马德里常驻公使。但是，与罗莎里奥·穆里略离婚没有成功。

1908年

(41岁)4月，回欧洲。6月，向西班牙国王阿丰索八世递呈国书。同年，阿根廷作家恩里克·拉雷塔出版小说《堂拉米罗的荣耀》(La Gloria de DonRamiro)。

1909年

(42岁)出版诗文集《尼加拉瓜之旅和热带间奏曲》(Viaje a Nicaragua e Intermezzo tropical)，同年，卢贡内斯诗集《伤感的月历》(Lunario Sentimental)出版。

1910年

（43岁）出版诗集《秋天的诗及其他》（Poema del otoño y otros poemas）。9月，从欧洲到维拉克鲁斯。作为尼加拉瓜代表团成员准备出席墨西哥独立100周年纪念会。此时，尼加拉瓜政权更迭。墨西哥独裁者波尔菲利奥·迪亚斯婉拒诗人赴墨西哥城。此事激起墨西哥城居民反美示威。11月，诗人回巴黎。此后直到次年7月，墨西哥政府委托鲁文·达里奥在法国研究文学教学方法，诗人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同年，乌拉圭诗人胡·埃·伊·雷西格去世。

1911年

（44岁）出版文集《文学》（Letras）。游汉堡。在巴黎，阿尔弗莱多·吉多和阿曼多·吉多兄弟邀请鲁文·达里奥为《世界杂志》和《优雅杂志》文学主编。同年，波·迪亚斯逃离墨西哥，弗·马德罗当选墨西哥总统。

1912年

（45岁）为《世界杂志》促销，与同仁一起到西班牙、葡萄牙、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地。出版《鲁文·达里奥生平自述》（La vida de Rubén Darío escrita por él mismo），和《万物归于风》（Todo al vuelo）。同年，卢贡内斯出版诗集《忠贞集》（El libro fiel）。12月20日，各国作家在巴黎举行



活动向鲁文·达里奥表示敬意。主要有法国和拉美文人参加。出席的除诗人的旧友外，还有法国诗人莱米·果尔蒙，拉美小说家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等人。

1913 年

（46 岁）与吉多兄弟关系恶化。10 月中旬，游西班牙的马约尔卡，作自传小说《马约尔卡的黄金》(El Oro de Mallorca)。12 月底，赴巴塞罗那，与儿子鲁文·达里奥·孔特莱拉斯相见。

1914 年

（47 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 月中旬，回巴黎。出版《献给阿根廷的歌及其他》(Canto a la Argentina y otros poemas)。5 月，再赴巴塞罗那，准备到美洲巡回演讲，呼吁和平。11 月，到纽约。

1915 年

（48 岁）2 月 4 日，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次公开演讲，朗诵《和平》(Pax)一诗。4 月中旬到 11 月底在危地马拉，病重。

1916 年

（49 岁）由罗莎里奥·穆里略护送回尼加拉瓜。立遗

嘱由鲁文·达里奥·桑切斯继承著作版权和房产。2月6日,在莱昂去世。